

三联  
耳关

# 生活周刊

2016.7.25  
2016年第30期  
www.lifeweek.com.cn

## 拉美范儿

拉美大陆的25个传奇



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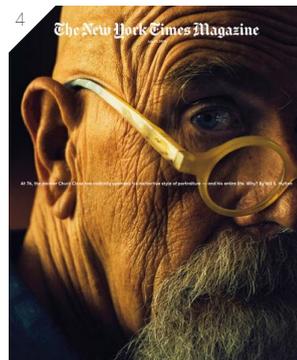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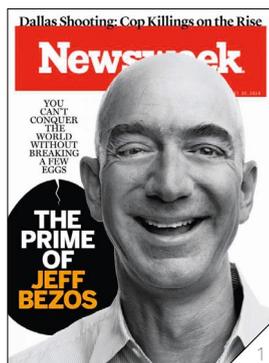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旁观者》2016.7.16  
新首相来了

即将 60 岁的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给大众和媒体留下的印象并不如卡梅伦和布莱尔一般闪耀。她从市议员起步的从政之路一步一个脚印，作风谨慎、强硬、坚韧，却多少显得有些严肃无趣。如今英国的情势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特雷莎·梅是可以推进稳定的合适人选。而从内政大臣到首相，其职责的转换需要她不再事无巨细。



1 / 《新闻周刊》2016.7.22  
亚马逊帝国

近些年来，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业务布局已伸展到人工智能、云计算、商业太空旅行、教育、健康医疗、视频与流媒体等领域。特朗普指责其创始人兼 CEO 杰夫·贝佐斯在 2013 年以个人名义收购《华盛顿邮报》是为谋私利，但贝佐斯确也担负着帮助报纸找到“西北航道”的希望，此举亦被视作这位企业家向社会责任迈进的重要一步。

3 / 《时代》2016.7.25  
一个总统的自知之明

无论是政治、外交、金融市场还是价值观输出，特朗普无疑是美国总统大选中难以捉摸的候选人。对于特朗普来说，政策细节无碍于他的大选观点，他喜欢用令人震惊的方式，也并没有太关注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应，他可以领导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府，但稳定性令人担忧。另外，缺乏总统气质也是对手希拉里对特朗普的一贯看法。

2 / 《经济学人》2016.7.16  
特朗普和分裂的美国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观情绪笼罩，党派间的矛盾和分裂加剧了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不安全感。两党都认为他们各自的支持者阵营几乎没有交集，因此要尽量调动自身阵营的愤怒情绪，以确保更高的投票率。特朗普放大了这种敌对情绪。美国仍然强大，未来如何选择都将是当下美国的一次冒险。

4 / 《纽约时报周刊》2016.7.17  
超级写实主义大师变形记

查克·克劳斯是美国六七十年代照相写实主义艺术的领军人物，其作品以极其逼真的写实手法独树一帜。近年来，克劳斯从漩涡和网格等视觉形式出发，利用更先进的电脑技术，比如 Commodore 64 等软件来辅助自己的绘画创作。他依旧痴迷于人像创作，但他现在是通过色块的重组和变幻来再次定义肖像艺术的魅力。



P34 封面故事  
拉美大陆的 27 个传奇  
**拉美范儿**

36 镜像里的心灵迷宫：青春的拉丁美洲

46 **巴西高原与海岸**

54 桑巴

58 奥斯卡·尼迈耶

60 上帝之城

## 封面故事

- 62 圣保罗双年展  
 64 咖啡  
 66 排球  
 70 选美
- 72 **加勒比，在七彩的光与热里**  
 80 魔幻现实主义  
 82 古斯塔沃·杜达梅尔  
 84 雷鬼  
 86 拉丁爵士  
 88 雪茄  
 90 朗姆酒  
 92 尤塞恩·博尔特
- 94 **神鹰飞过安第斯**  
 102 马丘比丘  
 105 纳斯卡地画  
 108 聂鲁达  
 110 马铃薯  
 112 烟草  
 114 铜
- 116 **世界尽头的巴塔哥尼亚**  
 124 探戈  
 128 马黛茶  
 130 烤肉  
 132 上校  
 134 博尔赫斯  
 136 巴伦博伊姆  
 138 足球



P142 时事：尼斯恐袭，法国的反恐死循环

## 社会

- 时事：尼斯恐袭，法国的反恐死循环 142  
 人物：特雷莎·梅：英国女首相的  
 “后欧盟”之路 148  
 专访：极端气候下的城市水灾害 152

## 经济

- 市场分析：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 140

## 专栏

- 邢海洋：防御型投资狂欢 20  
 袁越：膝伤与核试验 162  
 张斌：一个患克罗恩症的奥运选手 164  
 宋晓军：“南海仲裁”结果与局部战争 165  
 朱伟：李陀：文学的地平线（5） 166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5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6
天下	14	好东西	30
理财与消费	22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4		

2016年第30期，总第896期，2016年7月25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 艺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珺 Zhao Wenjun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甘肃省旅游局  
3 · 红牛  
5 · 东风标致  
7 · 腾讯  
11 · 一汽大众  
13 · 力度形象  
21 · 周刊征订  
69 · WWF  
101 · 周刊 20 年  
127 · 周刊松果广告  
131 · 三联新知广告  
156~159 · 瀚海星空软文  
160~161 · 野生救援  
163 · 书店广告  
封三 · 中信银行  
封底 · 太平鸟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 聂树斌案再审之价值

把不多的余暇留给一本刊物，是青睐她的建设性——富集信息和深入解读不在话下，更难得传递思想和观念进步的能力。感谢贵刊，我再次体会到这种阅读的满足。我深知，司法的进步是靠一个个争议案例推进的，在反复争辩中，不断提出新理念，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不断纠正错案，“依法治国”凭此才有坚实基础，也事关民心向背。这期报道含有不少新知——新理念阐释到位，厘清了一些认识误区，似是而非的东西被摒弃，这些都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也难以思及的，真是获益匪浅。可以说，在看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的报道后，这一次我反倒升起了信心，有了一丝乐观，因为认识问题一旦解决，纠错机制的开启也就不远了。

北京 林默菡

## 推理有时靠不住

最近中国南方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我工作的县未能幸免。但我是在澧水河边长大并经历过1998年大洪水的，那年我们乡对面的垡子溃决了，救灾的直升机就在我们学校的操场起降。对我而言，也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或者“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并且基于三点理由，我开始是乐观的。第一，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大堤肯定更加稳固了。第二，通讯更加发达了。第三，救灾能力肯定增强了。我们在每个大中小型水库、较大的山塘以及主要河流的干支流都安装了摄像头，县防汛指挥中心能随时查看水势，可以和各个乡镇直接视频通话，进行视频调度，能够随时接收最新的卫星云图和降雨信息，防汛的信息化水平是相当高的。

结果，经过几个昼夜的抗洪抢险，我觉得我原本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危险的，因为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很多事情是我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到的。

首先，大堤是更加坚固了，但由于这么多年人口的增加，住宅和道路的建设，一些小溪流、小池塘不可避免地被填埋了，地表总的蓄水能力降低了，排水的压力增大了。其次，通讯更加依赖网络，但这次短时间降雨量特别大，有好几个乡镇的所有基站被全部冲毁，导致手机都无法使用，指挥只能人对人、面对面进行，有几个同事嗓子完全喊哑了，说不出话来。这让我想起《独立日2》中，地球通信卫星被外星人摧毁后，美国人找出最原始的雷达进行通讯的场景。再次，救灾能力确实是增强了，因为我们有大型的工程机械，有更多的应急车辆，有更加耐用的建筑材料，但突如其来的大雨导致山体大面积滑坡，瞬间冲

毁了道路，大型机械一时根本无法行进。这时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农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这比1998年更加明显，同时近年来通过考试招录的年轻公务员不少都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也没有多少抗洪的实际经验。

这些都是我开始推理时没有了解的实际情况，所以几天前的乐观是非常盲目的。我认识到，要想推理正确，全面掌握情况是前提。这也是这次抗洪救灾给我的启示之一。

湖南益阳 甘正气

## 职业农民

十几年前，如果一个农民家庭，出现“子承父业”那是很可悲的，意味着这个家庭没有了“活路”，也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农业是无望的，让人发不了财也致不了富。虽然它说起来非常的重要，是人类的米缸，是生态的屏障，甚至是乡愁的渊藪，但很少有农民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一辈子农民。

五六年前，一位种粮大户曾经私下里告诉我，他当了将近20年的种粮大户，但如果离开各种财政补助，其实他承包的上百亩农田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如果离开补贴，完全靠种田来发家致富，那太辛苦了。所以他把前几年赚的一些钱，在城里购置了两套商品房，结果不到5年，商品房暴涨三倍，远远超出他5年的种粮收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职业农民”这个群体一直没有诞生。十几年前，“职业农民”的概念即便提出来，也是莫衷一是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也越来越丰满了。那么，什么是“职业农民”？

前几天，去了杭州的一个少数民族村，这个村子坐落在群山之中，

以前是穷乡僻壤，鲜有人迹。但有位老板看中了这里的好山好水，在这里开了一家书店，办起了旅馆和咖啡馆，还建起了游泳池，结果游人如织。原来废弃的土房子变成了宾馆，每住宿一晚，要价高达千元。我在这个少数民族村里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以前地里种的玉米、蔬菜都是自给自足的，现在提供给了游客食用，一亩地的蔬菜原先最多值几百元，现在一年算下来，至少有五六万元以上。他有一儿一女，原先在城里打工，现在全部回来了，帮助家里料理“农家乐”。儿子规划种植了自留地，还流转不少水稻田，结果稻还没成熟，大米已经在网上预订一空；女儿呢，高中时期学的英语有了用武之地，通过网络接了几单外国友人的单子，人家给的是美金，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觉得，这就是“职业农民”模样，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地靠种田来满足温饱问题，而是借助“农业”，运营农业，创业发展农业。他们乐在农业之中，“死心塌地”的，不再是无奈被动地选择从事农业，而是满心欢喜地爱上了农业，愿意为农业奋斗一辈子了。

以前读欧洲的葡萄园历史，很多葡萄园种植主延续了几百年，大都是“子承父业”，一代传一代，他们乐在其中。当时我也想不通，几代人一直种葡萄这有什么出息呢？后来了解到葡萄园

和葡萄酒的渊源后，我就恍然大悟，一个家族往往依靠一个葡萄园，自创出一个葡萄酒品牌。最后往往是一个葡萄园，一杯原酿葡萄酒，就足以让一个家族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的葡萄种植、葡萄酒酿制都是专业的，也是职业的，这些“职业种葡萄的”在欧洲，不是下里巴人，而是上层人，他们因为品质上乘的葡萄酒，收获着人们的赞誉。

我由此而想到了中国的农民，现在是中国农民遇上的最好时代，已经有一条路，虽然隐隐约约，但路径却是清晰的，它在引导背朝苍天面朝黄土的农民走向“职业化”。

杭州富阳 流沙

### 急诊就医记

离我家最近的L医院，原来是一个大厂的职工医院，医生和蔼，一般不开大处方，因此这个医院就成了我和家人看病的首选。直到有一天我感觉不对劲了。

那天，爱人在楼道被一只野猫挠坏了耳朵。我和她到了L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说要打人狂犬病疫苗和人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开了处方让去先缴费。需要近4000元，我手里没那么多，就求医生先把伤口处置下。诊室墙上就写着，被猫狗挠咬，伤口冲洗得越早越好，但医生就非要我先缴费才给处置。没办法我跑到银行取来钱、缴完费，医生还是让我用水龙

头和肥皂水给爱人冲洗了伤口。接着打的针，除了一针狂犬病疫苗，还就是在伤口周围扎了十几下，注射人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完事，我看缴费收据，这才注意到仅注射费就收了近800元。我问医生是不是弄错了，医生说：“没错！免疫球蛋白注射一下65元，都这样收，还给你少算了呢。”回家后我咨询了疾控部门和几家大医院，结果人家都是说，一般打这针都免费，收注射费，也是一次2.5元。我向物价监督部门投诉后，医院的院长承认，是科室按浸润注射（麻醉注射）收了费，不过急诊科没这个项目的收费权。最后医院退了多收我的750元。

原以为这次被欺诈只是个偶然，不想接着又碰到了件让人更寒心的事：一天中午，爱人不小心枣核卡在了喉咙上。又到L医院，急诊科说弄不了，胃镜或许能取。给胃镜科医生打电话，回说这类异物取多了，很简单的，并让急诊科医生收个胃镜的钱。上班时间过了很久，才等到迟到的医生，医生说要先化验，我说化验结果啥时能出来呀，医生说你缴了费、抽了血过来就行了。我们楼上楼下跑着缴了费、抽了血。到胃镜室，女医生戴上手套，准备好器械，就要取枣核了，这时来了一个她的熟人，问她要不要什么东西。医生就说你们先出去等一下，然后

就把门关上只顾和来人说话了。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看着连话也不能说的爱人，我焦急地去敲胃镜室的门。医生探出头一脸不高兴地说：“不是叫你等会儿么。”说完又把门关上了。又等了很长时间，我生气地再去敲门，医生这才送熟人出来，说：“你的化验报告还没都出来，急什么？”等拿到化验单，医生又开始要和我谈些告知事项：说枣核要是取不出来，就收个胃镜钱；要是取出来，还要加一个胃镜的钱。我赶紧说行。谁知医生说：“还有，如果操作时把食道划破了，你还要掏止血的费用。大概2000元左右。”“还必须告诉你，取这个风险很大，东西有可能进入气管，让人窒息、死亡。”听得出她是不想给取了。我也怕让她给取了。看看下午5点多了，我赶紧打车直奔一家部队医院。到那儿时，医生已在换衣服准备下班，主任问明情况，和几个医生一边准备器械，一边讨论出现啥情况咋处理，随后几分钟就把枣核取出来了。

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L医院搞了改革，科室承包了。近闻有个同样的医院，医生非要一名急性喉炎患者先去缴费，结果导致病人窒息死亡。真怕时下的改革让医院变得更唯利是图，把医者仁心全改没了。

河南洛阳 张晓阳





### 巴西 | 滞后的准备工作

(上图) 里约奥运会开幕在即，但是还有很多奥运设施建设尚未完成。图为7月13日工人们在科帕卡巴纳海滩搭建奥运会沙滩排球场。

### 西班牙 | 幸存者

(左图) 今年是西班牙内战爆发80周年。始于1936年7月18日的这场内战，由总统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和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共同对抗以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1939年4月，西班牙国民军获得胜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灭亡。国民军在战后消除了有关其暴行的大量记录，他们在内战期间曾大量杀害教师、平民（如工会人员、非战斗人员，或是对共和派的同情者）。图中的这对夫妻是西班牙内战的幸存者。





### 巴勒斯坦 | 军事夏令营

(左图) 7月13日, 在巴勒斯坦南加沙地带汗尤尼斯 (Khan Younis), 一名参加军事夏令营的男孩正在接受训练。该军事夏令营由伊斯兰圣战组织举办, 参加者是6岁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 他们将接受体能训练、学习使用步枪等技能。

### 印度尼西亚 | 火山喷发

(下图) 7月13日, 印尼布罗莫火山继续喷发, 火山灰冲上1200米高空。布罗莫火山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 海拔高度2329米, 是腾格尔火山口中的一座活火山。





### 印度尼西亚 | 苏门答腊大象

(左图) 7月11日, 在印尼南苏门答腊省的某村子里, 村民骑着苏门答腊象前行。苏门答腊象是极度濒危物种, 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栖息地被大规模破坏和人为杀害。

### 西班牙 | 默哀

(右页上图) 7月15日,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娅在马德里扎祖勒宫为法国尼斯恐怖袭击遇难者默哀。

### 英国 | 博因河战役纪念

(右页下图) 7月13日, 在英国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 业余演员扮演成天主教国王詹姆斯(左)和新教国王威廉(右), 模拟1690年博因河战役中的战斗场景, 这是“游行季”活动的一部分。当年, 威廉在战役中击败了詹姆斯, 打破了后者重夺王位的计划, 也确立了新教徒在爱尔兰的地位。7月12日是北爱尔兰新教徒一年一度的“游行季”, 当天, 新教徒们举行盛大的游行庆典和宴会活动, 以纪念“博因河战役”的胜利。



# 防御型投资狂欢

文 / 邢海洋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投资者的记忆呢，三天都不到。英国脱欧公投的黑天鹅只惊吓了两天，资本市场就开始反击，至7月12日，MSCI世界指数累计涨幅达7.9%。全球范围内，公投后股市蒸发的3.5万亿美元市值全部收复。究竟是什么心态使投资者这么快地遗忘经济学家的警告，对即将分裂的全球化进程置之不理？

答案其实简单。美国人最先缓过神来：这不过是欧洲的一场闹剧，对世界经济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且因为有了明确的预期，去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也会是缓步释放，不会再有黑天鹅般爆发式打击。而美国的经济不是一般的好，7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28.7万，创下自2015年10月以来新高，并且这是在失业率连续多个季度低于5%的状况下实现的，显示美国很可能进入了充分就业的状态。随着强势美元和疲软的全球经济打击了美国商业投资和出口，以及消费支出增速放缓，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曾引起担心，但一季度GDP环比修正值达到了0.8%，IMF等多家机构预计美国今年GDP增速将达到2.2%~2.4%，虽然无法媲美经济危机前的繁荣，也达到了其平均水平。对于现在一片哀鸿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美国的增长弥足珍贵。

当资金从股票中匆忙撤出，投资者却尴尬地发现，这些资本无处安放。全球利率环境一天不如一天。比如，7月13日德国央行宣布以平均收益率-0.05%的

水平拍卖了票面利率为零的10年期国债，这是欧元区成员国历史上10年期国债拍卖首次出现负利率。而在3年前，该品种国债收益率还在2%的水平。今年6月该类品种的收益率已达到零，意味着即使没有英国脱欧带来的避险冲动，利率水平也不可逆转地降至仅能保本。避险需求出现后，全球负收益国债规模从11万亿美元又进一步升至13万亿美元，负利率黑洞无情地吞噬着投资者的财富。

债券投机者之所以在负利率的时候还敢于继续买入，一方面是各国央行放水的前景，另一方面则是债券大牛市的自我实现过程，对收益率的追求传导到风险更高的债券市场，投资者越是追求收益率，债券收益率越是下降。但到了负利率大范围泛滥的地步，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全身而退，此时拐点或已经不远。传统上，债券与股票价格呈反方向发展，现在却是债券与股票的交易同时沸腾，收益同向而行，这或许正是市场即将逆转的信号。

随着越来越多主权债加入到了负收益的队伍，美国国债成为为数不多的零风险，并仍能产生一些收益的债券资产。投资者的另一个选择是高分红股票，今年以来，美国公用事业和电讯类股上涨超过20%。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公用事业类股的分红收益为3.2%，电信类股为4.3%。本轮股市反弹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防御型品种完胜：代表大型企业的标准普尔500创下新高，科技型为主的纳斯达克仅仅升至5000点，与纪录仍有5%的距离。并且，标普500中也只有15%的股指成分股处于一年来的高位，这些企业多来自公用事业、电讯和日用消费品等能产生稳定收益的行业。在2013标普500刷新纪录时，有40%的成分股处于高位。

实际上，投资者已经连续17周从美国股票型基金撤资，花旗分析师认为，股市创新高的推手是购买资产规模创纪录的全球央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购买资产的速度加快，此前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减少的趋势已经逆转。当越来越多的共同基金资金从投资级优质债券流向风险高的高收益债券、新兴市场和股市，一轮从英国脱欧中起飞的股债双升的牛市奇景就出现了。☑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范薇

### 枯木逢春

借助《Pokémon Go》这款现象级手游，创立于19世纪的老牌游戏厂商任天堂迎来了“第二春”，三个交易日股价涨幅达到53%。这款游戏中，玩家可以借助自身的智能手机屏幕，在真实环境中追踪到现实的精灵Pokémon。过去几年中，受智能手机迅速崛起带来的冲击，大量游戏玩家从任天堂游戏机转向手机这个更加便宜、多数时候甚至免费的替代平台。任天堂本来抵制手机对其业务的蚕食，如今的成功彰显出老牌公司所拥有的大量无形资产的价值。

### GDP 增长 26%

曾经的“欧猪国家”爱尔兰2015年GDP增速高达26%，震惊世界，而此前的市场预期仅为7.8%。爱尔兰统计局的解释是，税收倒置令爱尔兰的经济规模快速膨胀，比如制药公司百利高(Perrigo)和爵士(Jazz)2014年就将总部搬至爱尔兰，Facebook也因为涉嫌将部分资产转移至爱尔兰而遭到美国国税局调查。爱尔兰是全球公司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12.5%，而G20国家平均公司税率为28.7%。



### 淡马锡巨亏

2016财年，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净值较上年减少240亿新元，2009年以来首降，经济减速和油价走低带来了资产减值。中国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创造了全球国有企业赢利神话的“淡马锡模式”一直是改革的一个方向。可新加坡面积小，市场单一，而中国国有资产规模庞大，国情复杂。国企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尚未分开，一股独大、一权独大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缺乏“淡马锡模式”得以实施的基础。

### 去产能乎？

截至7月13日，在35家钢铁类上市公司中14家发布中期业绩预告，预计业绩增长的公司达到9家。自去年四季度以来螺纹钢单季吨钢毛利分别为-3.5元、93.29元以及182.59元，吨钢毛利呈现逐步改善迹象。不过，钢铁去产能的成绩单并没有达到预期，1至5月全国粗钢产量为3.299亿吨，同比仅下降1.4%。而肩负全国去产能重任的产钢大省河北、江苏、山东的前5个月产量不降反增，分别同比上升了0.3%、2.19%和5.47%。

### 招聘操盘手

所谓“五穷六绝七翻身”，随着A股市场回暖，场外配资也逐渐活跃起来。配资公司多打着私募的名义，在市场上招聘操盘手，而操盘手首先要缴纳金额不等的保证金，然后公司才给一定金额的账户操作，盈利分成。如果在试用期保证金亏完了，除了失业，保证金也没了。场外配资实际的年化利率一般都在15%~30%，比场内融资的8%高很多。6月后，配资客户增多，小额配资月息通常3分不讲价，意味着年息36%。



### 人傻骗子多

欺诈发行退市第一股欣泰电气，在7月12日复牌后无悬念跌停，可居然全天成交额高达4008万元，换手率3.39%。一种说法是，有骗子在证券公司边设伪基站骗股民申购新股，可4000余万买单很少来自这家证券公司，且新股申购无须资金。有推测之前踩雷的机构在互相对倒，拉高成交量，进而吸引散户接盘，可问题是，跌停板上的筹码需按先后顺序排队售卖，对倒弄不好就成冤大头。最可能的还是A股人傻钱多，勇士们偏爱跌停板上博反弹。



### 无债可买

欧洲央行1.7万亿欧元的购债计划将面临无债可买的尴尬：自英国公投退欧以来，在1.1万亿美元的彭博德国主权债券指数中，已经有70%的德国债券收益率低于欧洲央行-0.4%的存款利率，这也就意味着约有8014亿美元的德国债券不再适用于欧洲央行的QE计划。无债可买，欧洲央行有两种选择：延长目前每个月购买800亿欧元债券的最后期限，或逐步缩减购债规模。可延长购债也面临无债可买的窘境；逐步缩减则可能使利率回头，削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财政偿付能力。



## 快乐与蔬果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英国华威大学的联合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多吃蔬菜水果不仅会带来长期的健康益处，还可能让人立竿见影地快乐起来。研究者是在长期追踪了 1.2385 万名澳大利亚成年人的膳食记录和身心健康状况后得出的这一结论。数据显示，当把每日的蔬菜水果摄入量从零增加到 8 份时，仅需两年时间，个体的快乐指数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便有了显著增长，其幅度相当于失业者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与此同时，蔬果摄入量不变的人则会随时间流逝而快乐程度递减。研究者指出，虽然每日摄入 8 份蔬果不见得适合所有的人，但那些每日增加 2 份蔬果摄入的研究对象，快乐指数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 好消息

### 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出身贫寒的学生取得优异成绩的概率通常低于家境优渥的同学，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分析了 16.8 万余名智利公立学校 10 年级生的数据后发现，那些相信智力非由天定、头脑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寒门学子，要比听天由命的学生更容易克服不利的家庭因素脱颖而出。



### 吃手无错

身为父母者不要再为孩子吮拇指或咬指甲的习惯而唠叨了。对 1000 余名出生于 1972 年到 1973 年的儿童进行了长达 30 余年的追踪调查后，发表于《儿科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指出，近 1/3 的儿童有咬指甲或吮拇指的习惯，但他们患过敏症的风险却显著低于不这样做的对照组。

## 坏消息

### 中庸之道

作为一只小小鸟，抢出头和太落后都不安全，中庸才能保命。发表于《进化》上的论文跟踪调查了 104 个大犀鹃鸟巢后发现，在这种群体共同抚育后代的鸟类中，最先孵化出的雏鸟最容易在羽翼未丰时被赶出去面对外界风险而夭折，最后出壳的雏鸟则会因太弱小而抢不到食物，最终饿死。



### 灯光催人老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经常处于明亮的人造光源环境之中，会扰乱小鼠的生物钟节律，带来包括骨密度流失、骨骼肌变弱和炎症反应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从而加速其衰老过程。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的论文指出，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可能也会面对类似的健康风险。



在我的乌托邦里，主持婚礼的是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师（而不是教士或地方政府官员这两种无用的人）。婚姻的许多技巧跟拆弹专家的技巧重合。在乌托邦里，结婚那天就像毕业典礼，是一年紧张地研究世界上最棘手、最学术的课题的完结。

——阿兰·德波顿，对《展望》杂志“假如我统治世界”栏目的回答

FBI 曾经把他描绘成一个“毫无特征”之人。他犯案时的年纪似乎是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果真如此的话，如今他就有 90 岁左右了。

——《纽约时报》说。1971 年，一个自称丹·库珀的男子劫持了一架民航班机。他在拿到 20 万美元现金后，释放了机上 36 名乘客，然后飞机再度升空、向南飞去时，库珀带着赎金跳伞离机，从此不见踪影。美国联邦调查局本周宣布不会再主动推进对这一案件的调查

作者被读者误解，就好比陷入爱河，然后被虐，你不会说：“喂，不要这样待我！”你就随人们做他们高兴的事。但这不是爱情本来的目的，你是为了抓住生活，这样就必须冒险，抛开逻辑。痛苦总是让你选择逻辑，这样不好。

——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



(插图 山羊胡)



战争的崇拜者会最先承认，机器时代的战争不可能培育出骑士精神、勇敢、荣誉感、男子气概等美德，它强加给人的只是彻底毁灭的经历，以及只是屠杀的巨轮一个微小的齿轮的屈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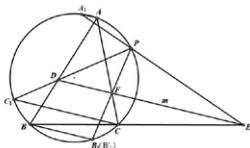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数字

204  
分

今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7 月 6 日至 15 日在香港举行，共有 602 位选手参赛，15 日比赛结果出炉，前三名依次是美国（6 金 214 分）、韩国（4 金 2 银 207 分）和中国（4 金 2 银 204 分）。



57.4  
%

7 月 17 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周日发布 2016 年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7.4%，同比升高 11.0 个百分点。十大流域中，长江、珠江流域水质良好，黄河、松花江、淮河流域为轻度污染，辽河流域为中度污染，海河流域为重度污染。

2.71  
分

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2016 “全球和平指数”显示，和平程度恶化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为也门、利比亚、巴林、乌克兰和土耳其。在 163 个国家中，乌克兰排在 156 名，土耳其排在 145 名（2.71 分），最后一名是叙利亚（3.806 分）。



## 携脂两重天

文 / 南城织子

图 / 谢驭飞



说起出国对Q小姐的影响，体重上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Q小姐个头1.64米，体重已在120至125斤的区间段晃荡了两年之久，并且仍持难以消退之势。但Q小姐是坚信能重新回到95斤左右的体重的，只是确定不了时间，在她看来，95是个十分合宜好看的数字。为了强调对这股信念之坚定，Q小姐曾多次在朋友圈里起誓“要重返小码”。她好像非常喜欢“重返”这个词，听来确有一种百转千回、历经艰险终于重整山河的气派之感。

两年来，她亲身了解了各瘦身霜品牌的功效差异及出售这些瘦身霜的各商店的价格和折扣。牌子A的瘦腿霜最好，一周能瘦上一厘米，牌子B的是浓缩型的，买一瓶可用上好一段时间，两瓶用完就能瘦成包装上的模特那样，C店打折的时候比D店的折扣价便宜5欧，E店还买一送一。她也体验了粉末冲泡型和加水稀释型减肥药的相同点：味道皆不佳，成效没瞧见。

无奈，成效不佳由Q小姐本人而起。Q小姐是位见美食便要食之一二，不见美食即要四处寻之，寻而不得便要亲自操刀烹、大快朵颐之人。一杯没能完全冲泡开的或者稀释了也还是酸涩的减肥水喝下去不过20分钟，Q小姐很可能已经念起了超市里的五花肉，并决定购来红烧之，这嗜食癖或许就是发胖的根源。更不凑巧的是，Q小姐又是那群但凡不开心便要用暴食来疏解的姑娘中的一员，学习上的不愉快、生活上的小麻烦都能让她大开吃戒。手头一紧，还上餐馆做服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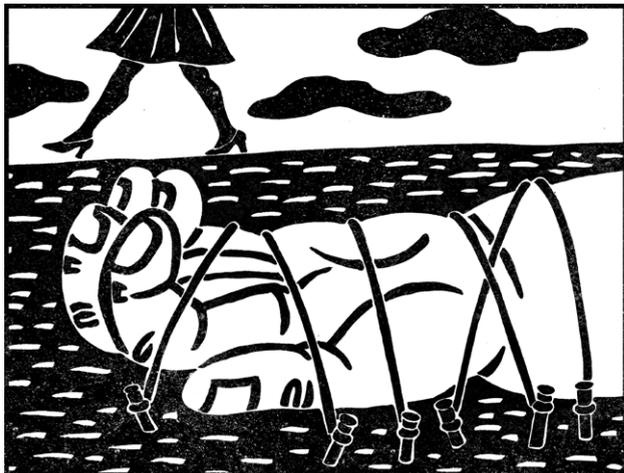
饿了夜里加餐，炸的、煎的、大鱼大肉下肚，干活儿消耗的那些卡路里远不及吞下的那堆起来的一盘，吃完昏睡，脂肪如是照单全收。以上种种因缘际会造就，减肥药上写着的“20天一个循环”总是跑不到一半便得暂停，瘦身霜一瓶又一瓶，半瓶没抹掉便中断，重启时，围度已回到开瓶时。无数次刚刚卸了一点儿包袱，多余之物又重新化作了红烧肉、羊角面包回到了腰、爬上了脸。

已回国的学姐劝说：“别担心，姑娘还在法兰西，甜点那么多，减肥多难啊，看我，我就是回国后一个多月瘦了差不多10斤。”可Q小姐虽是个甜食爱好者，但并算不上嗜甜，马卡龙的甜度在她看来是腻。这话给Q小姐带来的鼓励，也就在于“回国后”，Q小姐掐指一算，要甩掉赴法后增加的重量，一个季度便可完工。这一个季度里，学习上的不如意不会再有，工作上有什么不快也不会跨着个语言界限，生活上的麻烦自然要少许多，再者，美食处处有，好吃的遍地是，求之而不得引起的馋意、食欲便不会那么轻易地挠心抓胃。

但再一想，穿着个宽松大码回国，Q小姐感到有些忐忑，要知道，A4腰和反手摸肚脐是主流标准，穿条大码的紧身牛仔裤直行走于大街需要的是敢于剑走偏锋的勇气。现如今正值酷暑，Q小姐身边的法国大姐们纷纷审时度势，抹胸上衣配牛仔短裤，傲然行过埃菲尔铁塔，悠然闲坐于咖啡厅露台。Q小姐是个保守姑娘，她打算用大把大把的热情拥抱阳光，她不敢晒成古铜色，她再一次起誓。☑

## 听说胖子都与爱情无缘

文 / 陈壹  
图 / 谢驭飞



格列佛不仅胖而且还黑得跟包青天似的，身材又出奇的高大威猛，远看近看怎么看都像只大猩猩。不过他一笑起来，眼睛就没了，这倒让他有种莫名的讨人喜欢的喜感。

格列佛原本只会作为一个普通的胖子长大，拥有普普通通吃吃喝喝的平凡一生，然而上帝当时或许实在无聊得发疯，于是大手一挥，赐给了他一个诗人的灵魂。

不过，如果不是格列佛突然开了个公众号，人们可能一辈子也无缘窥探他细腻优雅的灵魂。公众号的名字就叫“格列佛”，不错，他的外号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大名鼎鼎的斯威夫特就没人细究了。公众号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格列佛的一日一拍外加即兴赋诗，照片很人文，颇有普利策新闻图片的风范，诗歌则很朦胧很抽象，除了上帝和格列佛自己，估计没人知道它究竟写的啥。

一开始人们出于猎奇或是别的什么不好深究的心理，都疯狂转发点赞，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最后每次打开阅读的人都不过几十人，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三位数，但格列佛依旧不为所动坚持了3年多。3年后，承蒙上帝垂怜，终于赏给他一位知己，而且还是位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气质脱俗的美丽女子。

格列佛命中注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爱上了这位21世纪的林黛玉。林姑娘看了电影不二的情书忽然怀念起书信时代，格列佛于是买了王羲之字帖恶补了一星期，又跑到无印良品买了一沓

信纸，他给她写诗誊诗，还特意贴了邮票投递进绿色邮筒，这样更逼真些，他想林姑娘一定会感动的。

林姑娘嗜辣，公司饭菜偏清淡，又苦于南方城市买不到有辣味的辣酱，林姑娘便常常饿着，久而久之，慢性胃炎上门讨债来了。格列佛于是线上线下买了尝了许多辣椒，他不吃辣，有时能被辣出眼泪，胃里像是有团烈火熊熊燃烧，兴冲冲地拿去给林姑娘，人家尝了半口，轻轻摇摇头。最后还是隐于小巷内的一家湘菜馆老板的自制辣酱满足了林姑娘热辣的内心。

格列佛为林姑娘做了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傻事，可惜林姑娘早已心有所属，对于格列佛，她说我们当朋友就好。这不是格列佛第一次被拒绝，但他第一次感到心如死灰，天崩地裂，那种胖子天生自带的乐观也无法帮助他度过此劫，他开始唉声叹气暴饮暴食，那个他胖了27斤，身体明显不如以往轻盈灵活了，从前的衣服都塞不下他了，朋友们看不下去，纷纷规劝，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格列佛知道，离离原上草都与他无涉。

林姑娘结婚，寄来请柬，格列佛揣着自己半个月的工资，又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张机票，林姑娘喜欢浪漫古典西方文化，于是婚礼选在了碧海蓝天阳光明媚的爱琴海。

小时候，格列佛的妈妈就告诉他：“你要减肥，胖子都与爱情无缘。”原来妈妈的话总是对的。可是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错过了他一生最爱的姑娘。☑

## 年轻的时候

文 / 王笑猫

图 / 谢驭飞



周末收拾出一堆旧物，其中有一本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让她禁不住想起年轻的时候差点儿嫁给了一个文艺青年的事儿来。那时候她刚工作不久，因为报到时穿了一双凉拖鞋，人事部大姐对她的评价一下子降到冰点，进入单位马上就感受到和学校不一样的冰火两重天。沮丧的时候碰到了文艺青年王先生。王先生戴一副无边眼镜，对于多数女人来说，戴眼镜的男人似乎比不戴的要多一些知识，也更安全。在一种很自然的情况下，她和王先生巧遇，相识。当时她还不知道，对于新来的女同事，王先生们向来都很注意的。

王先生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不上班，每月去会计那里领一份最低工资。她不明白单位为什么要养王先生这样的人，心烦的时候，就去王先生的宿舍里泡一会儿。那时候她从王先生的嘴里听说了很多从前没有听到过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她觉得王先生与她认识的男生不一样，于是允许王先生在一些小节上的不拘。有一次她和王先生在一个小超市门口聊天，王先生一边说起福克纳的意识流，一边抓店门口摆放的瓜子吃。说到激动的时候，售货员走过来打掉了王先生抓在手里的瓜子：“不买别吃了！”她有一些无地自容，脸红到了脚后跟，好像吃瓜子的是她自己。可是王先生无所谓，拉着她离开了。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王先生兴致来了，搂着她亲起来，使她的头一直向后仰下去，仰到一个老太太的头顶上——老太太大约是一个见过些世面的，很有涵养地用两根手指头顶

着她的后脑，把她的头轻轻恢复到原来正常的位置上。这又使她羞红了脸。过后想起来，这两次红脸的感觉让她不安起来，她向来不把自己的感情生活告诉父母的，可是这一次她有点儿拿不定主意。

话刚开了一个头，就像在水里投了一枚重磅炸弹，父母说的都是一些在文学作品里常见的那些陈词滥调：没有固定职业，不求上进，没有前途。为了你好。对你负责。虽然她看上去并不是很坚决，可是父母为了以防万一，父亲甚至说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她想到父母会反对，但没想到反对得这么激烈，这一下倒真把她吓住了。她剪了头发。王先生倒不是死缠烂打的人，他说：“我肯定不是老人眼中的乘龙快婿。”很快他就辞职南下了。

后来在父母的介绍下，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个老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总是帮单位里的老人拿东西、送东西、取东西，总是加班，总是值班，总是升不了职。这个男人符合父母的心意，很顾家，会帮着她做家务，大事小事都听她的，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休息的方式就是边看电视边睡觉。而她自己也变了，脾气变大了，有一次在外面因为丈夫买东西排错了队，她毫不留情地当着外人的面大声斥责他，像一个没文化的粗俗女人那样，骂他是“窝囊废”，“怎么这么没用！”

收废品的把《玩笑》一并收走了，她看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离开，想着这一切不过是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失眠

文 / 愤怒的包子

图 / 谢驭飞



凌晨4点，M小姐在床上翻过第69次身，一股疲惫之意传来，但仍然不见丝毫睡意。她想起川端康成的那句“凌晨四点，看到海棠花未眠”。不过她没有海棠花，在她身边的，除了枕头和被子，就只有一个手机。凌晨4点，手机已经关机，M小姐却还在失眠。

这已经是第三个不眠夜了。从前两天开始，M小姐就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失眠并没有川端康成那般浪漫，这简直是一件要人命的事情。眼睁睁看着自己明天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想要快点睡过去，大脑却好像闹脾气似的，越想睡就越让你睡不着。M小姐叹出了第82次气，闭上眼睛，再次尝试入睡。

是浪漫的人都失眠么？M小姐心想。有了3天失眠的经验，M小姐发现每到天快亮的时候，她的创作欲望就显得无比强烈。《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在凌晨写完的么？唉，现在不是想这个时候，赶紧睡觉！

忧郁的人大多都懂浪漫吧。M小姐的心思总到不了睡觉上边。我是一个忧郁的人么？不然怎么会失眠？M小姐心想，转而又想到自己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心里一阵着急，赶忙让自己睡过去，不过这一着急，便更加睡不着了。

时间在等待中显得悠长而又折磨人。怪不得川端康成要自杀，M小姐现在也有自杀的欲望了，

不过这是在和自己赌气，气自己不听话的大脑，明摆着一堆事，还不让人睡觉。川端康成大概是经常失眠才这样吧，不过他应该很满足吧。那么浪漫的人，睡得和猪一样还怎么写出《雪国》。

M小姐再次翻了个身，天已经不黑了，变成了青色，这时候出去大概能碰到晨跑的人。满脑子的浪漫气息被这青色一碰就烟消云散了。看来浪漫见不得光，忧愁与文学只属于黑夜。

今天要去买菜，陪母亲买衣服，下午去见一个客户，晚上陪男朋友看电影。浓浓的生活气息席卷了M小姐，她不再是满脑子文艺气息的少女，而是一个步入社会几年的青年。

清晨的第一缕光照了下来，驱逐了黑暗，就像在宣布从现在开始我是老大，一切的浪漫、文学与忧伤都随着黑夜的离去离开了。M小姐又叹了一口气。失眠的感觉还不错，只是见不得光。

鸟鸣声开始了，楼下有吆喝卖煎饼的，车辆行人来往，这些组成了特有的音符，像是催眠曲，M小姐本来打算穿衣服起床，犹豫了几分钟后，在这些特殊的音符中，M小姐轻微的鼾声响在了屋子的空气中。她可能梦到川端康成，当然，也可能梦到自己去买菜。☑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 双追针计时码表

帕玛强尼首个搭载“金质机芯”的周年纪念表款没有额外增加模块，将计时、双追针功能及大日历显示集成于同一个主夹板上。双追针功能提高了计时码表同时分段计时的性能，这一结构在码表的功能上附加了第二个运动链系。

### 智能睡眠治疗腕带

这款名叫 Sleepman 的智能腕带，内配有电磁生物信号，可以用来监测并判断用户的活动模式。它通过液晶显示屏实时记录用户心率，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为客户提供睡眠质量的检测报告，从而实现睡眠质量的优化。除此之外，智能警报系统还可以发觉用户精神不集中、犯瞌睡的情况，以通过提醒来调节用户睡眠生物钟。



### 能听音乐的太阳镜

对于太阳镜和耳机这两款不可或缺的户外物品来说，太阳镜 Zungle Parnter 用一款设备满足了两种期待。它通过骨传导技术实现了听音乐以及语音通话的功能。通过内置的蓝牙，这款智能眼镜可以与手机相连，随时轻触太阳镜上的控制键来切换歌曲和接听电话。



### 手提式打印机

这款由 Ludwig Rensch 设计的手提式打印机，用按钮和信号灯替代了常见的触摸式显示屏，减少辐射对手指带来的伤害。它同时具有打印、扫描和复印三种功能，便于携带。外出时，通过特配的应用和网页完成资料的传输。



### 儿童助眠灯

这款 Suzy Snooze 能够自由调节光照的明暗度，通过灯罩发散出更加柔和和催眠的光线，同时还会播放音乐帮助宝宝入睡。音乐和助眠灯的不同搭配方式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行定义，能在清晨通过光线和音乐的配合，最大程度地消除孩子的起床气；可帮助婴幼儿父母摆脱半夜被哭闹声吵醒的苦恼，大大提高睡眠质量。

### 外卖机器人

Starship 机器人送餐系统让英国伦敦的外卖服务更加成熟和周到。这个酷似甲壳虫的六轮机器人，外形蠢萌可爱。依靠其自身携带的自动行驶系统、摄像头和传感装置，它可以自动规避障碍物，以每小时 4 英里的速度穿梭在街头巷尾。在食物送达后，客户需要输入密码才可取出外卖，安全放心，新颖便捷。



### 水壶蓝牙音响

Dubstein 兼具了大容量水壶和无线蓝牙音响的双重功效，它兼容各种品牌型号的移动端，且电量持久，每次充电即可实现 8 小时的连续播放。外出游玩时，可以边享受茶饮边聆听音乐。



### 醒目的T字

蒂芙尼 Tiffany T 系列 18K 黄金手链及手镯以醒目的T字为标志，链结型手链以T字环环相扣，宽型手镯则在开口处结合了洁白的陶瓷。

### 彭罗斯图案

法国 Ich & Kar 工作室设计的 Penrose 咖啡桌，桌面借用了英国数学家彭罗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几何图案，可以无穷扩展的图案具有奇妙的透视效果。



### 蒲公英吊灯

托尼·杜奎特的灯具设计灵感来自花园植物、星星与焰火，这款“蒲公英吊灯”以黄铜和透明树脂圆球作为蒲公英的种子，组合成一盏华美的吊灯。

### 马耳他镂空

江诗丹顿马耳他酒桶形腕表，弧形粉红金表壳搭载镂空马耳他十字造型的陀飞轮机芯，表盘上镶有 11 个棒形时标以及罗马数字时标XII。



### 伊姆斯书桌

根据工业批量生产的原则，伊姆斯夫妇于 1949 年设计了多功能的书桌及搁架单元，如今 Vitra 以彩色面板组合，赋予它新的配色方案以及清新时尚的外观。



### 维也纳椅

出自汤姆·福克纳的“维也纳椅”，结合新艺术风格曲线与现代主义的审美，钢板切割的椅架及椅腿以匀称的比例提供了富有动感的轮廓。

### 闪金蜥蜴皮

宝格丽 Serpenti Tubogas 幻彩闪金色蜥蜴皮晚宴包，经过黑色颜料浸染的皮革形成渐弱的色泽变化，金属蛇头手柄上镶饰了黑色珐琅。



拉美大陆的27个传奇

# 拉美范儿





巴西是一个自然成就的国家。巴西高原、亚马孙平原、拉普拉塔河流网、大西洋雨林，丰富的地理条件不仅带来瑰丽的风景，也孕育着不竭的资源。在这块土地上，欧洲殖民者、非洲奴隶和印第安原住民相互交融，形成了新巴西人。图为从里约基督山鸟瞰瓜纳巴拉湾。

# 镜像里的心灵迷宫：青春的拉丁美洲

文 / 蒲实



骑马的牛仔和女人



## 野性与文明

“拉丁美洲”——这个词能唤起你何种想象？

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流光溢彩和充满猎奇趣味的遥远异域。它存在于人类学博物馆的陈列物和探索行走类文学中，好像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关于旅行的贴切隐喻。亚马孙的河流与丛林、安第斯的山脉、巴塔哥尼亚高原、潘帕斯草原，哪怕仅仅是默念这些神秘野性的地理名词，也能莫名其妙地在心中唤起某种情感，好像即将开始一趟心灵的象征之旅，旅途中“对漂泊不定的人生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做出一番沉思”。想象一下：在漫长的飞行之后，你踏上拉美的土地，置身于陌生的异域风情，就像第一个到达一片未知世界的人，探险的使命感（夹杂着对危险和开拓的幻想）伴随着一种超然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你与自己顿显高贵的灵魂就此开始了对话。

事实是，半个世纪前，探险就已是一门很旺的生意。列维·斯特劳斯特虽然给他那本不乏艰深的人类学名著起了一个令提起它的人备显艺术品位的书名《忧郁的热带》，实际上他却是牢骚满腹的。他没有用“早上五点半，进入雷齐费港口，海鸥鸣声不绝”这类的句子开始叙述，而是当头一棒地写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描写亚马孙河流域、西藏和非洲的旅游书籍、探险记录和摄影集充斥着书店，每一本都强烈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不满的是，探险突然成了一门很受欢迎的生意，做探险者不再需要辛勤工作多年去发现一些前所未有的事实，而只需要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彩色的纪录片，就能把其实待在家里也可抄袭到的老生常谈，化腐朽为神奇地变成重大启示录。他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社会风气，与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有某种神似。他还说，这种现象，20多年前都还没有，那时人们还很少旅行。历史有时会在不同空间里重复自己。

这些从“他者”视角叙述的拉丁美洲，初步勾勒了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的作者王觉眠去巴塔哥尼亚旅行，发现在当地书店里几乎找不到本地人撰写的关于这片土地的文字，书架上摆放的全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游记，比如保罗·瑟鲁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上图：古巴哈瓦那，在普拉多大街玩轮滑的男孩们

下图：在墨西哥华雷斯城街头拉小提琴的塔拉乌马拉男人



和鲁斯·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土著的阿劳卡尼亚印第安人没有留下过什么文字，他们倒是被外来者记录下来，定格于 100 多年前“凶猛英勇”的形象。关于他们全身涂成红色、活剥对手人皮、舔从死人胸口里挖出来的心脏、酗酒傲慢、做性爱体操的叙述，不受辩驳地扎根于我们的想象里，像一声大陆边缘呐喊的回音，构成了拉美原始与野性气质的模糊

底色。令生长于阿根廷文化之中的博尔赫斯颇觉“乏味”的荒原，对外人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这颇让人寻味。

生平第一次通过文字“神游”于拉美的热带雨林，是多年前读到挪威探险家索尔·海尔达尔的《南十字星下的神迹》。这本书几乎与《忧郁的热带》同时出版，都问世于 20 世纪 50 年代。那时，地球上几乎所



2015年2月14日，巴西圣保罗桑巴大道举行街头狂欢，当地居民正前往参与。狂欢节持续5天，有200万人参加

有的地方都已经被探险家涉足，开拓殆尽。想要做真正的探险家，必须另辟蹊径。海尔达尔的“蹊径”就是孤筏重洋：他从秘鲁出发，历时101天和4900英里，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一项奇迹。他想通过此举证明，1400年前，远古时代的秘鲁人就是通过乘坐简陋的木筏，穿越太平洋而到达波利尼西亚定居的。启航前，他在厄瓜多尔的热带雨

林里伐木造船。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曾是印加帝国北部疆土的首都，居住着很多纯种或混种印第安山民。这座城市随处可见古代寺庙，珍藏着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丁丁历险记》里《太阳神的囚徒》那一集，就发生在秘鲁的卡劳，印加帝国的范围内。那里不仅有被惹毛了会喷你一脸口水的羊驼，还有披着彩色条纹安第斯斗篷衣、戴着大毡帽



2016年2月10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上踩高跷的舞者

的印第安人山民。要穿过巨蟒与鳄鱼出没的雨林，才能找到那些隐蔽的神庙——在埃尔热的想象里，这些神庙藏在水帘洞后黑暗的洞穴隧道尽头的陵墓里，“太阳神”印加王不仅行使着统治，而且守护着古老神圣的财宝，对像鬣狗一样跑来盗墓的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用古柯树提炼的液体和感应巫术予以惩罚。埃尔热已表达出对探险与考古活动侵犯性面向的隐忧。但在他的眼里，古老神秘的印加文明依然带有人类童年的懵懂：太阳王和他的子民们对日食现象一无所知，竟然误以为丁丁可以呼风唤日，对他俯首称臣。这种心态，也正是欧美现代文明对拉美这种“他者”不懈探索的心理动因：当列维·斯特劳斯在亚马孙流域看到那些戴着阳具套走来走去、母子之间亲昵抓虱子的土著部落时，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童年缩影”，从而在“这面新发现的镜子上”反观了被遗忘的、不易辨识的自身，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的了解。

海尔达尔则以更现实的笔调描摹了这片安第斯山区的土地：“在印第安人矮小土坯房的屋顶群中，矗立着自西班牙殖民时代以来所有的雄伟建筑，羊肠小道般狭窄的街巷蜿蜒于泥坯墙之间。印第安山民穿梭于街道，有的赶着驴去集市，有的则顶着烈日背靠土坯墙打盹。西班牙血统的豪门贵胄坐在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里，不住按喇叭，好不容易才在狭窄的小巷，在儿童、驴和光着腿的印第安人中缓慢通过。”雨季来临时去森林仍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车子陷入森林的泥沼中，就极可能被袭击。在海尔达尔来到这里的那一年，曾有10名美国石油技术人员被印第安人的毒箭射死在厄瓜多尔东部。尽管那时政府已禁止猎取人头，但印第安人还是有人以此为生。那种野蛮的色彩再一次像金灿灿的点缀，镶嵌在文字的荷叶边上：“他们割取敌对部落的人头，把头骨打碎取出，在空头皮中装上热沙子，整个头就缩成猫头大小，眉目依旧。

这些缩小的头颅像一个柑橘那么大，从前是宝贵的战利品，现在却成了黑市珍品。”与洒落的热带细雨、野外火膛中哗哗剥剥作响的乳猪和仔鸡，各种各样芬芳的野生花草这样的世外自然风光相映衬的，永远有长着弯弯毒牙的蟒蛇、举螯翘尾打斗的蝎子、晶晶亮的巨蚁；这些危险与野性，不仅没有让自然的美少一分，反而增添了它神秘莫测之美。

外来者笔下，拉美的大自然有一种原始的天真，比读给孩子听的《柳林风声》更波澜壮阔。我曾非常陶醉于对那些光影、声音与气味的想象里：异国来的河鼠与鼯鼠乘着小舟，在河流中漫溯，所到之处，惊起一群鸚鵡和无数色彩艳丽的鸟儿；有时，几只鳄鱼纵身跃入河里，一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一会儿，看到巨型的鬣蜥卧在泥土岸上打盹，好像一直从史前睡到现在。它们划船经过长满羊蕨草的小山丘时，夜幕悄悄降临，两岸的蟾蜍、青蛙、蟋蟀和蚊虫，呱呱唧唧嗡嗡组成了森林交响乐队，偶尔还会有一只野猫的惨叫响彻夜空，像镲的一声重击，被林中夜行猛兽不时惊起的鸟叫，则像奏出高音的管乐；偶尔，会有一只小小的轻木筏载满香蕉驶向市场——河鼠、鼯鼠如果知道一些历史，就会对那些香蕉的隐喻心领神会：那是童年的拉美请外国佬吃的东西，这个首次接触却导致了毁灭性的结局，也正是“马孔多”的历史意喻。那味道也让鼻子兴奋不已：各种不同水果味的香气，组成了味道的章节，时而分离开来，然后又组合在一起；就像刚吸过涂着蜂蜜、卷成螺旋状的巴西烟卷，又一头栽进一个刚剖开的热带辣椒里去；而美洲已经将这些味道的秘密，封存了上千年。我也像布鲁斯·查特文一样，迷上了那些已消失或尚健在的动物：古雕齿兽的背甲残片，巨大的犰狳化石标本；有柔细斑色毛的羊驼，在高原上偶尔出没的美洲豹，遍地跑的野兔；还有那些让一众博物学家变成观鸟迷的鸟儿们：大秃鹫、灰白头鹁、黑颈天鹅、火烈鸟、啄木鸟、橙顶灶莺、黄雀、大雁、红鹤、野鸭、朱鹭、杓鹬、秧鸡、岩燕……

然而，当我逐渐长大，自我意识变得更强，却发现很难再陶醉于那些温情脉脉的描述中。我可以在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或华盛顿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里，看到14世纪至16世纪的阿兹特克人雕塑或石刻，讲述着古老拉美文明的时间观、诸神崇拜或创世神话。也正是这些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历史告诉我，当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三种被两大洋封存、与世隔绝的美洲高级文化，在16世纪以被动的姿态首

次与欧洲的征服者相遇时，后者却并没有善待这些古文明。这三种文化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有影响广泛的经济、艺术风格和统治权力。阿兹特克人控制着墨西哥谷地和周围高地上从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通往太平洋海岸的道路；南美洲西部的印加帝国在其鼎盛时，从基多（北部首都）经库斯科（南部首都）到智利中部，延伸2000英里。然而，这些文明并没有留下大量的记载；那些“地理发现者”看到了大量象形文字的书“满载迷信和魔鬼的谎言”，而烧光了它们，只有不到两打的中美洲树皮书免于毁灭。这些文明，被摆在博物馆里，仅仅是被陈列和收藏，成为被研究和审视的对象，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就像动物的标本，呈现的不过是保存良好的尸体。而在大量不可谓不卓越的研究后，现代文明认识了古文明的循环时间观，并在镜像中，对照出了欧洲人犹太—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一切，仍是强大文明对“认识自我”的贪婪。

何况，殖民者已真正完全征服了拉丁美洲吗？我们的作者魏然去安第斯山区旅行，发现安第斯其实没有完全被摘掉神秘的面纱。安第斯山区腹地最主要的两门原住民语言，克丘亚语和艾玛拉语，还是活着的语言，后来移居和定居于此的拉美白人中产阶级说不了这种语言。他因此发现说西班牙语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里有一个有趣现象：主人公总是从海岸地带出发，闯入腹地“神奇的现实”中；而一旦深入“腹地”——无论是安第斯山还是亚马孙流域，这些主人公就发现自己深陷原始宗教和“光辉道路”的迷雾之中。“腹地”因此仍然是异质的、难以触及的迷宫。

## 狂欢与孤独

小时候，在我模糊的想象世界里，拉丁美洲是颜色瑰丽和欢天喜地的。巴西和墨西哥的狂欢节，是儿童画家最愿意呈现给孩子们快乐童年的题材之一。长大后，给我的孩子讲故事，拉美依旧充满着浓烈的狂欢意向。在理查德·斯凯瑞的《热热闹闹的世界》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动物——蟒蛇、食蚁兽、鳄鱼、穿山甲、鸚鵡、企鹅等，排队乘飞机去里约热内卢过狂欢节。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的蚂蚁撑爆了美洲豹驾驶的飞机，蟒蛇就用很长的身体把飞机捆了起来，飞机安全降落在里约的海滩，小动物们跳着热辣的桑巴舞，吃着美味的热带水果，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墨西哥人也热爱节日和公共集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庆祝理由，来打

断时间的进程，以纪念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节日的艺术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已衰落，在拉美却保持完好。看一看巴西和墨西哥的大型宗教节日，总是歌舞、乐队、典礼、烟花、香槟、奇装异服，就像把威尼斯的化妆舞会搬到了南美更有乡土气息的艳阳天下面。“我们的日历排满了节日。某些日子，为祝贺瓜达卢佩圣母或萨拉戈萨将军，无论在偏僻的乡村还是繁华的都市，举国上下都祈祷、喧哗、暴食、狂饮、酗酒和斗殴。每年的9月15日夜23点，在墨西哥所有广场都举行‘狂呼节’，一大群着实兴奋的人们狂呼达一小时之久。”一位拉美作家这样介绍。对拉美人来说，真正的快乐是一种陶醉、是一阵旋风；节日夜晚的欢呼声中，他们的声音在光亮中的迸发，生与死模糊了界限。狂欢节与酒精，进而与热情奔放的拉美性格结合在一起，在气候严酷的巴塔哥尼亚，则将其推向极致：嗜饮者酩酊大醉，虔诚者日夜祷告，孤独者更趋孤独，豪饮之后，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直到读到拉美作家的文字，那副狂欢节的面具才最终被掀开来。面具之后，藏匿着一张孤独的面容——那不再是一张孩童纯真无邪的脸，却俨然是青春的少年迷惘而忧伤的脸，热情奔放掩盖着他的忧郁。在拉美作家色彩滚滚流淌的绚丽文字里，正是奥克塔维奥·帕斯一段稳沉的话，几乎颠覆了我之前对拉美的所有印象：我们狂呼，“或许是为了在一年剩余的日子里更好地沉默”。他这样写道。面具后面的人其实“害怕别人的目光，缩成一团，变成了影子、幽灵、回声；他不会走路，只会滑动；他不出主意，只是暗示；他不会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他不会抱怨，只会微笑。这种掩饰，大概产生在殖民时期”。对自我的发现，表现就是看到自己的孤单。帕斯揭示出拉丁美洲的心灵：“在世界与我们之间，展开一面看不见摸不着的墙：我们意识的墙。这种启示几乎总是发生在少年时期。孩子和大人可以通过游戏和工作超越或忘记自身的孤独；而介于童年和青年之间的少年，则在这无限丰富的世界面前有一刻的不知所措。少年惊异于这种存在。惊异引发了思考，探身意识的河流。他自问：这张从深处慢慢显露，因水波变形了的脸是我的吗？生存的独特——孩提时代纯净的感觉——变成了疑惑与提问，变成了充满问号的意识。”突然间，在这段话中，拉丁美洲的性格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向我呈现出它生命的另一面向：少年不在意他在水中看到的那张脸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眼看上去它像解不开的谜，像一块布满裂缝与符号的圣石，老人的面具是一些无

形的面孔凝结的历史。有一天，这些面孔会再次浮现，疑惑，不安，被一道凝视的目光所挖掘。因为这道目光，这些面孔变成了脸，然后变成了面具、含义、历史。就像所有拉美国家所经历的独立运动与革命一样，美洲的自我觉醒，伴随着与世界性思潮的接触，也带来了冲突与迷惘，独裁、暴政与政变不断。

小说家珍·莱斯是出生于美洲的欧裔白人，她写过一个加勒比海岛上的轮船代理商索亚先生的故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年轻的拉丁美洲的青春烦恼。索亚和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结了婚，但是，他经常在酒醉之后虐待她。他在居住的房子后面建了一间小屋，那里摆放着他特意从英国邮寄来的书；他只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艾迪则体弱多病。叙述者是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认为所有来自“家乡”的东西，也就是来自英国的东西都比岛上的东西高贵。艾迪会从图书馆里借书，父亲去世后，他就成了这些书的拥有者。几天后，艾迪和叙述者来到图书馆找到母亲，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在不幸的婚姻中煎熬。母亲的怨恨和愤怒爆发了，她将书从架子上弄到地上，分为两堆，想一堆出售，另一堆烧掉。当母亲将书架上的一本书拿下来时，艾迪求她不要将这本书烧掉，因为这本书他正在读。最终他从母亲手中将这本书夺了回来，并尖声喊道：“现在我也开始讨厌你了。”女孩也为自己抢了一本，两人穿过花园跑到街上，一起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艾迪开始哭泣，他拿的是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女孩虽然本能地感到她的战利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她却很失望，“因为那本叫作《像死亡一样坚强》的书是用法语写的，看起来索然无味”。在这个关于后殖民权力关系的寓言故事里，数十年的等级剥削和侵略性的种族文化所促生的仇恨，使得索亚夫人强烈反对这样一种优越感的文化基础。艾迪的矛盾是：他既憎恨他的父亲，憎恨“家”，也就是英国，但是他又想得到父亲的书；他爱母亲，但是母亲恨他父亲所有的书。这就把艾迪推向边缘的位置，使他介于矛盾的文化冲突之中。这种因为矛盾态度和多重身份而产生的“不安”，正是加勒比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人的心灵写照。他们跻身于不同文化的层面之中，屈从于在杂交裂缝中存在的痛苦，要试图同时经历两种互补兼容的人生，充满着文化界限的混乱。

这片大洲的性格也就更加丰满：乡村教堂里血染的耶稣、报纸标题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吃装扮成尸骨的面包和甜点、巫术与守灵、对尸体与死亡的执着和看重、阿兹特克的污秽女神与性爱女神，这些都

是拉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少年探寻自我的心灵旅途中，美国与欧洲的现代文明，又成了他们借以看清自我的镜像：“我们像他们的清教徒祖先一样相信，罪恶与死亡是最深层的人性。只不过，清教徒把纯净与健康等同起来。由此，禁欲主义得到了净化。结果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智慧，简朴的生活，不存在有可能消失或出现在别人身上的躯体。一切的接触都会产生污染，种族、思想、习惯、奇异的本身本身就带有堕落和下流的胚芽。社会的清洁带来了灵魂与肉体的清洁。相反，从古至今的拉美人信仰团体与节日，没有无接触的健康。”——在拉美许多国家的同一片天空下，不仅共存着不同种族与语言，而且还共存着从史前到近代到现代不同历史水平的习俗、历法和道德观念（比如墨西哥还存在着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天主教徒和第三纪的雅各宾派群体）。这是我读过的对拉美为什么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和融合所有种族移民的最具自我意识的解释。就像在被16世纪西班牙科尔特斯殖民者征服之前，秘鲁和墨西哥的那些金字塔里，几乎总会藏着其他的金字塔一样，在拉美的一个城市或一个灵魂里，可以混合相异甚至敌对的观点与感情。

在镜像里探寻自我的孤独迷宫中，拉丁美洲的特性变得不再那么直接，反而更加婉转。阿根廷诗人班奇斯有一篇文学名作，叫《陶瓮》，里面有些诗句，人们第一眼读，会觉得那不是纯阿根廷的。诗句说：“……太阳在房顶 / 和窗口闪耀。夜莺 / 仿佛在说它们坠入情网。”诗人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这些诗句的，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没有房顶，只有屋顶平台。而夜莺与其说是现实生活中的鸟，不如说是文学中的、希腊和日耳曼传统中的东西。博尔赫斯却说：“在这些常规形象的运用上，在那些违反常规的房顶和夜莺上，当然没有阿根廷的建筑和鸟类，但是有阿根廷的腴腆和暗示。班奇斯在抒发压在他心头的巨大痛苦时，在谈到那个抛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片空虚的女人时，他运用了房顶和夜莺之类的外来的常规形象，这种特定环境是意味深长的：它透露了阿根廷人的腴腆、怀疑、欲言又止，很难和盘托出的我们的隐衷。”

真正土生土长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拉丁美洲吗？如果浏览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不是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或法国的文学传统中去追寻传统和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最初令我有些匪夷所思的疑问。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吉本曾说，正是在完完全全的阿拉伯

书籍《古兰经》里，没有提到过骆驼，而恰好正由于书中没有骆驼，可以证实它是阿拉伯的。博尔赫斯以此来诠释了拉美的身份和特性：“《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写的，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没有理由不知道骆驼是阿拉伯特有的动物。对他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相反的是，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谈骆驼和骆驼队。”阿根廷人也应如此，“即使不渲染地方色彩，我们也能是阿根廷人”。多年来，博尔赫斯迷失在身份的镜像迷宫里，试图写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远郊的特色和实质。他曾用了许多当地的词汇，“青皮光棍”“米隆加”“千打垒”之类的词儿，这些书却反而因为浅薄，被人遗忘了。直到他写了一篇名叫《死亡与指南针》的故事，梦魇里有因恐怖而扭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物，有哥伦布大道的变体土伦路，有阿德罗格别墅区的变体特里斯特勒罗伊。他说：“朋友们对我说，他们终于在我写的东西里找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特色。正由于我不打算寻求那种特色，经过这许多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以前没有找到的东西。”巴西也是如此。当代葡萄牙语的巴西作家，并没有通过书写大量的巴西风景与运用印第安元素来建立自己的话语，而是选择了刚刚兴起的城市作为空间，通过“城市文学”来书写“不需要风光的巴西性”。

然而，在所有对拉丁美洲的书写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威廉·亨利·赫德森童年回忆里的南美旷野。赫德森的父母都是从英国到北美新大陆移民的后代，全家又迁居到阿根廷，在那里的大草原上购置了一片牧场。他们的家门口有25棵翁布树，从坡地上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溪流、湖泊、野牛、马群、奇花异鸟以及随处可见的刺菜蓟和翁布树。这些，构成了赫德森童年的记忆。当他离开阿根廷回到英国后，他无法忘却大自然给他带来的感觉，终其一生不断在英国的自然中去寻访。在晚年对童年的回忆《远方与往昔》中，他这样描写童年时代的南美旷野：黄昏时分，牛群回家，四五百头之多的牛群带着响亮的哞哞声和吼叫声，在回家的路上奔跑，掀起一大片铺天盖地的尘埃，紧随其后跃马奔驰的牧人疯狂地吆喝，催赶着牛群；而家里，却是温馨的景象：晚饭后，孩子们在门前草地上做游戏，母亲坐在屋外，把正在看的书放在膝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抹残阳映在她的脸上。

原始的野性与恬淡的田园，荒凉与文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的回忆里结合为一体，不再有我与之别。■

# 多元的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地形复杂，大致包括墨西哥高原、中美地峡、安第斯山脉及其以东的奥里诺科平原、圭亚那高原、亚马孙平原、巴西高原、拉普拉塔平原、巴塔哥尼亚高原等。印第安人是南美洲文明的开拓者，创造过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种美洲的高级文化。16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法国和荷兰纷纷加入争夺拉美的行列，全洲进入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独立后，英美资本将其变成原料供应地，输出资本，拉美经历了长期的反殖反霸斗争。



## 雷鬼

“雷鬼”曾经是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某个街道名称。歌者往往用它来抨击政治，表达当时的感慨，穷人也用它来歌唱生活，或是表达抵抗。

## 雪茄

雪茄与高贵、勇猛、顽强、男人味儿等特质紧密结合在一起，手持一根上好雪茄成了身份的代名词，也成了男性自我确证身份的标志之一。



## 朗姆酒

17世纪，朗姆酒是大西洋和西印度洋上几乎所有皇家海军舰队的配给酒，也是海盗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墨西哥

墨西哥湾



古巴

牙买加



加勒比海



## 弗里达

她用巫术一般的直觉和灵性，在绘画中构建出一个有些压抑的魔幻世界。

## 奇琴伊察遗址

玛雅历史后期最重要的古城遗址。库库尔坎金字塔、勇士庙、球场和天文观察台等建筑都以雄伟壮观的风格以及精美的雕刻装饰引人注目。



墨西哥

古巴

牙买加

加勒比海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圭亚那

苏里南

圭法属

圭亚那

咖啡

香蕉

热带雨林

猴子

热带水果

热带风光





巴西高原的面积占据整个巴西领土面积的  $\frac{2}{3}$ 。在那儿，600 到 800 米的一般海拔形成桌状高地，山岳、地岗、丘陵此起彼伏。地上，它滋养着广袤的草场和巨大的咖啡种植园。地下，它孕育着南美最富集的矿藏。



# 巴西高原与海岸

文 / 徐菁菁



不同种族的年轻女性在里约依帕内玛海滩上热舞



巴西这片土地有着卓越的融合、妥协和接纳精神。三种因素形成了巴西民族：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葡萄牙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者它们的任意组合，都拥有让巴西人引以为自豪的品质。

## 发现

在拉丁美洲的地形图上，巴西高原的广袤令人印象深刻，它像是一座由大西洋、亚马孙平原、拉普拉塔河流域和安第斯山麓环绕的岛屿。它的东部与海洋并列，阻挡着大西洋南部反气旋带来的温暖湿润的信风，在南美大陆的东部边缘形成一串狭长的雨林。往西，600到800米海拔形成桌状高地，山岳、地岗、丘陵此起彼伏。在高原的西南缘，阿曼拜山脉为它把守大门，那儿是南美母亲河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的分水岭。山的东边，高原孕育着一望无际的灌丛林地；西面，巴拉圭河上游河水泛滥的平原在巴西的边境形成一片沼泽地。

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巴西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尽管亚马孙是巴西最著名的地理名片，但巴西高原才是它的精神归属。高原的面积占据整个巴西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它囊括了巴西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首都巴西利亚建在它的腹地；在海岸线上，累腓西、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像明珠一样点缀在它的边缘。

一部从大西洋海岸线向巴西高原内部的地理探索史几乎就是一部现代巴西的形成史。1500年3月8日，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国王曼纽埃尔一世之命，率领着载有1200人的13艘船只，沿着达·伽马发现的航线出海。他们的目的地是印度。卡布拉尔按照达·伽马的建议，在非洲西南部热带海域航行时不再沿海行进，而是向西南方驶入大西洋深处，然后再往南行驶。但在实际的航行中，他们向西南航行



的弧圈画得太大——船队在通过佛得角群岛后遭遇强烈风暴，被赤道洋流推到了较远的海域。4月22日，船队在一块陆地上登陆了。在帕斯夸尔山脚下，好奇的卡布拉尔宣布这块新发现的土地归他管辖。他花了一周时间考察海岸。在继续向亚洲航行前，卡布拉尔写信给国王报告发现新陆地的消息。这便是巴西正式编年史的开始。

卡布拉尔的登陆之处是今天巴西巴伊亚州的塞古鲁港。在此后的几年，葡萄牙人开始慢慢探索海岸线。1502年1月1日，一支舰队到达瓜纳巴拉湾（Guanabara）。他们误将海湾当作了一条大河的入海口，于是将这里命名为“里约热内卢”，意思是“一月的河流”。葡萄牙人认为，这里或许可以成为前往印度的一个中转站。葡萄牙人眼中的新大陆是什么样子？1560年，一位耶稣会神父在给大主教教区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假如地球上天堂的话，我认为它

一定在巴西。”

从里约热内卢往南，到今天圣保罗州的桑托斯港口一带，岩性坚硬的石英岩、片岩组成脊状山岭和断块山，构成了巴西高原的东缘——大西洋沿岸壮观的大峭壁。里约世界闻名的基督像之所以恍如神迹，正是因为它脚踩着710米高的科科瓦多山，那是巴西第二高的花岗岩绝壁。在基督像脚下俯瞰里约，就能明白地理条件是何等的馈赠：它地貌呈现出一高一低的鲜明反差。海边陆地的海拔极低，先是在岸边形成浅滩，进而向内陆形成大量像罗德里戈湖那样的潟湖；再往里，山丘突然拔地而起。海拔、湿度、温度和太阳辐射在复杂的地貌下极为多变，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提供了可能。温暖湿润的信风在山间形成雨林。即使是今天，这些巴西高原边缘的大西洋雨林的面积只剩下亚马孙的零头，但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有269种，是亚马孙的60%以上。根据里约市政府1997年



左图：里约基督像与瓜纳巴拉湾

右图：巴西库本卡莱杰村的印第安孩子在趟水过河

的调查，在这座繁华都市之中，仅极危、濒危及易危植物就有 247 种，相应动物种类也多达 147 种。

葡萄牙人最初并没有从海岸翻越峭壁悬崖，深入巴西高原的渴望。17 世纪的历史学家形容葡萄牙人：“他们似蟹般紧靠着海岸。”托多苏斯桑托斯 (Todos os Santos)、维多利亚 (Vitoria) 和瓜纳巴拉 (Guanabara) 等深海湾提供了优良港湾，足够他们将财富源源不断地运走。最初，他们留意到土著人身上涂抹着的红色，发现了一种其貌不扬的树种能够榨取优质的红色染料。在欧洲，这种珍贵的染料受到高度追捧，并很快用于奢华布料如天鹅绒的生产上，以满足不断涌现的中产阶级的需求。1511 年，这种木材的名字 “Brazil” 第一次出现在了地图上。也正是因为这只钱袋子吸引了法国人的注意，葡萄牙人才决定在新大陆殖民。1532 年，玛蒂姆·阿方索在今天的桑托斯港附近地区建立了圣维森特 (Sao Vicente) 殖民地，并建立了小教堂、小政府总部、两个小城堡和居民区。人们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小麦、葡萄和甘蔗，1533 年第一个制糖厂投入生产。在里约，高约 400 米的面包山位于瓜纳巴拉湾入口处。它山体陡峭，四壁

光滑，颇像一个立着的椭圆形面包。但实际上，在巴西人嘴里，它是 “糖堆”，这是一种更符合历史的想象：在殖民时代，蔗糖被装进锥形的容器里，从瓜纳巴拉湾运出海口。

## 新巴西人

今天的巴西葡萄牙语至少有 300 个描述不同肤色色度的词。两年前在里约，私人导游协会主席、土生土长的里约人路易斯·达林和我坐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的小吃亭里。“看看这些人，”他指着海滨大道上络绎不绝的慢跑者，“没有人的肤色、发色是完全一致的。你瞧瞧我，我的皮肤是白色的，眼睛是蓝色的，可我的头发却呈现出非洲人种的细卷，谁知道我祖上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儿，没有人关心你从哪儿来。”

E. 布拉德福德·伯恩在《巴西史》中说，巴西的历史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例如，巴西在 19 世纪由殖民地到独立帝国、从君主制到共和国、由蓄奴社会到自由社会的转变本质上没有经历暴力，这是新世界少有的现象，他将此归结为这块土地卓越的融

合、妥协和接纳能力。里约热内卢优秀艺术博物馆里收藏着默德斯托·戈麦斯 1895 年创作的象征性油画《汉姆的救赎》。画中，黑人祖母靠着棕榈树，父亲是一位白人移民，他的混血妻子抱着孩子。虽然这幅画反映了当时官方的种族态度：白种血统将漂白黑种血统，产生一种欧洲化的巴西人。但它也说明，在巴西黑人并没有被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在巴西历史上，从未出现像南非和美国那样的制度化的种族政策。阿方索·塞尔索的民族主义著作《为什么我为自己的国家骄傲》在 1901 年首次出版后反复再版，成为绝大多数巴西小学的必读书目。他在书中自豪地断言：“现在被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三种因素促成了巴西民族的形成：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葡萄牙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者它们的任意组合都拥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品质。”

在南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各自占据了大片的土地。西班牙征服者遭遇并摧毁了三个土著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秘鲁的印加人以及中美洲的玛雅人。土著人的反抗随着天命国王的被杀而瓦解，西班牙人由此得以将他们的统治根植于原有的国家机构之中。而巴西的情况则不同。

巴西的土著民族是使用图皮语的印第安人，他们有限的人口分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备的集权社会结构。在大西洋沿岸，他们是欧洲人最早，也是长期接触的唯一重要的印第安人群体。他们在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木薯、玉米、豆类、马铃薯、辣椒、南瓜、甘薯、烟草和菠萝，他们过着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炎热雨林不需要衣服，由于通常裸体，他们发展了一种身体装饰艺术。他们在自己身上绘制精美的几何图案，在鼻子、嘴唇和耳朵上插入石制或者木制的手工艺品，用色彩鲜艳的森林鸟类羽毛做修饰。他们快乐、赤裸的外表使葡萄牙人认为，他们是大自然天真无邪的孩子。巴西第一位编年史家佩罗·巴斯·德卡米尼亚（Pero Vaz de Caminha）惊讶地向葡萄牙国王汇报：“陛下，这些人比亚当还要无邪。”

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葡萄牙人需要印第安人的帮助来适应这片新土地。印第安人向他们介绍了木薯等新的食物，教会他们狩猎和捕鱼、森林药物的价值、清理土地的办法以及在新大陆耕种农作物的方法。葡萄牙人借鉴了印第安人在内陆水域航行时使用的轻舟，模仿印第安人的方法建造简单、耐用的房屋。

在巴西历史的头 100 年里，到达新大陆的葡萄牙

女性非常少。葡萄牙男性与印第安女性结合，出现了大量混血后代组成的村庄。这些“新种族”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很好地适应这片土地，他们从父母双方那里汲取了不同文化的精华。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是，17 世纪，葡萄牙裔巴西人在地理术语中开始用印第安语代替葡萄牙语的地名。《巴西小词典》这本现代词典列出了来自印第安语的 2 万个单词。16 世纪末，曾在巴西生活过两年的英国人托马斯·图尔纳概括了他观察到的依赖关系：“印第安人是大海中的鱼，丛林中的狐狸，没有他们，基督教徒的生活或生存将既无乐趣亦无益处。”

对新大陆的征服并非是完全非暴力和非奴役的，但暴力和奴役受到了难得的限制。由于渴望看到帝国境内的印第安人成为基督教化的臣民，葡萄牙国王反对奴役印第安人。1511 年，曼努埃尔一世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印第安臣民，违者将受到与伤害欧洲人一样的惩罚。

教士们是国王意志的坚定执行者。1549 到 1598 年间，128 名耶稣会教士到达巴西大西洋沿岸。他们把以教会为中心的欧洲文明带到了印第安人中间，并通过在殖民地建立最好的教育设施在热带地区精心培育这种文明。土著被聚集到教会村庄生活，村庄以教堂为中心，教堂附近有学校、居民区和仓库。每天，教堂钟声唤醒新信徒，召集他们做弥撒，然后，他们沿途边唱赞美诗边到村庄外面去耕作，教友们向年轻而有能力者传授阅读、写作以及各种有用的手工艺。于是，人们说葡萄牙语，他们的出生、成长，结婚到葬礼都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进行，一种共同的信仰在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建立了起来。

糖和红木将巴西融入世界市场，也为它带来了第三种文化。为满足种植园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1538 年，第一名从非洲而来的黑人到达巴西。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来自几内亚、达荷美、尼日利亚、加纳、佛得角、圣多美、安哥拉、刚果、莫桑比克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黑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巴西。他们之间不断混血，同时和白人、印第安人种族通婚。黑人厨师把红辣椒、黑豆和秋葵等新食材，卡鲁鲁、华达巴等烹饪调料引进到巴西饮食中，此外还带来了木勺、研钵和研杵等厨具。“黑人保姆”给种植园主的孩子讲非洲故事并唱非洲大陆的歌谣，她们也用这些来取悦主人。种植园成为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交汇、融合的场所，不过几十年光景，非洲文化的特征已经明显地体



现在殖民地的服饰、音乐、舞蹈和宗教上。

## 腹地

在圣保罗伊比拉普埃拉公园里，有一座宏大的先锋旗手纪念碑（Monumento às Bandeiras）：走在最前面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人数众多的随从与奴隶。从17世纪开始，一群自称为“先锋旗手”的新巴西人开始了穿越和探索巴西高原的旅程。

在高原边缘的雨林地带，红木已经砍伐殆尽。来自加勒比海欧洲殖民地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巴西从糖料作物中获得的收益下降了三分之二。新大陆陷入衰退，似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巴西高原回应了新巴西人的渴求。在米纳斯吉拉斯（葡萄牙语中意为“多种矿产”）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在维利亚斯河里，人们发现了第一批金子。黄金改变了巴西的命运。在欧洲，葡萄牙人从大西洋另一边漂洋过海涌入巴西，对非洲黑奴的需求量激增，于是非洲至巴西的海路成了贩奴热线。人们对巴西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海岸，对黄金的狂热追求激励着旗队到达更远的西部地区，大量沿海居民被发财梦吸引迁移到高原内陆，国家的疆界被大大扩展了。

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黑金城“欧鲁普雷图”（Vila Rica do Ouro Preto）凝固着那个时代的辉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这样描述：“在矿工雪崩般到来的过程中诞生的黑金城，是黄金文明的精华。从其自然地位来看，这个城市是全美洲的首脑。从它所拥有的财富来看，它是巴西的明珠。”18世纪中期，里约人口仅有2万，纽约也不过5万，而黑金城却拥有11万人口。在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100多年前，黑金城所产的黄金一度占到世界黄金总产量的70%。

现在的黑金城是个宁静的“露天博物馆”。坡度很陡的街道随地形高低起伏，巴洛克式天主教堂的曲线轮廓统领着城市天际线。从外表上看，这仿佛一座十足的欧洲城市。但事实上，当年，奴隶与白人的比例高达5：1。黑金城出现了大量黑人与白人、印第安人与白人乃至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正是白人木匠与混血女奴的私生子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里斯本完成了城里那13座辉煌巴洛克教堂的建造。他在巴洛克的繁复形式中注入“洛可可”的流畅元素，创造出巴西式的巴洛克风格。这个从未受过专门教育

的艺术家在身后得到了“巴西的米开朗琪罗”的称号。

黑金城的故事在100多年前就因为矿产的枯竭而结束了，但正如历史不断重演的那样：巴西的发展与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渴求纠缠在一起。而在巴西，自然总是如此慷慨，总是能奉献出新的物产。

沿海的群山将圣保罗州分成了两个部分：广阔的高原内陆和以桑托斯港为代表的狭长沿海。圣保罗正好位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它也是河流的交汇处，连通巴拉那河与拉普拉塔河，它们的流域覆盖了巴西整个东南部地区。19世纪，巴西高原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种植咖啡的热点地区，圣保罗充当了广大内陆种植园与桑托斯港口之间的枢纽。

从表面看，咖啡种植的兴起，不过是巴西单一农作物经济的又一轮简单循环。咖啡和糖具有许多相近的经济特征：大种植园、单一农作物、依赖国外市场。咖啡庄园的规模和经营模式也和糖料种植园相似，但相仿之中蕴含着改变巴西历史的巨大不同：咖啡的种植和加工都需要更大的投资，这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并使种植园和国外资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咖啡种植者更支持自由化，乐意用新技术、机器进行试验。大部分咖啡产业兴起时，奴隶贸易已经停止，咖啡种植园广泛地使用领薪雇佣人员。

近100年的咖啡经济为圣保罗的工业化创造了一切条件，它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出口港。1875年以后，铁路在巴西迅速扩张，绝大部分线路集中在东南地区，其特征就是将遍布内陆的种植园与圣保罗和港口连接。圣保罗城里到处是金融机构，随时准备向利润丰厚的新领域注入资金。19世纪初，为了方便圣保罗的咖啡贸易，王室在圣保罗建立了第一所法学院，也就是今天圣保罗法学院的前身。此外，在废除奴隶制后，为了保证种植园的劳动力供给，巴西从欧洲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往往都是技术工人出身，他们一旦离开种植园，就是巴西本土稀缺的高素质劳动力。

到19世纪80年代，巴西社会的上层发生了分化。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大地主与地方、州和国家政治家的友谊或家庭纽带是基本的权力结构，而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日益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说：“新兴城市中心联合有资本的咖啡种植者，挑战农村新资本主义和垂死的大地产阶级的权力，这是当时巴西斗争的基调。”巴西高原孕育的并不只是咖啡，还有巴西共和国的诞生。☑

# 桑巴

文 / 徐菁菁



2014年里约狂欢节上，“蜂鸟”桑巴学校的演员正在通过桑巴大道





1950年，巴西歌舞明星卡门·米兰达（右）和格劳乔·马克斯在纽约拍摄舞蹈照

寨卡病毒也无法抵挡狂欢节的魅力。今年2月，当里约热内卢市长爱德华多·帕埃斯将一把象征城市管理权的金钥匙交给“狂欢节国王”，超过100万游客见证了持续5天的“地球上最盛大的表演”。这是一年一度的视听奇观：奔放的鼓点、每分钟超过50拍的热力音乐、性感的舞者、炫目的舞姿、浮夸的服饰、巨大奢华的巡游花车。这也是一场绝不逊于足球的令人窒息的比赛。12支顶级桑巴学校组织起3800~4000人的舞团，用85分钟的时间通过桑巴大道，在9万名观众的山呼海啸中，接受遍布整个看台的10组共40名评审的严格考察。建立于1928年的芒果树(Mangueira)学校完成“绝杀”。他们最后一个出场，以0.1分的优势夺下至高荣誉。

如果只允许巴西有唯一象征，那一定是桑巴。没什么比它的自由奔放、热情活力更能代表巴西人的个性。

“桑巴”一词据说是从安哥拉第二大部族基姆本杜语中的“森巴”演变而来。这种舞蹈以上下抖动腹部、

摇晃臀部为主要特征。从16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葡萄牙殖民者从安哥拉和非洲其他地区向巴西贩卖黑奴1200万，使这种非洲文化植入美洲的土地。桑巴舞最初流行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一带。葡萄牙人最早在这里登陆殖民，开办大量种植园和采矿场。在巴伊亚，桑巴吸收了来自欧洲波尔卡舞、古巴哈巴涅拉舞和巴西土著马克西克歌舞的一些元素。它在巴西高原上流传开去，一路抵达了当时的首都里约。

桑巴成为巴西的象征是从它进入狂欢节开始的。巴西的第一次狂欢节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那是殖民者带来的欧洲文化象征。在当时的种族地位悬殊的社会，狂欢节一直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在狂欢节上用音乐表达自己的诉求。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里约一直存在着两个狂欢节。正统的狂欢节在今天的里约布兰科大道上举行。白人上层阶级在这里享受波尔卡舞、华尔兹舞、马祖

卡舞和苏格兰音乐。另一个狂欢节则是属于桑巴的，它的发源地就是今天里约桑巴大道附近的Praca Onze。

今天的Praca Onze是一片围绕城市小广场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安静闲适。但是19世纪末，这里是大量黑人和混血劳工的居住地，它临近上层社会居住的市中心和港口，被称作“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的安全阀”。在这个社区里，黑人劳工热爱着桑巴，享有威望的黑人女祭司们则成为音乐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尽管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狂欢节时，人们还是利用当年的Praca Onze小广场举行了最早的桑巴比赛。1928年，巴西第一所桑巴学校在这里建立，取名叫作“让他们去说闲话”，嘲讽上流社会的傲慢。

1822年巴西独立之后，巴西的历任执政者都在面临一个问题：巴西的人种结构复杂，文化多元，而且阶级分化严重，如何能寻找到一种黏合社会的元素，以建立新巴西的身份认同？

今天，里约的主干道瓦加斯总统大道就在Praca Onze边上穿过。上世纪30年代，执政者瓦加斯敏锐地发现了桑巴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号召力和宣传力：在狂欢节中，桑巴的主题会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展现出来；而且为了筹备竞赛，为之谱写的歌曲会在社区中被整年传唱。于是桑巴狂欢进入了官方视野。瓦加斯向桑巴团体的狂欢节游行提供补贴，条件是他们必须表现爱国主义题材。其中一个不断被展现的主题是：巴西是一个种族民主的社会，一个非洲遗产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这是当时巴西政府竭力塑造的国家形象。30年代，斯蒂芬·茨威格访问巴西，这也恰好是巴西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

桑巴成为巴西象征还有一种从外而内的作用力。里约西海岸的弗拉门戈公园里有一个圆形的纪念馆，收藏了卡门·米兰达生前使用过的3500多件服装和物品。米兰达生于葡萄牙，童年随父母移居里约，1939年在百老汇登台，不久与福克斯公司签约。40年代，她在好莱坞演出十几部歌舞片，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歌舞明星。在现存的米兰达的照片中，她永远戴着极夸张的帽子，穿着浮夸的戏服，摆出奔放的舞姿，让人看一眼就联想到狂欢节桑巴游行中的舞者。在当时的美国，米兰达就是巴西异域情调的符号性偶像，被称为“巴西炸弹”。4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针对拉美睦邻政策，米兰达还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角色。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官方的鼓励和桑巴在世界上知名度的扩大，狂欢节的桑巴游行不停地改变路线和场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中产阶级和好奇的旁观者。1953年，巴西一位记者第一次提出，或许桑巴——而不是传统的主流表演——才是里约狂欢节的主要看点。

50年代末，桑巴学校首次被邀请参与狂欢节的视觉设计。他们终于被允许进入里约的“门面”布兰科大道表演，并最终成为狂欢节的主体。

于是，围绕着狂欢节，种族和阶级在桑巴学校里彼此熟悉和适应着对方的规则。70年代中期，桑巴学校开始雇用白人、中产阶级专家来帮助他们筹备表演，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狂欢节竞争。大量白人也开始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加入桑巴学校，向黑人老师们学习舞步和音乐。1988年狂欢节的桑巴游行，首次出现了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方队。用巴西权威人类学家罗贝托·达马塔的话说：“不是巴西发明了狂欢节，相反，狂欢节创造了巴西。”

今天的游客有很多方式去享受桑巴。你可以抢购一张狂欢节的门票。如果你肯花费2200美元，就能进入被称作“卡巴莱”的豪华包厢，与名流、足球明星和政客平起平坐。你目睹的不仅是一场表演、比赛，还是一场大生意。狂欢节是利润丰厚的产业，非法博彩业的老板们曾是桑巴学校的主要资助者，后来大毒枭们也来投钱。顶级的桑巴学校还吸引着跨国公司、联邦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外国政府也接洽里约的桑巴学校，希望他们将桑巴游行弄成国家形象的广告大片。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向维拉·伊莎贝拉桑巴学校捐赠100万美元。该学校当年狂欢节的主题是“美洲，我为你疯狂：拉丁风格颂”，并意外险胜夺冠。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这场胜利是“拉丁美洲一体化的胜利”。

你还可以去看那些专门为游客准备的桑巴演出，或者干脆在周末的晚上去拉帕(Lapa)。在里约标志性的“拉帕拱桥”脚下，街头音乐家们怀抱着七弦吉它，架起了库巴鼓。鼓点一响，期待已久的人群就开始舞动起来。穿短裙的女孩灵活地抖动着上身，激情似火地扭动臀部。小伙子们的功夫则在脚上，双脚飞快地移动或旋转。跳累了的人们从露天的饮料摊上买来啤酒和凯匹林纳鸡尾酒，痛饮一番便能投入下一轮狂欢。

但你若想真正深入桑巴的灵魂，需得冒一番风险，去贫民窟的桑巴学校看一看。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改造，大量移民迁入里约，贫民区在里约的各个山头蓬勃发展起来。今天的里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Favela（巴西人对贫民区的称呼）。每个贫民区都通过自治的办法建立了自己的桑巴学校，那才是桑巴的根基。在那儿，桑巴不仅是娱乐，更是生活。人们把孩子送去，希望他们消磨课余的时光，远离暴力和毒品，或是寻找机会以桑巴为生。他们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学校长达数月的狂欢节训练。那是艰辛人生的另一面：快乐、自由、无拘无束、无分贫富。学校在狂欢节取得的荣誉将属于每一个人，成为他们卑微日常中最闪亮的身份标记。■



米兰达

在现存的米兰达的照片中，她永远戴着极夸张的帽子，穿着浮夸的戏服，摆出奔放的舞姿，让人看一眼就联想到狂欢节桑巴游行中的舞者。

## 奥斯卡·尼迈耶

文 / 徐菁菁

即使不是建筑艺术的爱好者，人们也能轻易在巴西领略到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打造的美学世界。在里约，尼泰罗伊当代艺术馆坐落在海边巨石之上。一根直径9米的柱体支撑着圆屋顶直径达50米的美术馆，好像一架轻轻落在海岬上的飞碟。建

筑主体和地面之间用舒展的螺旋坡道连接。人们从坡道走上去，坡道的盘旋和延展使视线的焦点不断变化，自然风景和建筑于是在眼前呈现出不同构图组合。展览馆的室内平面是一个同心圆，下层的画廊有连续的带形窗，斜墙形成一种推力，把周边的风景像全景画般地引入室内。

在圣保罗，伊比拉普埃拉公园（Ibirapuera Park）是城市的“绿色心脏”。1954年，尼迈耶为纪念圣保罗市创建400周年设计了这座公园。公园里的圣保罗双年展大楼是巴西现代建筑的范例。楼内成排的列柱和弯曲的坡道走廊呈现着被简化的巴洛克风格。从四面玻璃幕墙透射进来的自然光线造成了变幻的舞台灯光效果。双年展大楼不远处，2005年，98岁的尼迈耶完成了公园中最后的一座建筑——一个拥有840个座位的音乐堂。

在首都巴西利亚，尼迈耶更是留下了建筑史上的前所未有的奇观。1957到1960年，巴西人仅用了3年零1个月的时间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了这座现代化的新城。尼迈耶设计了所有标志性的建筑。议会大厦采用微微下沉式的设计，象征着“人”的“H”形主楼有27层，是一栋两片紧贴的板式建筑。前面有两个巨大的碗状曲面，向上的碗是众议院，象征民主；向下的碗是参议院，象征集中。国会旁，巴西外交部的整个大厦的外壳全是玻璃结构，立身于四面湖水之中。总统官邸曙光宫的离奇曲线外饰颇似一条条吊床相连，既象征着休憩，又表达了对最早使用吊床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尊敬。而巴西利亚大教堂的整个建筑体的大部分都在地下，露出地面的只是教堂最神秘、最具象征性的顶端——一个庞大的由16根钢筋混凝土支柱构成的印第安酋长的荆冠。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西利亚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88年，尼迈耶被授予普利茨克建筑奖。

作为拉美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尼迈耶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典范，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全世界公认的首位地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在现代主义之中深深植入了巴西和拉美的自然、文化和社会元素。

1907年，尼迈耶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国家高等法院法官，父亲从事平面



奥斯卡·尼迈耶在他自己设计的家中

设计工作。尼迈耶在十几岁时就开始痴迷于建筑，随后就读于里约热内卢国立美术学院建筑系。

1936年，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倡导者、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受托前往里约设计新教育卫生局。年轻的尼迈耶进入设计团队，负责辅助这位欧洲大师完成规划设计方案。他设法说服勒·柯布西耶抛弃了一些棱角鲜明的“普世主义”建筑设计意向，转而吸纳巴西的文化风俗元素。在他的影响下，大厦窗口设计了用于遮挡阳光的“百叶窗”；第一层的公共区域大量运用了巴西传统的葡萄牙瓷砖壁画艺术，拼贴出抽象图案。从那时起，尼迈耶就已经决定冲出欧洲现代主义的藩篱了。

1943年，位于巴西第四大城市贝洛奥里藏特人工湖畔的潘普利亚（Pampulha）建筑群落竣工完成时，设计师尼迈耶只有36岁。这组建筑闪烁着的灵感火花令人惊异。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传统的梁柱楼板结构被混凝土薄壳结构取代，屋顶像波浪般展开。“被传统的东西所束缚，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东西，就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尼迈耶从这组设计中找到自己的核心元素——曲线。尼迈耶自己的“混凝土曲线美学”逐渐形成：用适量的曲线制造出的轻盈感，开辟出使建筑的主结构逐渐向某种未知形态过渡的想象空间，钢筋混凝土的曲面外壳与大量的仅在美学意义上有效的直线形成奇异的交错。

柯布西耶曾对尼迈耶说：“奥斯卡，你的眼中总有里约的山。”这准确地解释了尼迈耶式美学的来源。每一个去过里约的人都会着迷于这座城市的线条：那是包括面包山在内的海上群山的柔和轮廓，是蜿蜒曲折的白色沙滩，是沙滩上身材曼妙的女郎。从尼迈耶的工作室能看见整个科帕卡巴纳海滩的景象。尼迈耶自己也曾这样说：“我特意忽视那些正确的方方正正的建筑，忽视那些用尺规设计的理性主义，而是去拥抱曲线的世界……对理性主义采取这样不合作的态度是因为我所居住的环境，那些白色的海滩，巍峨的群山，古老的巴洛克教堂和那些古铜色皮肤的漂亮女人。”

巴西利亚的城市设计也同样体现着巴西特质。所有的建筑物都惊人的宏大。尼迈耶曾说，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只有在相当距离之外看过去，才能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而这恰正如广阔原始森林，广袤的巴西高原，壮阔的亚马孙河。巴西的一切都是大尺度的。

尼迈耶的灵感并不只来自巴西的自然和文化之美。作为建筑设计师，他同时还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建筑总是在表达技术和社会进步，”尼迈耶曾经说，



尼迈耶

如果我们希望给予建筑它所缺乏的人的内涵，我们必须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

“如果我们希望给予建筑它所缺乏的人的内涵，我们必须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

和聂鲁达等许多那个年代的拉美知识分子一样，尼迈耶成为一名左翼分子。多年来，他工作室的墙壁上一直挂着巴西共产党过去领导人的照片。40年代，尼迈耶曾经把自己里约工作室的一层用做巴西共产党的总部。1945年，他加入了巴西共产党。1964年，军政府上台迫害左翼人士，尼迈耶不得不流亡法国，直到1980年才重回巴西，并于1992至1996年担任巴西共产党主席。他在法国设计了典雅的法国共产党总部，他访问过苏联，见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并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菲尔德·卡斯特罗曾经说：“尼迈耶和我是这个地球上最后的共产主义者。”

尼迈耶把他的政治理念带入了巴西利亚的建设。他设置了11个“超级小区”，里面都是6层高带电梯的公寓式单元。为了“消除社会差异”，他把公寓都设计成一个标准。他认为所有这些居民楼都应该是国有的，国家把它们租给在首都工作的人员，不管是部长还是清洁工，都应该平等地住在这些居民楼里，不能有穷人区、富人区之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巴西利亚是一座乌托邦。它在宏观上产生美，但其规划尺度却极其不符合人居与步行的习惯。建成以后，巴西利亚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所在的纪念碑式的城市，另一个是边缘自发形成的贫民区。尼迈耶力图用建筑打破的贫富分化并没有实现。原本为60万人口设计的城市如今居住着260万人。人口过剩、不平等、暴力和腐败这些拉美城市的顽疾连同层层叠叠的贫民窟一同缠绕着它。“新首都的巨大的社会分裂让我伤心，”晚年的尼迈耶承认，“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幢物理建筑，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真正推动变化的是人民本身。”

2012年，尼迈耶逝世，终年104岁。他在下葬时得到了国家英雄般的礼遇。与他充满活力的祖国一样，这位建筑巨匠在一生中持续保持着高昂的创作灵感。直到去世之前一个月，尼迈耶依然坚持每天早9点到晚7点、一周6天在事务所里工作。他的一生在世界各地留下了600多座建筑。102岁时，他还为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设计了新的政府大楼，为西班牙设计了Aviles国际文化中心。在他的葬礼上，巴西总统罗塞夫说：“尼迈耶曾经说过，我们要去想象那些从来没有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像他一样，想象得如此丰富、细腻而又深刻。”

# 上帝之城

文 / 付晓英



生活在巴西里约贫民窟里的一家人



2002年，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从里约热内卢1000多个贫民窟中，选取了城市西南部一片名为“上帝之城”的贫民窟，拍摄了同名电影《上帝之城》，影片聚焦了这片贫民窟上世纪60、70、80三个年代中的黑帮江湖兴衰史，那里充斥着毒品、暴力、火拼，被现代城市遗忘和抛弃。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反响，贫民窟也几乎成为巴西的名片。

梅里尔斯说：“如果这个国家希望向前发展，必须先认清自己真实的样子。”巴西的确有数量庞大的贫民窟，而85%的贫民窟人口生活在大城市，它们镶嵌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供650万巴西人栖息。尤其在里约，基督山顶巨大而耀眼的耶稣像俯瞰着整座城市，山下是洒满阳光的海滩、奢华的游艇和金碧辉煌的酒店，山坡上则是密密麻麻杂乱无序的棚屋、粗细缠绕如蛛网的电线和狭窄逼仄的小路。但是，从错落的房屋缝隙中，半个里约城和科帕卡巴纳海滩一览无余，贫民窟与依山傍海的风光同在，本身已成为一道风景。

巴西人喜欢用Favela来形容贫民窟，Favela在葡萄牙语中意为“野花”，而贫民窟也确实很像“野花”，呈现的是一种毫无章法、自然生长的状态，那里没有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在地图上显示的也只是不同色块标注的名称。很多电影将贫民窟描绘成滋生持枪抢劫、毒品交易、军火买卖等各种非法活动的人间地狱和黑社会庇护所，虽然毒枭与枪火仍然在暗地里上演，但这些并不是贫民窟的全部。脏乱差、充斥着毒品和黑帮的贫民窟也有励志梦，这里孕育了很多足球天才，贝利、罗马里奥、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等一批才华横溢的球星都从贫民窟走向世界。当然，出生在此的孩子们想要幸运地成为球星、歌星之前，活下来是唯一要务。

贫民窟在巴西已存在很久。19世纪末，随着巴西奴隶的解放，来自非洲的移民及其后代在里约拥有了定居权。他们用木板、泥土等材料，在当时还是城郊的基督山下随意搭建起低矮的棚屋，形成了最早的贫民窟。随后一个多世纪，又有不少来自非洲的移民在这里扎根。20世纪下半叶拉美经济腾飞，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连续8年超过10%，创造了“巴西奇迹”。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贫民窟的新居民，而来自南美和非洲国家的移民也卷入了这一移居浪潮。

从20世纪70年代起，巴西政府对贫民窟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改造，先是动迁，到八九十年代时又将贫民窟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巴西劳工党上台后，政府开始实施更全面、长远的贫民窟改造计划，派驻警察、建设廉价房、提供工作机会。而在获得世界杯主办权和奥运会主办权后，巴西又投入大量资金继续改造贫民窟，修建商店、银行、学校、市场、教堂等机构和设施，很多贫民窟已经成为廉价又安全的社区。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的数据，经过多年的改造，目前巴西贫民窟已经有88.3%的住户通了自来水，99.7%的家庭有了电，97%的家庭有了电视，94%的家庭有了冰箱，55%的家庭有手机，12%的家庭有电脑，一些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的垃圾收集和污水排放覆盖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 圣保罗双年展

文 / 薛凡

2016年里约奥运会结束后不久，9月10日，第32届圣保罗双年展(Sao Paulo Art Biennial)又将如期降临巴西。在国际艺术界，圣保罗双年展的名头不容小觑，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

1951年，奇奇洛·马塔拉佐(Ciccillo Matarazzo)创立了这项南美大展。他是19世纪意大利贵族移民的后裔，生于圣保罗，后来成了巴西著名的工业企业家、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他偏爱欧洲学院派绘画，自己也收藏了不少。1947年，他在巴黎结识了一些法国的批评家和收藏家，前卫的现代艺术让他陷入强烈的视觉冲击中，他开始意识到艺术正在快速地推陈出新，新的艺术观正在改变全球艺术的走向。回到巴西，他与妻子约兰达(Yolanda Matarazzo)共同创建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第二年，他组织了一批巴西艺术家前往意大利，参加第24届威尼斯双年展。此时的威尼斯双年展已举办了半个多世纪，模式相当成熟，参展的艺术作品也代表着全球最前卫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形式，奇奇洛想把这种模式平移到巴西。在与圣保罗政府的多次交涉后，奇奇洛得到了支持，政府负担一半的筹办经费。以后政府一直给予财政支持，圣保罗双年展逐渐从奇奇洛的个人事业变成了巴西两年一度的官方行为。

圣保罗双年展举办之初，规格就很高。1951年的第一届吸引了来自三大洲的艺术家，60年代就已有50多个参展国，这其中还包括非洲国家，而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直到90年代才向非洲艺术家开放。也许是因为地处拉美，少了欧美文化的中心立场，圣保罗对艺术更有包容性，力图在边缘群体中找到更前卫之所在。

与威尼斯类似，圣保罗双年展也以“国家馆”、“国际展”和“巴西艺术”三大板块作为基础架构。从第一届开始，圣保罗就不乏大师光顾，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保罗·克利(Paul Klee)、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活跃在50年代艺术家几乎都参加过。1953年的第二届大概是早期最耀眼的一届，这一届被称为“格尔尼卡双年展”，因为毕加索的著名作品《格尔尼卡》第一次在欧洲之外展出。《格尔尼卡》率领

着74件毕加索的作品，在圣保罗双年展开辟了一间展厅(Special Room)，甚至在欧洲，都很难有机会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毕加索作品。

20世纪60年代初，圣保罗政府遇到了资金危机，为了保住双年展，奇奇洛结束了双年展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联系，开启了基金会的赞助制度。在作品的甄选上，一方面希望指明当下艺术的发展方向，推广拉美本土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将更多欧洲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给拉美观众。诉求太多，很难两全。不过从50年代到70年代，从立体主义专场到超现实主义群体的集体亮相，圣保罗双年展的步伐一直走在艺术发展的浪尖，1967年的展览汇集了当时美国波普艺术的所有大腕儿，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一一亮相，从1964年波普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奖以来，美国人的大众文化迅速席卷全球，符号化、易复制、易传播，圣保罗又为这股热潮添了一把火。

八九十年代以来，拉美本土艺术家越来越受到关注，专业策展人的出现也给双年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从前按照作品门类布展的思路被改变，每一个板块开始有了主题，各个主题将内部观念有关系的作品相互连接，“观念性”开始主宰展览的走向。“人与生命”“乌托邦与现实”，双年展的主题通常足够宏大，可以容纳多维度的思考和各种方式的呈现。在过去，架上绘画是最被人接受的艺术形式，而当行为、装置、影像成为艺术展的主人，又在探讨有关人性、日常生活、社会制度或是民族态度这些近在身边的问题时，艺术究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

今年的圣保罗双年展主题是“生存的不确定性”(Live Uncertainty)，策展人是担任过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德国人约亨·福尔茨(Jochen Volz)。在目前公布的81人参展名单中，主办方特别强调超过一半是女性艺术家，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青年艺术家占大比例，拉美艺术家的数量也超过往届。在未来的艺术界，性别、年龄、国籍，这三种身份特征或许将不再构成艺术家独特的身份特征，女性、亚文化、地域性这些标签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引人注目，艺术将回到原位，因其自身的魅力而成为焦点。■



2



3

1. 2014 年第 31 届圣保罗双年展，一位观众正在欣赏展出作品

2-3. 2012 年第 30 届圣保罗双年展展出的巴西艺术新星提亚哥·洛卡·帕蒂的装置作品(图 2)和巴西艺术家安东尼奥·比什普·罗萨里奥的作品(图 3)

# 咖啡

文 / 刘敏 杨文轶

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咖啡像水一样无处不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遭到爱情致命打击的男主角与从前判若两人，此后一生都是同样的食谱：“早饭是一大杯纯咖啡，午饭是一块炖鱼加白米饭，睡觉前来一杯牛奶咖啡和一小块儿奶酪。他每时每刻，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都喝纯咖啡，一天喝30杯。那是跟原油一样的饮料，他总愿自个儿动手煮，把咖啡灌在暖瓶里，暖瓶伸手就够得着。”

咖啡进入拉美世界并不算早，这种起源于非洲的绿色豆子，先是在13世纪传入阿拉伯世界，在1530年左右，大马士革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咖啡屋；继而在16世纪传入欧洲，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饮料；足足又等待了200年，18世纪初，咖啡才随着欧洲在拉丁美洲的殖民进入这片土地。最先被引入苏里南，逐步向西蔓延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向南抵达了巴西。

全球主要的咖啡产区都在南北纬23° 27'之间，最理想的种植环境要全年降雨平均、有一定海拔高度、土壤富含有机质，易生晨雾，或有丰富的遮蔽物种。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以及尼加拉瓜等国，天然有这样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

但酸苦的咖啡豆并不能充饥，一株咖啡树从种下到收获需要5年的周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咖啡在拉美并不流行。从19世纪开始，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拉美逐步见证了这种饮料带来的奇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全被小小的咖啡豆改变了。

19世纪开始，拉美各个新独立的国家都在寻找稳固的出口产品，以哥伦比亚为例，奎宁、烟草、棉花都曾是出口的主力，又因国际市场需求剧烈的变化而相继衰落。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黄金和咖啡慢慢显示出持久发展的潜力——金矿带来的充裕资金一方面支持了咖啡种植面积的扩大，另一方面，围绕矿业发展起来的交通、金融、畜牧业等基础产业的建设，也都给咖啡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恰逢国际咖啡价格上升，咖啡渐渐从欧洲富人阶层的专享变

成欧美市场的大众消费品，拉美因此得到了世界市场一个全新的机会。

从1830到1930年，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咖啡世纪。拉丁美洲的咖啡出口量不断增加，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外汇储备，很多咖啡共和国由此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轻工业，像纺织厂、食品加工厂、啤酒厂这样新型的工业纷纷出现。同时，为了降低咖啡运输的成本，很多国家开始兴建港口、铁路，也让封闭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就此连接起来。

咖啡树开始蚕食其他传统作物的地盘，咖啡庄园的领地不断扩大，土地渐渐集中到了国家一小部分人手里，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咖啡种植商。这些种植商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巴西在建立共和制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主要领导权一直由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主和米纳斯的奶牛养殖场主控制，因此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咖啡加牛奶”时期。哥斯达黎加1986、2006年两度当选的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也是一例：哥斯达黎加一共有三个最富裕的咖啡家族，桑切斯是其中两个家族的后代，并与第三个家族是生意伙伴。20世纪90年代萨尔瓦多的总统阿尔弗雷多·布尔卡德，就是意大利一个咖啡生产商与寡头统治家族联姻的后代。

1820~1840年，巴西咖啡产量增长206%，1924年，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80%都来自咖啡，至今巴西、哥伦比亚仍是全球第一、第三咖啡生产国（第二位为越南）。

20世纪初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拉美的咖啡出口主要市场，在“二战”期间，整个拉美地区的咖啡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1939和1940年，咖啡已经是拉美向美国出口量最多的初级产品了。当时为了增强西半球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美国还在1940年与巴西等14个拉美国家签订咖啡收购协议，规定了各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咖啡的配额和上限价格，咖啡，在此时也变成了经济援助和政治联合的载体。

现在，咖啡种植产业主要包含三大产区：拉美产区、非洲产区和亚洲产区。其中巴西长期占据着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然而巴西咖啡豆的品质并不算



巴西欣古河下游一户渔商的女主人正在为家人准备咖啡

一流，大部分是低品质阿拉比卡咖啡豆和罗布斯塔咖啡豆——咖啡树大多分布在巴西的南部，相较于其他中美洲咖啡出产国，这些农场的海拔大多偏低，只在600~1000米，又不是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土壤，巴西的地势平坦，很多是没有树林遮阴的大草原，缺少地区小气候，无法让咖啡产生丰富的味道。因此，巴西的咖啡豆更多被拿去与其他咖啡豆混合，做成综合咖啡。

哥伦比亚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洗咖啡豆出口国。此外，就跟法国香槟地区出产的气泡酒才能叫香槟酒一样，“哥伦比亚咖啡”还是一个专有的品牌，特指在哥伦比亚生产，并且是纯手工采摘的咖啡。跟其他国家相反，哥伦比亚的市场并没有被大咖啡种植商垄断，反而是一种小农经济形态：94%的个体生产者拥有的种植面积连12英亩都不到。咖啡农们在1927年成立了“哥

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业者联合会”，简称FNC，现在哥伦比亚90%以上的咖啡农都是FNC的会员，这可能是全球最成功的行业协会了——FNC负责为本国咖啡做宣传推介、种植指导，不符合协会标准的咖啡豆会被禁止出口，在协会控制下，哥伦比亚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上的收购价格一路走高，拥有了在世界上的盛誉。FNC在哥伦比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会影响到总统选举。

在拉美提到咖啡，永远无法像在欧洲、北美一样，轻描淡写地只聊聊咖啡的口味，对于这片土地，咖啡的收益、期货价格、工人权益……才更与这些国家息息相关。在拉丁美洲，咖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一杯杯香味浓郁的深色液体，浇灌着普通拉美美人每日的饮食起居；另一种是一颗一颗刚刚摘下的咖啡原豆，会聚在骡子背上、在铁路上、在码头上，一袋袋地堆砌起来，建筑了眼前的整个现代国家。☑

# 排球

文 / 吴丽玮



1989年开始，国际排联决定每年在若干国家举办沙滩排球巡回赛。由此，里约模式正式确立为世界沙滩排球的统一标准，巴西成为世界沙滩排球的中心。



“依帕内玛海滩对于沙滩排球的重要性，相当于温布尔登对于网球。”1988年，国际排联（FIVB）官员迈克·奥哈拉（Mike O'Hara）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男子沙排锦标赛闭幕式上这样评价道。而这仅仅是巴西第二次举办国际性的沙滩排球比赛。

当时的巴西排球联合会（CBV）会长是巴西体坛风云人物卡洛斯·亚瑟·努兹曼（Carlos Arthur Nuzman），现在他是巴西奥委会主席和2016年里约奥组委主席。1975年，前男排国手努兹曼开始执掌巴西排联，1981年，他力排众议，促使国家体育委员会准许企业对俱乐部和业余运动队进行商业赞助，3年之后，由巴西银行赞助的国家男排就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了一枚银牌。借着这股东风，努兹曼开始推动沙滩排球项目，按照他的说法，现在是“值得赌一把”的最佳时机，正好将“巴西广阔海岸线上的美妙沙滩”和“奥运会银牌推动的全国性排球热潮”结合起来。曾对巴西排联进行过大刀阔斧改革的努兹曼，针对沙滩排球项目引进了总部在圣保罗的Koch Tavares体育营销公司，由这家公司对沙排世锦赛的比赛规模、竞赛规则、广告管理等技术内容进行详尽的规划，巴西排联则将沙滩排球的体育营销商、赞助商、电视节目制作商等角色进行统一的管理。

事实证明，努兹曼的设想非常成功。20世纪50年代，沙滩排球开始出现在里约著名的依帕内玛海滩、莱布隆和科帕卡巴那海滩上，但那时它还是一项精英阶层的运动，直到80年代，沙滩排球才开始出现在大众生活里。1986年，里约举办了国际沙排展览会，吸引了5000名参观者到场，而到1988年时，观看沙排世锦赛的观众就达到了10万人次，第二年，国际排联沙排巡回赛巴西站的比赛门票全部售罄，另有数千名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守在比赛场外等候。从此，排球开始与足球比肩，成为巴西民众最热衷的体育项目。

努兹曼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他曾回忆说，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在巴西组织高水准的国际沙排比赛，到1987年，世界其他地区举行的沙排比赛就可以采用我们在里约的这种竞赛模式。”1986年，巴西排联在美国组织了一次沙排比赛，邀请了美国当时最著名的沙排选手参加。努兹曼将比赛的录像带寄给国际排联主席，以此表明巴西在沙排项目上的能力和决心。

而当时，国际排联也正在为沙排尚无统一竞赛标准而苦恼。20世纪20年代，沙滩排球诞生于加州海滩，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在美国本土扎下了雄厚的根基。但国际排联与美国排球专业协会（AVP）分歧严重，国际排联始终无法在沙滩排球上分一杯羹。努兹曼的提议使双方一拍即合，他们决定1987年在依帕内玛海滩上举行



努兹曼

20世纪50年代，沙滩排球开始出现在里约著名的依帕内玛海滩、莱布隆和科帕卡巴那海滩上，但那时它还是一项精英阶层的运动。

第一届国际沙滩排球锦标赛。

在举办了两届世锦赛之后，巴西排联的沙排比赛模式得到了国际排联的认可。国际排联主席鲁本·阿科斯塔（Rubén Acosta）到里约观看了第二届世锦赛的半决赛和决赛，并同时做出三项决定：首先，成立世界沙排理事会，由努兹曼担任会长；其次，由Koch Tavares公司代理国际排联关于沙排的全球营销事宜；第三，从1989年开始，国际排联将每年在若干国家举办沙排巡回赛。由此，里约模式正式确立为世界沙滩排球的统一标准，巴西成为世界沙滩排球的中心。

巴西历来不缺乏最优秀的沙排运动员。比如早期的奥运会冠军杰基·席尔瓦、桑德拉·皮雷斯·塔瓦雷斯等人，以及现在排名世界前列的艾利森·切鲁迪/布鲁诺·施密特组合、拉丽莎·马埃斯特里尼/塔丽塔·安图尼斯组合等等，这些层出不穷的优秀运动员不仅是里约沙滩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巴西重视基础排球教育的成果。

在1993年颁布的重要体育法律《贝利法》中，巴西体育被诠释为教育体育、娱乐与休闲体育、表演性体育和社会保障性体育四个方面。其中表演性体育指正式的竞技类体育，其他三项均为业余体育，足见政府对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重视。在排球项目上，政府推出了一项“Viva Volei计划”，也称“迷你排球计划”，是针对7~14岁的孩子进行的排球启蒙，孩子们按不同年龄段，每周上课2~3节，每节课60分钟。这项计划对学校和社区都具有重要且积极的影响，孩子们被要求必须在学校参与这个项目，而如果某一个学校没有设立Viva Volei中心，教练和相关负责人就会找到校方为孩子们争取机会。

“迷你排球计划”由巴西排联的赞助商提供资金。不仅如此，巴西不同阶段排球运动员选拔和培养机制的背后都有商业力量的身影。圣保罗银行曾经每年都在新运动员中选拔一批给予资助，入选者可以获得生活费、医疗保险等福利。巴西各个排球俱乐部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与商业接轨，所有的男女排球队全都能获得企业和银行的赞助。

巴西也是室内排球项目的传统强队。20世纪90年代初，在传奇教练雷赞德（Bernardo Rezende）的带领下，巴西女排进入巅峰时期，她们将男排的立体打法与亚洲的快变战术相结合，一举改变了世界女排的面貌。2001年，雷赞德转战男排赛场，当年即带领巴西男排夺回了阔别8年的世界男排联赛冠军，此后巴西男排顺风水，成为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世界三大赛事的大满贯得主，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他们同样是金牌最有力的争夺者。■

# 帮我们 拯救 你的 冰箱

你的冰箱需要帮助。由于目前的电力生产主要由燃煤产生，因此冰箱在运转的过程中的耗电会产生废气污染环境，且产生的温室气体也加剧了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转换能源的生产与使用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正为政府、企业以及全社会提供有效方案，号召大家为能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作为个人，你也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地球是我家，一起保护它。了解详情，请访问 [50.wwfchina.org](http://50.wwfchina.org)



# 选美

文 / 杨聃

美女算是拉美的特产了，因为混血的原因不乏天生丽质的美人胚子，难怪在时尚T台上巴西以秘密天使著称。不仅如此，过去10年的环球小姐有6个出自拉丁美洲。在拉美，“变美”可以说是一项被热衷的全民运动，也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热衷选美了。

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都有自己的选美机制，有的只有白皮肤的上层阶级可以参加，有的成为贫民阶层的翻身途径。不同的比赛对美的标准也不一样，巴西的“Miss Bum Bum”选美大赛就只关注臀部，很多年轻女孩为了2万美元的奖励不惜动刀。

1999年，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狂欢游行吸引了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教授亚历山大·埃德蒙兹（Alexander Edmonds）的注意，这是一场专门为整容医生伊沃·皮坦基（Ivo Pitanguy）而办的狂欢，他全程被穿着羽毛和比基尼的桑巴舞者包围着。突然之间，埃德蒙兹才意识到在里约整容诊所和美容院一样随处可见。报刊亭里，五颜六色的杂志封面都用最明显的字体突出着“整容与美妆”。

埃德蒙兹本以为，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里，整容和其他医疗服务一样属于上层阶级的特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皮坦基医生认为“穷人同样有权利变美”。

难道和教育、医疗一样，变美变成了一项需要公共机构和专家共同实现的权利了？埃德蒙兹在心里泛起嘀咕。多年来，皮坦基医生为穷人做公益整容手术。更为激进的是，他的学生在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中提供义务整容手术。相比于登革热和糖尿病，变美似乎成了更为紧迫的问题。

大学也把“整容的哲学”当作课题来研究，皮坦基医生声称他治疗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灵——“整形外科医生是一个手拿手术刀的心理医生。”如果出问题的是心理，为什么一定要开刀呢？皮坦基工作室的医生对埃德蒙兹解释道，在巴西或阿根廷，精神分析师在富人圈里享有盛名，而这里的穷人更喜欢做手术。精神分析学家通晓很多理论，却什么也改变不了。整形外科医生什么都不知道，但改变了一切。

“巴西的女性在18岁的时候抽脂，在16到22岁之间缩胸。”皮坦基医生曾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说，“相对来说，他们更喜欢小胸大臀，而美国人更想要大的上围。如今的社会也接受了改善自己形象的想法。”

对于“出产”过6位世界小姐和7位环球小姐的委内瑞拉来说，和美相关的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选美、变美学校（Beauty Academies）、美容沙龙、女性仪态学校、模特培训、整容医疗等等这些成为当地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经济命脉。事实上，在委内瑞拉人们谈论的话题中，抽脂、隆胸和头发拉直比棒球更受欢迎。

一年一度的委内瑞拉小姐大赛是全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观看。2005年，委内瑞拉小姐的比赛直播被当时的总统雨果·查韦斯的演讲中断了15分钟，数以千计的加拉加斯观众愤怒地在窗口敲盆甚至向空中开枪来表示抗议。

2014年英国《每日邮报》探访了位于加拉加斯的“变美工坊”（Beauty Factories），那里聚集了从5岁到29岁想成为选美冠军的女孩。大部分人是混血、土著或非洲裔，其审美标准是效仿欧洲的，如肤白、柔软直发、细细的鼻子、薄嘴唇等。当然，这种效仿白人的态度在整个拉丁美洲盛行。

“变美工坊”的工作人员玛丽亚·特立尼达（Maria Trinidad）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女孩都梦想成为“××小姐”。“当你生活在一个美女比才女有更大职业前景的国家里，你就会被认为没有什么比美更重要的了。”她对《每日邮报》说。为了选美的需要，学校教女孩们如何穿着高跟鞋走秀，措辞礼貌，以及达到90、60、90的三围标准比例。

女孩们每周都要花半天在学校里，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距离几个小时车程的偏远地区赶来的。据工坊的总监亚历山大·维拉斯克斯（Alexander Velasquez）透露，大部分女孩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学校的费用是每月10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如观看时装秀、购买服装和化妆品等项目，父母每月平均约支付25美元，这相当于他们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一些银行甚至专门为此定制了“选美贷款”，毕竟，赢得像委内瑞拉小姐这样的比赛，对于穷女孩来说是一条通往财富和名誉的最有效途径。



2015年环球小姐选美比赛，来自多米尼加、库拉索岛、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的选美冠军都进入了最后的决赛

赢得2007年委内瑞拉小姐和2008年环球小姐桂冠的达亚娜·门多萨（Dayana Mendoza）收获了价值1.5万英镑的钻石冠冕，为期一年的纽约派克大街公寓居住权和期间的生活费用。不仅如此，她还获得了纽约电影学院为期两年的奖学金项目，价值超过25万英镑的由专属设计师打造的满满的衣柜和鞋架。

“如果十三四岁的时候她们已经长到5英尺6英寸高，同时瘦，漂亮，具有一定的风格，那她们想当冠军的话还是有机会的。”维拉斯克斯表示。在委内瑞拉，女孩隆胸的平均年龄是16岁。“要成为冠军，乳房不能太大或太扁。通常手术只是轻微地改变形状或大小。这也取决于女孩想要参加哪个选美。”

对于身材的控制则会使用那些有效却残忍无比的减肥方式，包括在舌头上缝塑料网来防止她们吃固态食物，在腰部围上石膏长久固定以控制腰围等。一些十六七岁的女孩会选择侵入性手术，切割肠道的一部

分让吃进去的食物不经过吸收直接代谢掉。“父母总是想让所有程序很快地进行。我的工作是为说服父母们放慢速度，等待一段时间。因为她们太年轻了，这对女孩们的身体很不好。”

早上9点教室里已经挤满了年轻女孩，老师正教她们如何在聚光灯下的T台上自信地走路。女孩们一个一个有频率地摆动髋关节，打开脚踝，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老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的整套动作，时不时提醒她们“抬起头，别忘了与观众进行眼神交流，从左边看到右边，精力集中！”有幸赢得委内瑞拉小姐的人需要每天训练18个小时，为环球小姐备战。

其中一个候选人尤洛里斯·梅洛（Yorglelys Mero）每天默念着她的愿望：“我希望有金钱、有名誉地住在美国，在那儿我和我的家人就不会有危险了。”美甲师里维罗（Xiomara Rivero）对《彭博》说：“在委内瑞拉长大的女孩以美丽为生命中的终极目标，对于丑女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



洪都拉斯伯利兹城附近的大蓝洞。它是目前已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水下洞穴，位于大巴哈马浅滩的海底高原边缘的灯塔暗礁。这个完美的环状海洋深洞，是当今世界最吸引人的潜水地点之一。伯利兹的原始居民是玛雅人，曾在这里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16世纪初，伯利兹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殖民者主要在这里从事伐木活动，从洋苏木中提炼染料。



# 加勒比，在七彩的光与热里

文 / 刘冬花



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加冕市场内即兴舞动的“雷鬼”舞者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下“巴黎的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时，他不过是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之口说出了自己在欧洲游历时对故乡的思念。在《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令人荡气回肠的小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穷尽了爱情的所有可能，也把加勒比地区的世俗风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这片在21世纪似乎已远离世界中心的海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马尔克斯的思乡之情在任何一个加勒比人看来都不足为奇，因为“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同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深达7680米的开曼海沟横亘在开曼群岛和牙买加岛之间，世界第二大的堡礁群环绕着加勒比西海岸，那里布满了健康、活跃又规模庞大的珊瑚礁，全世界最大的水下洞穴伯利兹大蓝洞镶嵌其中，这一切使加勒比地区成为潜水爱好者的胜地。不过，对于漂泊异乡的游子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加勒比的光与热才是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原因。

## 西印度群岛

从气候上看，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加勒比海常年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季风来自亚速尔群岛海域，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经由百慕大群岛海域转向南，在阳光的不断照射下，保持着温暖，而洋流也得益于这些季风。正是这些季风和洋流，帮助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了这里。

最初是为了黄金和香料。怀揣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国书的哥伦布以为抵达了印度，实际却是今天的巴哈马群岛。在他开辟新航路的四次航行中，古巴岛、海地岛、多米尼加岛、安提瓜岛、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岛、特立尼达岛以及牙买加岛被一一“发现”。伟大又固执的哥伦布给新大陆的版图留下了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名字，后人用它来统称巴哈马群岛、大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今天这里是拉丁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然而在500年前土著居民却遭到了殖民者的大肆屠杀。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迅速膨胀的殖民地经济催生了奴隶贸易，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大量涌入，加勒比成为美洲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19世纪在英、法、荷三国领地上废除奴隶制之后，亚洲契约工又被引进从事种植园劳动，特别是从印度北部。于是，一个种族、肤色、文化、信仰都空前复杂的社会开始形成：欧洲



左图：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艺人。他们穿戴讲究，举止有范儿，醉心于旋律之中

右图：哈瓦那郊区的一群孩子们相约踢一场快乐足球

白人、黑人奴隶、土生白人、黑白混血、印欧混血，操着土著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克里奥尔语（混合语），信仰着天主教、基督教、伏都教、印度教，共同生活在一片阳光下，加勒比从一抹深邃的蓝变成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及加勒比的种族复杂性时说：“加勒比的历史充满了魔幻色彩，这种魔幻色彩是黑奴从他们的非洲老家带来的，也是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的海盗们带来的。加勒比地区集中了各色人等，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这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岛屿：那儿有肤色像蜂蜜那样金黄、眼睛碧绿、扎黄色头巾的黑白混血女人；有混杂了印第安人血统的洗衣妇和卖护身符的华人；有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尿的、皮肤发绿的印度人；还有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的小镇，那儿一边是不堪风暴侵袭的小屋，一边矗立着装有防晒玻璃的摩天大楼；那里还有七种色彩的大海……它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唯一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异乡人的地方。”

### 热带风情与黑非洲文化的交融

蓝与黄创造了绿，红与蓝创造了紫。冲突与变异让艺术释放出巨大能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用汽油桶发明了钢鼓，牙买加人在美国节奏蓝调和牙买加民俗音乐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雷鬼；古巴人对世界的贡献除了上等雪茄和朗姆酒，还有颂、曼波、伦巴以及萨尔萨。今天人们笼统称为拉丁音乐的东西，基本从这几种形式发展而来。风靡世界的萨尔萨，其音乐结合了非洲打击乐以及古巴东部圣地亚哥的西班牙农村山歌，其舞蹈则是非洲伦巴与来自英国和法国的乡村舞蹈结合的产物。双人舞蹈还可看出欧洲对舞的痕迹，独舞的部分则彻底转变成一种非洲语言的倾诉。舞者弯腰弓背，不停甩动躯干和四肢，仿佛戴着脚镣的奴隶在一天的劳累之后放松自己的身体。突然，节奏一变，沙铃（maracas）、刮葫（güiro）和崩歌鼓（bongos）的重音重新组合，舞者仿佛又回到了殖民时代劳作的船上，高举锤子一下下奋力敲击在钉子上。他时不时发出一声呼号，就像一位遥远的同乡穿过时间隧道传



来的一声叹息。

将生机勃勃的热带风情与神秘原始的黑非洲文化糅合得最淋漓尽致的莫过于遍布加勒比各国的狂欢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自己的多部作品中探究加勒比的狂欢文化，从《百年孤独》中“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到《巨翅老人》中花5分钱观看天使的长长队伍，那些狂欢节上司空见惯的，让马尔克斯小时候惊异不已的灵丹妙药、解药和千奇百怪的戏法后来都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不竭之源。在他的短篇小说《江湖骗子——好人布拉卡门》中，马尔克斯就借一场加勒比地区的狂欢节道出了他的政治讽喻：

“我们逃出一道道印第安人控制的关卡，越是走投无路，传来的消息越是清晰。海军陆战队以消灭黄热病为借口，大举入侵，所到之处，见到熟练的制陶工，或者是后来成为制陶工的，全部砍头；不光是怕出事儿，把土著人的头给砍了，还为了好玩儿，砍中国人，

出于习惯，砍黑人，印度人也砍，因为他们是弄蛇人；然后，他们把动物、植物、所有的矿藏，能毁掉的就全部一扫而光，因为他们有专家，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专家告诉他们，加勒比沿海的人有能力改变大自然，把外国佬给弄糊涂。”

今天的加勒比人会在每年7月赶到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参加那里举行的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规模最大的狂欢节。如果你问一位走在队列中的参加者什么是加勒比精神，也许对方答不上来，但如果你给他一面鼓，他敲击出的强有力又复杂多变的节奏会立刻在周围的加勒比人身上引起共鸣。那是他们血液里的语言，也是黑人、白人、混血种人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

### 魔幻的独立之路

对于身份的认同，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他的

《牙买加来信》中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大多数加勒比国家中，黑人及混血种人占大多数，白人占少数，其他人种比例更小。不过，人口最多的古巴却是例外。尽管很多人对古巴最直接的联想是号称“黑色橡胶”的古巴女排，但在这个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国里，白人却占了七成。对于种族之争古巴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19世纪古巴伟大的思想家何塞·马蒂在他的《我的种族》中写道：“在古巴本没有种族战争之忧患。超越于白人、混血种人和黑人之上的是人，是古巴人。在为国捐躯沙场的人们中，白人和黑人的灵魂一同升上茫茫青天。在平时的岁月里，无论是讲守土，论忠诚，叙友情，比机智，每一个白人的身边都可以看到一个黑人的身影。”古巴人看到混血圣母像并不会想到宗教以外的问题，在欣赏久负盛名的古巴国家芭蕾舞团表演时，面对皮肤黝黑的男领舞托起金发碧眼的白天鹅也只会由衷赞叹人体之美，还有黑黑白白勾肩搭背放学回家的学生们，以及哈瓦那海滨大道上被刺眼的阳光照射得已看不出肤色的忘情拥吻的男男女女们，他们都以优雅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加勒比式的种族融合态度。

与古巴一水之隔的海地则是一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达到总人口的90%。“黑人共和国”的别称是它历史的荣耀，也是历史之殇。两个世纪前，这个安的列斯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对世界产生了与其幅员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海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也是现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奴隶制度不可能持续下去。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他的成名作《人间王国》中，借助黑奴蒂·诺埃尔的经历展现了这个黑人岛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嬗变。有趣的是，蒂·诺埃尔在卡彭铁尔笔下起初变成鸟，后来又变成驴，但由于种种顾虑又变成胡蜂、蚂蚁、鹅，之后他头脑清醒了，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最终又变回了人。从这时起，这种想象过的即发生过、发生过的即为现实的做法从加勒比人的生活常态逐渐变成了当时作家们突破常规的创作趋势。一个重大的现实题材被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氛围中，人的世界与神话的世界，荒诞不经的想象与极为真实的生活细节交织起来，创造出一个卡彭铁尔自己所说的“神奇的现实”。神奇现实主义从此诞生，并成为后来让世人着迷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传承了多元文化基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说：“在我的故乡，有些文化样式来源于非洲，与高原地区的土著民族文化大不相同。在我们加勒比地区，非洲黑奴与殖民时期之前的美洲土著居民的丰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又与安达卢西亚人的奇情异想、加利西亚人对超自然的崇拜融合在一起。这种以魔幻手法来描绘现实的才能来源于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加勒比教会我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现实，把超自然的现象看作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著名的诺奖演讲中，他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给世人解释了现实是如何与魔幻结为一体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者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须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这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之一就是拉丁美洲上百年的孤独。“我们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有摆脱疯狂。”对于面积狭小、资源匮乏、政局不稳且被力量对比悬殊的邻国覬覦的加勒比诸岛来说尤为如此。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开始，美国就有吞并古巴的战略计划。杰斐逊曾梦想把加勒比海上的所有岛屿结成一个联邦，使其成为“未来的极乐世界”。面对严峻的现实，何塞·马蒂一直呼吁美洲要实现“第二次独立”。他认为，在摆脱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后，古巴乃至整个拉丁美洲都必须时刻警惕美国的阴谋和野心，避免再次沦为外国奴役的对象。马蒂以政治家的眼光预见到了美国的野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战略意义。他认为，古巴和波多黎各一旦独立，安的列斯群岛就成了美洲的关键：“如果安的列斯群岛是自由的，它就能成为这个大陆平衡的保障。”

与何塞·马蒂相距60年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曾经认为，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或者说按照他的想法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然而马蒂并不这样想。他在《我们的美洲》中说：“无论是欧洲的经验还是美国的经验，都无法揭开西班牙美洲之谜。用香蕉酿成的酒，即使有些酸，那也是我们的酒！一个国家政府的形体应适合于本国国情。”在马蒂众多表达国家独立自主诉求的文字中，这段话格外耐人寻味，因为用香蕉来作为自身文化符号对于一个加勒比人来说再自然不过。在这一地区的西班牙语中，有关香蕉的词多如牛毛：大香蕉、小香蕉、熟香蕉、生香蕉、半生不熟

香蕉、水果香蕉、蔬菜香蕉、主食香蕉，直至由香蕉衍生的各种食物，香蕉片、香蕉饼、香蕉粉，它们都骄傲地拥有自己特定的名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加勒比餐厅里，菜单的第一页上只能找到海鲜，然而推开一个加勒比人家颜色艳丽的百叶窗，你很可能发现今天的主菜就是炸香蕉。香蕉，如同芒果、木瓜以及混血女人的丰乳肥臀，用它层层叠叠又生生不息的果实对热带地区旺盛的生命力做了最好诠释，但在最近的100多年里，它却被历史选中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命运。按照加勒比海革命军司令奥雷良诺上校的说法，“就因为请一个外国佬吃了点香蕉”。简单直白的一句话实际在暗示这一地区与现代社会的首次接触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结局。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自己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称，“马孔多”一名取自家乡阿拉卡塔卡附近一家香蕉种植园的一个招牌，而他对香蕉惨案的描写则是真实重现了1928年发生在阿拉卡塔卡香蕉工人大罢工失败后遭受屠杀的历史过程。“尸体与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也与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像运送一串串香蕉似的把尸体排好码齐……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这一事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马孔多和香蕉工人的主题多次出现在他的不同小说里。最终马孔多走向了衰落，代表香蕉公司的“外国佬”布朗先生虽然答应重续合同，但必须等雨停。在那场4年11个月零2天的大雨过后，香蕉园一片汪洋，马孔多也在一阵《圣经》式的飓风中永远消失。

## 第二次独立

今天，人们对加勒比地区的想象几乎会不约而同地统一到艳阳白沙椰子树以及一个笑容可掬的混血人身上。经过几世纪种植甘蔗、咖啡、香蕉以及烟草的历史，如今旅游业成为大多数加勒比国家的重要产业。本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超过20亿游客去过加勒比地区，仅巴哈马一年就会接待500万游客，其中大多数来自北美和欧洲，而其本国人口才不过23万。旅游业给服务业带来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为巴哈马经济贡献了高达一半的收入，使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加勒比各国之首，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然而即便是这样富裕的国家，贫富差距依然是现实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旅游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与殖民时期的种植园性质是一样的。昂贵的酒店、餐厅和购物场所服务了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却把没有消费能力的本地居民排除在这片繁荣之外。这种分裂现象在加勒比地区已经司空见惯，人们称它为“旅游种族隔离”。

或许这个时候，一个加勒比人能做的就是重温何塞·马蒂的“第二次独立”的思想。“我们是个有着结实的胸膛、细腻的双手和孩童般的头脑的怪物。身穿美国短裤、巴黎背心和美国外衣，头戴西班牙礼帽，一副不伦不类的装扮。”的确，从殖民者那里争取到的独立并没有给加勒比地区的岛屿带来自给自足，他们仍旧不同程度地依赖着原先的宗主国。古巴革命的激情曾燃烧了整个拉丁美洲，但也付出了长达半世纪被美国封锁的沉重代价。巴哈马等旅游胜地从欧美游客那里赚得盆满钵满，但游客来源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任何波动都可能给这些小岛带来重大影响。牙买加在很多时候成了短跑的代言人，但匪帮暴力一直是这一社会的毒瘤。波多黎各几乎已经成为美国国旗上的第51颗星，但彻底独立或并入美国的几种可能都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波多黎各人更愿意一边享受着被当作美国公民对待的好处，一边在全民公投中说不。经历了大地震以及霍乱疫情的海地现在是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几乎完全依靠发达国家的援助生存。它曾是拉丁美洲的骄傲，如今却是拉美人最不愿谈及的话题。还有一些至今尚未独立的小岛，他们的岛民可能会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代表自己的国家出征，而这个国家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欧洲。自从哥伦布来到美洲，加勒比人就开始面临如何在大的影响下求生存的问题，这一困境今天、明天也将依然存在。

无论怎样，抗争依然是加勒比精神的核心，而加勒比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抗争的未来是乐观的。他在《致新千禧年》的演讲中说：“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这位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时没有穿燕尾服，而是穿着一件加勒比人日常穿的“利奇装”(liqui-liqui)，并在白衣上佩戴了一朵黄玫瑰，轰动全场。不仅如此，他还请来了乐队伴奏，让庄重的颁奖典礼充满了加勒比风情。以这种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了一场关于拉丁美洲的演讲，也让在座的听众完成了一场多维度的加勒比之旅。从那一刻起，每一个加勒比的岛屿都以前所未有的面貌重新进入了世人的记忆。☑



## 魔幻现实主义

文 / 孙若茜



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将“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明确运用到文学领域的人。1948年，他在《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中写道：“在故事情节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神秘的看法，对现实或者是富有诗意的猜测，或者是富有诗意的否定，在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之前，姑且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简单说，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把现实中的神奇因素和现实本身结合起来。

此前，“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只存在于绘画领域，1925年，最早出现在了德国文艺评论家法兰克·罗《魔

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主义·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中，用来描述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美国画家所使用的一种不寻常的，将少许超现实和幻想意涵融入传统现实主义的画法。后来，这部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刊登在《西方》杂志上，可能正是因此，这个名词进入了拉美作家的视野。

虽然给出了定义，但彼特里并不是第一个将这个概念代入写作中的人。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危地马拉的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古巴的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先后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巴黎，他们相互结识，

并同时认识了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艾吕雅以及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等人。基于拉美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二人的观点与超现实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张不谋而合，于是都积极地投入到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还一起创办了杂志《磁石》，用作宣传的工具。

但是，他们又逐渐感到超现实主义与自身的疏离。卡彭铁尔说：“我认为，我为超现实主义效力是徒劳的，我不会给这个运动增添任何光彩。我于是产生了反叛情绪，感到了一种力图表现美洲大陆的热切愿望。”因此，一种在后来被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雏形。

他们意识到，运用超现实主义那种离开一切理性控制的“无意识写作的方法”是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拉丁美洲现实的作品，必须立足拉美本土大陆的现实生活。他们不像超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把人的本能冲动、非理性看作唯一的真实和现实世界的动因，也不把潜意识和梦幻当作唯一的源泉，更不能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和最本质的内容，应只将它作为拉美生活中的一个侧影。

他们发现梦呓、异国情调、意识流等都可取可用，发现玛雅人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口头传唱的文学形式等本身就是一块沃土，是丰富的素材宝库，应该被用在写作之中。

1930年，阿斯图里亚斯在西班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集《危地马拉传说》，书中的故事取材于民间神话和玛基切人的“圣经”——《波波尔·乌》，描绘了印第安人生活的神奇和魔幻气氛。应该说，这是作家对于其民族艺术特色探索迈出的第一步，这本书也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第一本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集。通过这本书，阿斯图里亚斯明确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了梦幻与非理性意识描写的价值，这是一种能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伤害、扭曲人们心理相对应的一种“扭曲”的表达形式。

此后，他又写作了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总统先生》《玉米人》等等，都是吸收借鉴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文化的精神，找到一种表现拉美人心理的手法，反映其精神和社会本质。虽然，作家当时并没有把魔幻与现实结合的手法全面地运用到作品当中，但是，它们依然为后人发展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提供了经验。作为拉美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无疑可以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有评论认为“没有《总统先生》，就不会有《百年孤独》”。



阿斯图里亚斯

作为拉美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无疑可以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1949年，卡彭铁尔的长篇小说《人间王国》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提出了著名论断：“整个美洲的历史不就不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吗？”他拓宽了现实的含义，认为现实不仅包括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包括人们的所梦所想。他认为，在表现重大社会题材的同时，可以把社会和历史现实放到以印第安人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氛围中加以表现。他大胆地把幻想和现实、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荒诞不经的想象与极致的生活细节交织起来，同时还在写作时使用一些夸张变形的手法。这些都极大影响了后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此后，几乎所有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巫术、鬼怪、神奇人物和超自然现象，都带有印第安神话传说和土著传统观念的奇异、神秘、怪诞的色彩。文学作品需要生活真实，更需要艺术真实。现实生活中的神奇和魔幻因素就来源于拉美人感知现实的奇特方式。作品中运用这些元素，写的是现实生活，产生的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如阿根廷文学评论家安徒生·因贝特所说：“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

尽管已经有很多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出现，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人们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始终还是模糊的，它与同为先锋派文学的超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界限不甚分明。

直到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才真正为魔幻现实主义竖起一面大旗。这本书和阿兹特克族印第安人的罪人的亡魂不得升天，只能在人间游荡的传说一脉相承，借助鬼魂的活动，再现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揭露了大庄园主的种种罪恶。作家在写作中完全打破了时间和地点的局限，把不同的时间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描写，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梦幻，从生前到死后，随意改变镜头的角度，使得小说更为奇异、怪诞、充满魔幻色彩，被誉为“当代墨西哥神话”。

当然，不论当时有没有明确的定义，以往这些作品的出现，都为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达到巅峰。当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在80年代进入中国时，对中国作家的写作几乎产生了集体性的影响。■

## 古斯塔沃·杜达梅尔

文 / 何潇

几年前，我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第一次观看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的演出。演出剧目是威尔第的《弄臣》，这位炙手可热的明星指挥家首次执棒这部作品。在此之前，一些人对于这次演出表示怀疑。一个有着有限歌剧经验的南美青年，带领他的“青年军团”，想要征服全世界最重要的古老歌剧院。这听起来像一个电影的陈旧桥段。

当晚，年轻人胜利了。在斯卡拉歌剧院，杜达梅尔收获了观众的心——就像他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观众的狂热，在帷幕拉起之后，一阵此起彼伏的“太棒了，古斯塔沃！”（Bravo, Gustavo!）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而此时，杜达梅尔甚至还没有抬起手中的指挥棒。

“杜达梅尔狂热”席卷了全球（他的几次中国之行也在说明这一点）。杜达梅尔的魅力在哪里呢？你很难说他是完美的。但当你来到他的现场，会看到有如“神魔附体”的迷狂。他仿佛在用直觉挥动手里的指挥棒，是一种有如暴风骤雨般自然的热情。在杜达梅尔身上，有一点非常动人，他将音乐的愉悦，与生命的真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真”，他变得难以预测。

人们希望有一个形象大使，能像磁石一样，将大众吸引到古典的圣坛上来。像许多高雅文化一样，古典音乐也面临着危机，唱片销量下降，受众在减少。期待被放在了这个南美青年身上。在许多媒体和乐迷的话语体系里，杜达梅尔的前缀是“一个将要改写21世纪古典乐的指挥家”。

“如果我们持续用以前的方式对待古典乐，它会消亡。”杜达梅尔说，“我们应该给人们入口，让更多的观众走进来，让他们感受和欣赏古典乐。事情需要得到改变，需要变得更好。因为如果不这样，那就忘掉古典乐吧。如果不能这样，古典乐在几十年之后，将会死去。”

1981年，杜达梅尔出生在委内瑞拉西部的巴基西梅托。2004年，他赢得了马勒指挥大赛，自此声名鹊起，迅速蹿红。此前一年，他在柏林担任西蒙·拉特爵士的助理。2007年的瑞士琉森音乐节上，他首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两年后，他担任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总监，此时他只有28岁。

“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这是人们谈到杜达梅尔时最常说的一句话。而杜达梅尔的经历，“比年轻还要年

轻”。他从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之后学作曲、指挥。14岁，便站上了指挥台。1999年，杜达梅尔成为西蒙·玻利瓦尔国家青年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一年他满了18岁，终于不再被人称作“孩子”了。

杜达梅尔出生后不久，祖母带他去见医生。医生说，这孩子太安静，要给他一点儿音乐。祖母对这个建议感到莫名其妙。杜达梅尔的父亲是当地一个Salsa乐队的长号手，母亲教人唱歌，家里又怎么会缺少音乐呢。医生说，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儿古典乐？于是，祖母带着8岁的小杜达梅尔去听音乐会。

现在，人们倾向于将杜达梅尔的经历描绘成一个音乐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一个在委内瑞拉长大的南美青年，凭借过人天赋，走到了世界中心的舞台，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这故事里蕴含着好莱坞电影所热爱的各种元素：贫穷、混乱、危险、异域情调与艺术魔力。主人公拥有特立独行的桀骜个性，不断挑战已有法则。这中间有阶层的打破，也有文明的冲突。

对此，杜达梅尔表现得像一个耿直的男孩，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El Sistema）。“没有音乐救助体系，就绝对没有现在的我。”杜达梅尔说。从4岁起，他开始参加音乐救助体系训练。“和上百万参加此项目的少年儿童一样，我的人生因为古典乐改变了。”

1975年，何塞·安东尼奥·阿布留博士（Jose Antonio Abreu）发起创立了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阿布留是一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名指挥家。他相信，音乐有教化人的力量，相较其他艺术形式，它对人类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音乐代表了所有这些：欢乐、和平、希望、融合、坚强和无穷的能量。”作为一种用音乐救助社会底层孩童的福利工程。在这个体系中，孩子可以免费得到一件乐器，在一起学习音乐演奏。“音乐救助系统”的最初目的，不在培养音乐家，而是将音乐作为社会黏合剂，把边缘孩童引到正常社会之中。它的口号是“去演奏、去战斗”，以及“演奏并抗争”。

参加“音乐救助体系”的孩子，大多来自问题家庭，有些家人吸毒犯罪，有些家境贫困不堪。然而，当他们开始一起排练，便会在指挥的引导之下，发出统一和谐的声音。杜达梅尔感到，这是一个美好的信息：“他们不仅在弹奏音符。重要的是，他们相信，音符背后的东



2010年5月20日，杜达梅尔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在纽约艾弗里费雪厅演奏伯恩斯坦《第二交响曲》

西会改变他们，也会改变听众。给出生在贫民窟的孩子一把琴，他就能融入这个社会。他会明白，他有权利去拥有美好的东西。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与“音乐救助体系”的另一个出色成果——西蒙·玻利瓦尔国家青年乐团一道，杜达梅尔将这个南美小国带到了国际古典乐坛的视野里。十几年间，“音乐救助体系”从少为人知的国家行为，成为席卷全球的运动，嫁接系统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葡萄牙、土耳其、日本和中国台湾等。

这个闯入圣殿的南美青年，反对一切既有法则。他不认为听众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反对参加音乐会时盛装打扮，不介意一切幕间礼仪，甚至会对乐章之间的掌声报以微笑。“人们认为古典乐是为精英准备的，它只属于一部分人。为什么青少年就不能指挥马勒或贝多芬的作品呢？古典乐的教条又是谁定下的？莫扎特如果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上百万人面前演出，他一定会感到很开心。”

“没有乐团，指挥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空中挥舞手笔的疯子。指挥家是乐团的一部分。你需要乐团，比乐团需要你多得多。”当杜达梅尔带着他的“委内瑞拉青年军团”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之时，这名指挥家看起来像一个激情澎湃的青年革命领袖。他有领导他人的力量。

许多人猜测，成为国际明星之后的杜达梅尔，会将视线全部放置到世界舞台的浮光掠影中。他们似乎误

解了这个委内瑞拉青年的驱动力所在：“El Sistema 是我的家，有我的兄弟姐妹，我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杜达梅尔，作为一名艺术家，希望将来怎样被人们记住？杜达梅尔说，“我希望将来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享受古典音乐的机会和权利。个人名气再大，有再多的荣誉，都不重要，他们只要记住音乐，就可以了。”

我还记得，在斯卡拉歌剧院拉开《弄臣》帷幕的那个晚上，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奥巴马努力争取着他的连任。《经济学人》当时的一篇文章，将杜达梅尔称作“音乐界的奥巴马”，是要带来改变的人。这个称呼来自对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采访。“杜达梅尔做了许多引人关注的事儿。就像奥巴马第一次当选那样：并非一切都完美。然而，当你成为众人焦点，人们对你的要求也会提高。”

4年后的今天，大约不会有人使用这个称呼了。美国总统大选再次来临，人们等待白宫迎来新主人，很快，将没有人再谈论前总统。而在杜达梅尔陆续展开的人生之旅中，已经预定了许多华彩乐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章，是201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将成为这个重要演奏会历史上最为年轻的一个指挥家。人们还在期待杜达梅尔——期待他带来改变。■

# 雷鬼

文 / 黑麦

传奇DJ艾菲卡·班巴塔(Afrika Bambaataa)说过,当今天的人们谈论跳舞音乐时,脑海里想象的是俱乐部里放的科技电子音乐,他们几乎忘记了卡里普索(Calypso)、放克(Funk)、沙沙(Salsa)、雷鬼(Reggae)这些曾经的经典跳舞音乐类型。与其他音乐相比,雷鬼几乎是电子乐弥漫之前最晚出现的一种跳舞音乐,它并不像拉丁传统音乐拥有漫长的演变历史,也不像现代科技音乐突如其来,它似乎是一种辗转形成的音乐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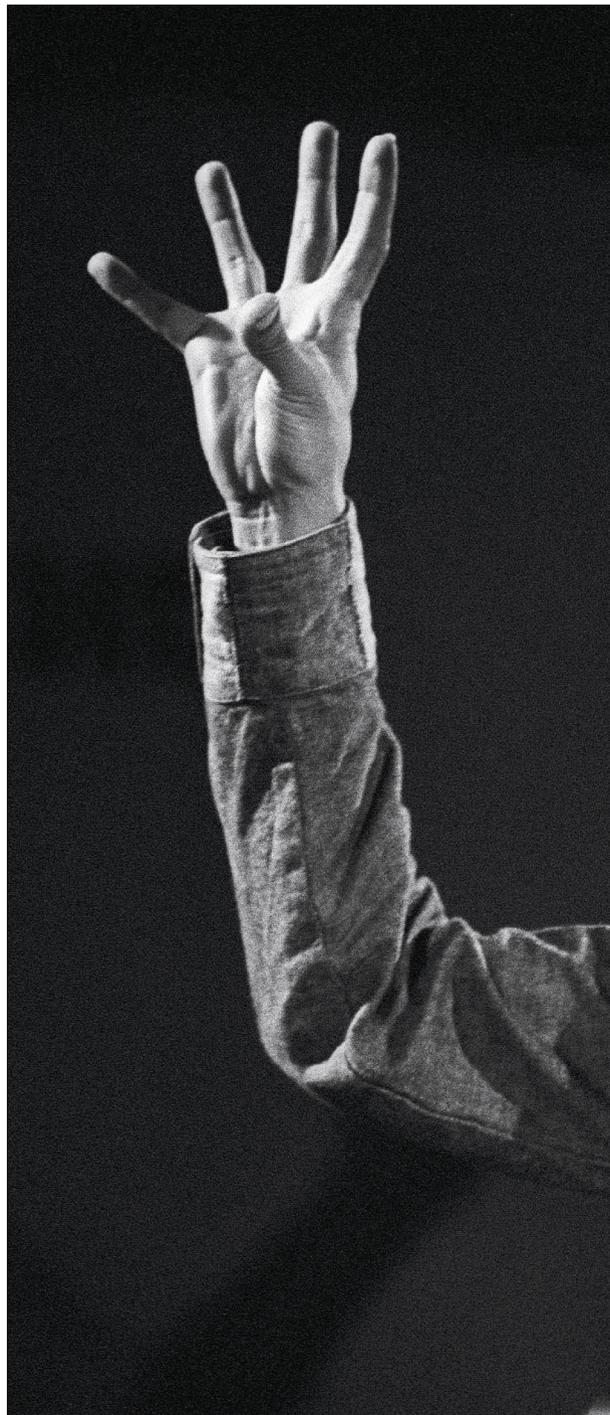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几个美国音乐家来到牙买加采风,他们看到当地人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会跳起一种快速的舞步,那种伴奏音乐和Ska音非常相似。事实上,这是牙买加的音乐人效仿在广播中听到的美国新奥尔良爵士和R&B音乐,他们将Ska重新组合成一种“尚未命名”的音乐类型。

与多数音乐不同,这种音乐节奏强调反拍的重音,重叠的节奏产生出一种跳跃之感。1968年,牙买加乐队Toots and the Maytals刚巧发行了一支名为《来首雷鬼》(*Do the Reggay*)的单曲,美国音乐人用这首偶然听到的歌曲名称将这种音乐统称为“雷鬼”。

据说,“雷鬼”曾经是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某个街道名称,它的原意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这种音乐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小调唱腔以及如同布鲁斯音乐中的独白,歌者往往用它来抨击政治,表达当时的革命感慨,穷人也用它来歌唱生活,或是表达抵抗。而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出现,也恰好吻合了这种草根音乐的精神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雷鬼之父”相对完美地定义了美国人心中的“雷鬼”音乐形象。

鲍勃·马利的父亲是一位拥有犹太血统的白人,母亲是当地黑人。鲍勃·马利从小就对自己的肤色感到困惑,直到后来他在歌中唱道“上帝用黑色与白色创造了他”。他在17岁的时候投身于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ism)运动,该教认为某位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是上帝的转世,认为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教义倡导非洲寻根,试图摆脱白人的控制,拒绝西方流行文化。在必要之时,也使用基督教的《圣经》,比如,教徒相信吸食大麻是得到《圣经》的许可,那样有助于冥思和精神觉醒。此外,拉斯特法里的另一教派文化是留脏辫(Dreadlocks),他们认为脏辫是非洲特有的审美。多年以后,鲍勃·马利的标志性发型成为摇滚乐中的一种独特的符号,这也使得之后的Snoop Doggy Dogg、Slipknot、Korn等著名音乐人相继效仿。

1966年经过几番周折,鲍勃·马利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直到7年后,才在英国制作人克里斯·布莱克威尔(Chris Blackwell)的资助下,走进录音棚制作出第一张具有商业意义的雷鬼唱片《失火》(*Catch a Fire*)。而彼时的雷鬼音乐仍具有典型



1980年6月23日,牙买加歌手、“雷鬼之父”鲍勃·马利在荷兰演出



的“第三世界国家音乐”特色，因为它的演唱者多为深色皮肤，音乐节奏欢快，歌词抒情，乐器简单，而这些音乐人又常常沉浸在大麻、毒蘑菇等天然性毒品中。

鲍勃·马利的儿子齐格·马利 (Ziggy Marley) 曾经说过，雷鬼并不是一种所有人都能轻松接受的音乐，因为它常常讲述社会的变革。鲍勃·马利成名时，正值牙买加政治动荡期，人民党与工党的斗争使暴力与犯罪充斥着整个国家，1976年，他回到祖国准备参加一场名为“微笑牙买加”的和平音乐会，却在表演前两天遭到反对者的袭击。两年后，他在另一场名为“一份爱，一份和平”的和平演唱会上请来了当时的人民党领袖迈克尔·曼里 (Michael Manley) 和工党领袖爱德华·西加 (Edward Seaga)，鲍勃·马利紧紧拉着两位政敌的手，让他们在上万的观众面前表示和解。他挎着吉布森吉他，唱道：“我记得我们曾经坐在贫民区破旧的救济房里，冷眼看那些奸细混杂在革命者中，在革命路上我们失去了很多战友，在这个美好的未来，你不能忘掉你的过去。”这便是那首著名的《女人，不要哭泣》(No Woman No Cry)。

牙买加国旗上的红、黄、绿也是雷鬼文化的标志，极具迷幻色彩而又充满了对自由渴望的音乐，是不少年轻人的精神出路和自由象征。直到今天，雷鬼音乐仍旧带有强烈的亚文化属性，即便是升级成为 Rocksteady 之后的雷鬼音乐，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曼图乐器的演奏方式，以及反拍切分演奏技巧。但是它的速度明显放慢，节奏及旋律更为丰富，音乐编写几乎完全采用了节奏布鲁斯的组合方式，将吉他作为主要节奏乐器，用切音演奏松弛而富有韵律的节奏音型。英国的 UB-40、Robbie Shakespeare、Aston Barret 等音乐人仍旧尝试着用更多的音乐手法表达“雷鬼”的可能性。此外，雷鬼特有的 Dub (纯器乐混音) 也强调鼓和贝斯之间的重拍，影响着全球的舞曲文化。雷鬼也是流行歌手布鲁诺·马尔斯 (Bruno Mars) 最常选用的音乐风格之一，他说，雷鬼音乐隐藏在众多的流行音乐中，特别是在我的出生地夏威夷，那里的所有电台都会播放雷鬼音乐，每一支当地乐队都明显地受到鲍勃·马利的影响。

鲍勃·马利有三宝，音乐、大麻和足球，他是忠实的牙买加球迷。在一次足球比赛中，他的脚趾受伤感染，他拒绝医生提出的切除方案，耽误了病情，最终形成黑色素瘤，1980年的斯坦利剧院演出后，癌细胞扩散至全身，最终永久地告别了舞台。1981年，36岁的鲍勃·马利在美国迈阿密离开了人世。在他死后的第9年，他的生日被定为牙买加法定假日。20年后，马利家族与环球唱片的官司败诉，连同《女人，不要哭泣》在内的5张唱片所有权，最终没有流向他与N个女人的数十位子女中。■

## 拉丁爵士

文 / 黑麦

来自多米尼加圣多明戈的钢琴手米歇尔·卡米洛 (Michel Camilo) 写过一首名为《加勒比》的曲子，开篇时轻柔而缓慢，突如其来的高潮部分充满多变的节奏情绪，而结尾时舒缓逐渐回落至细声，如同拉美人情情绪多变的一天。从美国向南，穿过加勒比海，便能听到一片欢悦的节奏，那里不是非洲，鼓点却饱含力量；它不原始，因为它的旋律还杂糅着城市的味道；它可能来自新奥尔良，又带着些许早期欧洲殖民色彩；它是有色的，是自由音乐的故乡。

就像是文德斯在1999年所拍摄的那部电影《乐满哈瓦那》，一群看起来很快乐的年迈的乐手，在不经意间展示了古巴特有的节奏和旋律，他们是几乎被人遗忘的古巴艺人，在获得1998年格莱美最佳拉丁音乐奖后意外苏醒。《乐满哈瓦那》中的远景俱乐部曾是上世纪40年代的古巴俱乐部，那里以彼时先锋的音乐和舞步闻名，电影中的乐队以这家俱乐部命名，它的成立也是一部音乐纪录片寻根的意外，然而，音乐中的吉他旋律，沙铃、手鼓等乐器都不曾在这片土地上中断过，即便是在古巴革命之后，他也一直以“传统诗谣之家”而存在着。透过鲁本·冈萨雷兹 (Ruben Gonzalez) 性感的钢琴和奥玛拉 (Omara Portuondo) 与易卜拉欣 (Ibrahim Ferrer's) 充满磁性的歌声、轻挑的元素、打击乐的叠加凑成了轮廓清晰并且内容错综的轻柔之声。乐队成员刚佩·赛关多 (Compay Segundo) 被称为拉丁爵士乐的活化石，这不光是因为他发明了更适于拉丁演奏的七弦吉他，更是他的一生经历了拉丁音乐的变调与进化。

从音乐上说，非洲古巴爵士和非洲巴西爵士两个拉丁派系构成了爵士乐中最为独特的一个流派，前者是由宗教仪式演变而来的伦巴，在远景俱乐部中，古巴的主要舞蹈音乐“颂”和多旋律的 Danzon 呈现出了今天拉丁爵士诞生前的样子；而后的巴萨诺瓦以及桑巴则因为被美国爵士乐大量采用而广为人知。有关最早拉丁爵士的诞生地，一说是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Ragtime 时期之后的古巴，另一种说法则是诞生在美国本土。

迪兹·吉莱斯皮 (Dizzy Gillespie) 有一对鼓起的腮帮子，特别是在他疯狂吹小号的时候，令人惊讶的音符让他得到了“眩晕”的绰号。吉莱斯皮与查理·帕克是最早尝试演奏波普爵士的乐手，吉莱斯皮吹出的



电影《乐满哈瓦那》剧照

曲子《突尼斯之夜》中的异域风情似乎让大乐队时期之后的美国爵士创作找到了一个新的彼岸。1947年，吉莱斯皮开始邀请古巴的手鼓演奏家查诺·普佐（Chano Pozo）加入乐团，极大丰富了波普爵士的节奏，在他指挥联合国交响乐队时，又从古巴“引进”了小号手萨多瓦（Arturo Sandoval）及萨克斯风手迪瑞维亚（Paquito D’Rivera）。此时，来自南美洲的乐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美国的爵士舞台上，在上世纪60年代，由钢琴手恰卓·瓦尔德斯（Chucho Valdes）与上述几位组成的“古巴现代乐团”（Orquesta Cubana de Musica Moderna）以及“森林乐队”（Irakere）也红极一时，当时在古巴政府的限制下，其演奏风格仍以华丽取向的古巴民族音乐为主，但爵士乐的元素常被他们巧妙融入于即兴中而顺利蒙混过关。

长号手史蒂夫·图雷（Steve Turre）有一项独门技艺——吹奏海螺，在吉莱斯皮1963年的一次大乐队演出上，他用海螺与乐手们开启“对话”。多年以后，这位风趣的乐手成了周六夜现场（SNL）的常驻长号手，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用乐器表演着他的拉丁风趣至今。拉丁爵士的即兴也格外自由，这似乎是音乐人投身“拉丁”的最重要原因。在西班牙导演费尔南多·楚巴（Fernando Trueba）所拍摄的拉丁爵士纪录片《54

街传奇》（Calle 54）中，瓦尔德斯用炫技的融合方式将古巴民族、摇滚、爵士及流行音乐巧妙地混为一体，与他分歧多年的父亲比伯·瓦尔德斯（Bebo Valdes）在听过儿子的演奏之后感慨道：“我想那是最出色的一次钢琴演奏。”他的每次即兴演奏都不一样，却始终保留着他对拉丁爵士的理解。

马里奥·鲍扎（Mario Bauza）也曾经在1940年尝试着将古巴的节奏、旋律以及摇摆乐的管弦乐团编配结合在一起。那时唱片行业之间相互倾轧，当他的专辑以《非洲古巴》为名上市后，迅速带动起一批追随者，其中包括约翰尼·格里芬（Johnny Griffin）、加农炮艾德利（Cannonball Adderley）、赫尔比·曼（Herbie Mann）等人，此后带有“曼波”风格的音乐也成为日后巴萨诺瓦爵士以及桑巴爵士的先示范。

2003年，95岁的赛关多因肾衰竭去世。那一天，几乎整个哈瓦那都高唱着赛关多写下的那首经典的《Chan Chan》。人们认为，拉丁爵士可以简单到只有一只军鼓，又可以复杂到上百人编制的大乐队，它经过长达数百年的碰撞、冲突、渗透、混合、吸收、融合之后，音乐就如同南美洲的河流一样，自然地流淌在那片土地之上，穿过城市与村镇，连接着不同的国家，如同一种气候，影响着每个人的情绪与感知。☑

# 雪茄

文 / 李翊

想品尝雪茄醇厚的味道并不容易。

首先把雪茄放在保湿盒中调到70%的湿度；然后用雪茄钳将尾部的包烟改剪出一个小圆孔；再抽出一根桦木薄片点燃；吸时不要从嘴里直接吸到肺里，应慢慢地吸一口到口腔（称为 puff——抽空烟），像品酒一样，在嗅到烟草燃烧和熏烤所发出的特有香气时，让烟气在口中盘旋，然后再慢慢吐出，被烟气包围着；不要频频弹烟灰，留有一寸长的烟灰能保持雪茄的温度；不要将雪茄变成一团火球，保持雪茄稳定火候，才能尽情发挥其芳香。

有人说，品味雪茄的过程就像一套宗教活动的程序，烦琐又尊贵。其实我觉得，这更像一个标志，标志你在这个“主流已死，另类当立”的社会里存在着。

品尝雪茄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因为不仅雪茄本身价格不菲（一支上等雪茄对烟叶的要求极高，当然以原产地古巴为最佳。烟叶要经过发酵，以去除生烟的杂味和分解尼古丁，烟叶变得富有弹性，才能获得雪茄独有的醇厚美味。另外，发酵的湿度、温度及时间长短，也决定着雪茄的味道；好的雪茄是用手工卷制的，这些卷烟师必须经验丰富；卷好后的雪茄要放在恒温、恒湿的容器内陈放；准备出厂时的包装也极为讲究），而且要配齐一套正宗的雪茄用具更是令人咋舌。上好的雪茄用具做得十分精致。比如大卫杜夫雪茄剪剪身是K金的，但刃部是钢的，再打上大卫杜夫的商标，贵族化十足。这套用具的费用比雪茄本身还要昂贵。

当新大陆被发现时，美洲土著们已经在吞云吐雾了——“雪茄烟是印第安人从不离身的东西。从出生直到死亡印第安人都生活在雪茄烟的烟雾缭绕之中，仿佛被藤蔓紧紧缠绕的木棉树一样……在印第安人的村宅里，雪茄烟是他们的神话、医学、魔法宗教、部落的盛典、政治、战争、农耕、捕鱼等各种习俗的组成部分……”

在发现新世界的第一批海员们看到南美洲的土著们手中那些冒着烟的神奇叶子之前，烟草也许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离开过它的原产地（例如很有可能在15世纪以前就到达中国），但无论如何，烟草征服世界的过程与欧洲对新大陆的殖民过程是同步的。

最早一批开拓新大陆的殖民者主要由冒险家、海员、下级军官、普通士兵、失意文人和传教士组成，基本上是一群流氓、恶棍、兵痞，他们粗鄙无文、胆大妄为，



格瓦拉

雪茄在赋予了贵族们种种象征意义的同时，也给非贵族提供了一个突击的空间，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作为浪漫英雄名满天下时，他们也成为雪茄客的代言人，而他们并非贵族。

在欧洲旧世界传统中郁郁不得志，处于社会底层，烟草也只能在底层社会中流传。有失身份的违禁品烟草，主要是雪茄，直到19世纪初才随着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的法令得到身份上的正式认可。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国，特别是古巴那片神奇的红土，也已经被证实是烟草的最佳产地。

在各种烟草中，雪茄被贵族选中而进入上流社会并不是偶然的。所谓“贵族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特质，例如优雅、繁复、琐碎，与快节奏、工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完全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贵族蔑视成衣，要求全手工定制；抵制流行音乐而追求古典；学习拉丁文或法文而瞧不起英文；同是威士忌，单一麦芽和调和型在他们眼里自然也有云泥之别。雪茄受到贵族欢迎的原因已经呼之欲出——第一，雪茄的制作方法是所有烟草之中最复杂的，特别是在机器化生产的卷烟发明以后；第二，正是由于第一个原因，全手工生产的雪茄具有了多重特性，不仅在口味上非常繁复，其品质在所有烟草中也是最高的；第三，抽雪茄是最麻烦的，因为雪茄不仅需要全套的养护设备，更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适当的佐品才能享用，显然，一个忙于生计的普通小文员不仅很难购置全套的设备，更不可能有整块的时间用来吸雪茄。同样，由于对烟斗和烟丝可以有多种繁复的要求，烟斗也具有较高的身价和地位。

雪茄的地位在“二战”后达到顶峰，由于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首的一批雪茄客的出现，雪茄与高贵、勇猛、顽强、男人味儿等特质紧密结合在一起，手持一根上好雪茄成了身份的代名词，也成了男性自我确证身份的标志之一。我们可以列出一长名单：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印度诗豪泰戈尔、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肯尼迪、美国硬汉作家海明威等等（甚至还有一种雪茄尺寸因此专门被命名为丘吉尔尺寸，47环径（18.7毫米）、7英寸长（178毫米）；过去的“罗密欧—朱丽叶2号”；而海明威的名字至今也还留在Arturo Fuente品牌的一系列高价雪茄之中）；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则是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雪茄在赋予了贵族们种种象征意义的同时，也给非贵族提供了一个突击的空间，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作为浪漫英雄名满天下时，他们也成为雪茄客的代言人，而他们并非贵族。

雪茄的寒冰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表面上看这次



哈瓦那一家雪茄工厂里的工人在卷制雪茄

雪茄的低潮是与古巴革命后诸多大厂商逃离古巴丧失上好烟叶，并且美国对古巴全面禁运造成的——最好的雪茄离开了世界市场，但事实上，却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第一，与整个西方 1968 年革命紧密相关。中产阶级在先后获得经济权力（工业革命）、政治权力（光荣革命）之后，终于通过“五月风暴”攫取了贵族们手中仅存的文化权力。一个各种亚文化得以抬头的多元文化社会正是在 1968 年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这样一场反贵族的波澜中，雪茄也受到冲击。由于广告的兴起，万宝路被塑造成西部牛仔的硬汉代表，而 555 则被视为高贵的卷烟，卷烟的各个品牌分别针对各个阶层迅速侵占了雪茄的领地。而对雪茄构成另外一个致命打击的，则是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全球禁烟运动。

然而雪茄从未失去自己的光荣，毕竟，即使我们忽略所有雪茄外在的象征意义，仅凭味道雪茄也能带给一个藏在孤独角落的品烟者无比的享受；而在另一重层

面上，雪茄比卷烟更有助于释放吸烟者的压力，特别是性焦虑——假如所有吸烟者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话，雪茄具有更好的治疗作用；而随着 Davidoff、Ashton、Opus X、Padron 等非古巴品牌拥有了堪比古巴雪茄的精良品质和较高的价格之后，雪茄重新回到了美国市场。

最近 10 多年，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了雪茄的魅力，更何况，奢侈品市场从来不缺少拥趸。被包装为奢侈品的雪茄自然也成了他们追逐甚至崇拜的一部分。俄罗斯、印度、巴西，当然还有中国，成了雪茄商们新一轮争夺的主战场，在这种营销政策的诱导下，雪茄变得奢侈而神秘，甚至比贵族主导雪茄消费时更胜一筹。

然而，对一个真正的雪茄客而言，不同品牌、不同尺寸、不同年份的雪茄可以帮助他冷静、放松、思考，并带给他无限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感受，而这些，远比雪茄所隐含的潜台词——权力、财富、成功等等更加重要。☑

## 朗姆酒

文 / 吴丽玮

1650年，朗姆酒第一次出现在巴巴多斯的报纸上。

当哥伦布完成环球航行之前，欧洲人的酒精饮料还只局限于葡萄酒、麦酒，以及由许多谷物或块状茎制成的酒类。直至哥伦布远航抵达美洲新大陆之时，他将甘蔗带往加勒比海诸岛，由于当地气候条件极佳，种植甘蔗和制糖业迅速兴起，成为殖民者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巴巴多斯这个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小国里，英国种植园主将精炼白糖剩余的糖浆进行煮沸、发酵、提炼、蒸馏，酿造出了一种“辛辣、令人畏惧的烈酒”，那时它被称为“鬼见愁”“喧嚣”或“杯装朗姆酒”，至1667年，“朗姆酒”这个可能来源于英格兰西南部或克里奥尔的词开始沿用至今。

朗姆酒从诞生之初，就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欧洲殖民史。除了朗姆酒的发源地加勒比海地区外，欧洲殖民者的舰队驶向了东印度群岛、路易斯安那、毛里求斯以及后来的纳塔尔、昆士兰……所到之处，他们种下甘蔗，便开始酿造朗姆酒。环境的艰苦，加之进口欧洲酒花费巨大，朗姆酒很快就受到了当地殖民者的欢迎。在1655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发动的牙买加战役中，英国海军首次将朗姆酒作为配给分发给水手，在这之后不久，朗姆酒就以席卷之势取代了啤酒，成为大西洋和西印度洋上几乎所有皇家海军军舰的配给酒。在那个海上生活极其野蛮粗俗的时代，朗姆酒就像一剂止痛药，不仅受到了海军官兵们的欢迎，同样也是海盗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朗姆酒还成为奴隶贸易的润滑剂。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英国殖民者开始对朗姆酒的生产进行专业化分工，因为在“三角贸易”中成为不贬值的货币，朗姆酒的需求量非常巨大。牙买加、多多巴斯及其他英属西印度群岛地区不再生产，而是着力于大规模培育甘蔗、提取糖浆，之后北上出口至新英格兰，在那里使用“罐式蒸馏器”酿制出朗姆酒。这些朗姆酒被船只带到了非洲与人口贩子交易，之后再黑奴运回西印度群岛，在奴隶主的甘蔗种植园中劳作。

奴隶制为西印度群岛的朗姆酒发展打下了根基。命运沉浮中，以甘蔗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古巴逐渐成为朗姆酒最重要的产地之一。当英法两国不断爆发奴



1896年1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的士兵正等着分朗姆酒

隶解放运动时，西印度群岛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依靠密集劳动力支撑的制糖业受到重创，争取到自由的奴隶转变为自耕农，将甘蔗园分成小块，开始发展生存农业。只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种植园主比较幸运，直到1886年，西班牙才在其领地上废除了奴隶制，这不但给古巴甘蔗种植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朗姆酒制造厂也开始大量涌现。

1862年，来自西班牙巴伦西亚港的葡萄酒商唐·法昆多·巴卡迪·马索来到古巴的圣地亚哥开办朗姆酒制造厂。他成立了百加得公司，改良了朗姆酒的酿制方式，使用“芳醇木炭制作法”让朗姆



酒变成了一种润滑如丝、能与西班牙葡萄酒相媲美的世界名酒。尽管古巴国内政治跌宕，但百加得公司在十年战争和 1898 年美国入侵古巴时都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这期间他们还利用美国发明的人工造冰技术，给朗姆酒带来了一场革命，诸如莫吉托和代基里等等应运而生，成了痛恨热饮料的饮酒者的福音。此外，美国人的军队给古巴带来了可口可乐，它最终促使了一种闻名于世的朗姆酒——“自由古巴调和酒”的诞生。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百加得公司始终发展稳定，古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朗姆酒生产基地。尤其在美国

禁酒运动期间，马索盛情邀请美国人“到古巴来，沉浸在芬芳的百加得朗姆酒海洋里”。一时之间哈瓦那盛况空前，甚至吸引来了海明威。“我的莫吉托在五分钱酒馆，我的代基里在小佛罗里达餐厅。”喝一杯朗姆酒成了《老人与海》与海明威迷们去哈瓦那朝圣的重要功课之一。

1959 年，卡斯特罗上台，百加得家族逃往巴哈马群岛，他们的朗姆酒生意仍在继续，而古巴国内的百加得公司实业则被政府接管，新的统治者在原厂址继续酿造朗姆酒，这种酒以“哈瓦那俱乐部”的商标出售，现在是古巴最著名的朗姆酒品牌。☑

## 尤塞恩·博尔特

文 / 付晓英



尤塞恩·博尔特

即使对体育再无动于衷的人，也无法对尤塞恩·博尔特创造的奇迹视若无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以一种近乎炫耀的方式书写了传奇。男子100米决赛时，博尔特在距离终点还有10米时就已经扬起双手拍着胸脯。夺冠后，他像弓箭手一样拉开手臂，指向天空，而这个被叫作“to the world”的舞蹈动作后来也屡次出现在赛场和电视镜头里，成为他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北京奥运会是博尔特运动生涯的巅峰，他收获了3枚金牌，还顺带打破了100米和200米世界纪录。此后，神话仍在继续。2009年柏林世锦赛上，他夺得100米和200米冠军，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奥运会和世锦赛双冠王；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他又成为历史上首位同

时卫冕奥运会100米和200米冠军的运动员；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上，他再度包揽三枚金牌，追平美国名将卡尔·刘易斯和迈克尔·约翰逊共同保持的纪录。

作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博尔特有极佳的身体条件和高超的运动天赋。他出生在牙买加西北部的谢伍德康坦特镇，这是个落后而慢节奏的村子。而博尔特一出生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他的体重有9.5磅，护士说他不像新生儿，更像是几个月大的孩子。少年时，他一心想成为板球运动员，但学校的“体育狂人”德弗·纽金特发现了他在短跑上的天赋，于是引导他转投短跑。15岁时，博尔特的身体参数形成了他“步幅大”与“高步频”的运

动优势，他还拥有全世界最完美的冲刺动作，“重心移动如同滑行”。

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当然不仅仅靠天赋，还需要理智清醒的头脑。在训练和比赛中，博尔特注重智慧而非蛮力。他会注意对手的优势和弱点，观察他们的预赛表现，了解他们的技术风格和取胜技巧，确定是否要为了压制一个强大的对手而调整自己的比赛节奏。

而博尔特对自我、前途及未来也有清晰的认识。作为世界顶尖选手，他是为数不多没有离开祖国的运动员。2002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博尔特夺得200米金牌，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这之后，很多美国教练向博尔特抛出橄榄枝，许诺以优厚的条件，他的家庭教师皮尔特认为去美国是个很好的机遇，建议他移民，但他自己却不同意。博尔特的理由听上去有点幼稚，他嫌美国“寒冷”“下雪”“见不到妈妈”。而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去美国将会面临什么：“拿到美国知名大学奖学金的运动员必须绝对服从教练指示，否则就会失去机会。美国运动员的训练压力非常大，甚至每周末都要参加比赛，而牙买加的短跑运动员格外出众，于是更会被额外施加压力。”很多顶尖的牙买加运动员在职业巅峰时期去了美国，最终却一无所获惨败而归。博尔特不想看着自己被练垮，成为另一个失败的案例，于是他选择留在牙买加。2003年，博尔特进入金斯顿高性能训练中心，那里专为培养牙买加最优秀的运动员，从那时起，博尔特开始成为纯粹的牙买加偶像。

他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潜力，并总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博尔特之前的教练科尔曼沉默冷静，训练计划也非常严苛，这让博尔特的身体感到不适，“就像一个生生被套进螺丝的螺母”。2004年4月1日的加勒比运动会200米决赛中，他以19.93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的世界青年纪录，所有人都欢呼，但博尔特对此感到恐慌和担忧，他清楚地意识到，是直道和天赋帮他取得成绩，而非训练计划。两周后，他在日常训练中受伤，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赛季在伤病中度过。紧接着，雅典奥运会失利，面对国内舆论的批评和质疑，博尔特做出了更换教练的决定。温和的格林·米尔斯接替科尔曼成为他的新教练，愿意倾听他的反馈，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并将重点集中到力量与速度训练，不出所料，米尔斯成了博尔特最合拍的搭档，帮助他在赛道上所向披靡。

2007年，博尔特又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教练米尔斯建议他练习400米，他斩钉截铁地拒绝，

并主动提出要练100米。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疯狂，按常规来看，博尔特太高了，重心会导致起跑延迟，而100米所需的爆发力也会给背部和腿部增加额外的压力。米尔斯竭力想说服他放弃，甚至告诫说选择100米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博尔特不为所动，在他的恳求之下，米尔斯终于同意让他尝试一次。7月，在希腊克里特岛举行的一场运动会上，博尔特第一次参加100米比赛，结果以10.03秒的成绩夺冠，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100米的征途，而历史也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作为牙买加人，博尔特骨子里有一种拉美散漫不羁的天性。他是表演型选手，还有一种罕见的“自我娱乐精神”，喜欢恶作剧和搞怪。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前，他就精神亢奋地在检录处来了个恶作剧，当摄像机拍到他正脸时，画面出现在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并通过卫星信号传送到世界各地，此时教练米尔斯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突然惨叫一声，顺势倒地，面部扭曲狰狞，所有人都吓蒙了，他却悄悄抬起眼皮，放声大笑。

他爱跳舞、爱泡夜店，训练也经常偷懒，甚至毫不讳言自己喜欢玩乐。“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我没有理由活得像个清教徒，我要享受人生。”但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玩乐、什么时候应该远离。2007年大阪世锦赛，博尔特输给泰森·盖伊，获得银牌，当别人为他兴奋不已，但他却倍感压力。“他是怎么打败我的？”这个问题让他辗转难眠。深夜两点，博尔特套上棉衣穿过走廊，走到教练房间寻找答案。米尔斯告诉博尔特，他训练偷懒不用心、导致力量不足。“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在跑动中抬高膝盖，200米比赛便可以一举夺魁。”这激起了博尔特的斗志，他开始打起精神刻苦训练，只为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

博尔特的职业生涯并非没有挫折。2011年韩国大邱世锦赛的100米决赛，所有人都在等待他再一次刷新历史，但因为起跑失误，一切都戛然而止。观众席上一片惊愕，场内的博尔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恼怒，他扯下衣服，捶胸顿足地拍打着看台的蓝色外壁，甚至一度离开众人视线，对着跟拍他的摄像机说：“想看我哭吗？门都没有！”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场比赛，但伟大的运动员能够很快重新振作，3小时之后，他恢复平静，6天之后的200米决赛上，博尔特轻松斩获冠军。

美联社说，博尔特“几乎只手使径赛从一项将死的运动，重新变成了一项明星运动”，他是这个时代的传奇，而这个传奇远未结束。■



鸟瞰秘鲁利马与塞罗德帕斯科之间的安第斯山脉。在西班牙殖民者来到拉丁美洲前，这片大陆南方文明的心腹之地在现今安第斯山区的库斯科，以这里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印加帝国把自己统辖的领地称为“联合起来的四方之地”。近代以来，安第斯世界呈现出奇特的高原生活体系，筑有一批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建设有最高的铁路系统、最高的国际机场和最高的矿区，其迷人之处还在于她的文化叠层。





## 神鹰飞过安第斯

文 / 魏然

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世界音乐兴起,排箫曲《神鹰飞过》(*El Cóndor Pasa*)广为人知,成了安第斯世界的代表旋律。

“安第斯”(Andes)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有多重含义。西班牙人把山丘上连缀成片的梯田叫作Andenes,因此在殖民初期,这个词被借用来,指称被西班牙人占据的山区农业地带。传统上认为,Los Andenes日久天长被缩写成了Los Andes,而中文译名进一步缩减,省略了前面的定冠词,仅译为“安第斯”。其实,Los Andes的定冠词跟Los Angeles(洛杉矶)一样,都是省不得的。不过,近年来针对上述说法的挑战越来越多,

有学者提出了关于“安第斯”词源的不同说法。那还得从前哥伦布时代的地理观讲起。

新、旧两个世界遭逢之前,现今所谓美洲大陆上,两个最核心的文明地带南北分立。北方文明的中心坐落在今天墨西哥的中部谷地,这片土地原先的主人阿兹特克人将这里称作“阿纳瓦克”(Anáhuac)。南方文明的腹地之地在现今安第斯山区的库斯科(Cusco)。以这里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印卡帝国把自己统辖的领地称为“塔万廷苏尤”(Tahuantinsuyu),直译就是“联合起来的四方之地”。具体来说,在印卡人(也称印加人)的通用语——克丘亚语里,tasa的意思是“四”,ntin是“不



左图：2015年6月21日，生活在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的艾玛拉人吹排箫庆祝他们的传统新年

右图：秘鲁奇瓦伊当地居民

同事物的联合”，suyo（或suyu）是“地方”。西班牙人依照本国当时的政治形态，想当然地把“塔万廷苏尤”译成“帝国”，其实，印卡人经营的领土，跟西班牙、英、法帝国相比，差得实在太远。这个词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空间和记忆的组织方式。顺便指出，用拉丁字母拼写克丘亚语也是殖民时代西方传教士的发明。印卡帝国原本没有书面文字，只有结绳语。但结绳语不容小觑，并不是“有几档子事就打几个绳结”那么简单：近来的研究显示，结绳语很可能超乎当代人想象地调动了人类的触觉感官，有极强的信息存储功能。

塔万廷苏尤不仅是字面上的“四方之地”，印卡王的土地确乎可以分成四方领地。其中两方在高地，分别叫“钦查苏尤”(Chinchaysuyu)和“安地苏尤”(Antisuyu)，另外两方在低地，分别叫“科拉苏尤”(Collasuyu)和“康廷苏尤”(Cuntinsuyu)。其中，所谓anti和andi都有“东方”的意思。第一代美洲混血知识分子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的史学名著《印卡王室述评》里，就沿用了印卡时代的旧称，以“安地苏尤”指称印卡帝国东部，同时用Antis这个词指称山区东麓居民。因此，有些词源学家相信，西班牙人就

是挪用了Antis这个词来称呼整个地区的。还有一点需指出：印卡人不同的辖地有不同的专名，但现今的安第斯山却没有统一的名字。直到1572年，西班牙编年史家佩德罗·萨缅托·德甘博阿(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第一次使用安第斯山脉(Cordillera de los Andenes)这个说法，方才有了后世这一描述整个山系及其人文地理风景的专有名词。

安第斯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他古典文明一样，都把自己的文明中心想象成世界的中心点。这类自成一体的文明单元的中心地带，神话学上称为“世界之脐”。可以说，库斯科这座城，对世代生活在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来说，恰如德尔菲之于古希腊人、冈底斯之于古印度人、华夏中原之于中国人。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种以安第斯山为中心的世界想象还留有残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在当时秘鲁总督辖区的原住民贵族后裔古阿曼·鲍玛·德阿亚拉(Guaman Poma de Ayala)。

1533年，西班牙军人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了印卡帝国。此后不久，古阿曼·鲍玛降生在今天阿亚库乔地区一个土著贵族家庭里。1580到1590年前后，他追随神父马丁·德穆鲁阿(Martín de Murua)做



秘鲁库斯科的古盐田

传教助手，这期间他学会了怎么写书、怎么画插图。眼见自己民族的历史即将湮没无闻，古阿曼·鲍玛觉得不吐不快，于是1600到1615年间，他亲自动笔，写下一部配有丰富插图的大作，叫《新编年史与好政府》。这部书原计划是呈送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三世的，但不知什么缘故，被辗转、收藏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里，直到1908年才被德国学者发现。书里花了很长篇幅谴责征服者犯下的罪行，呼吁国王恢复古代印卡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建议保留欧洲技术和基督教神学。古阿曼·鲍玛在书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绘画技能，其中有一帧世界地图最为著名。这幅图名叫《诸印度王国的世界地图》，展现了印卡人对塔万廷苏尤已然变形的历史记忆。作者把安第斯山横放在图中，图中上部是一座座峰峦，日月诸神运行其上，图中下部的大陆被海洋包围，大陆上各地领土围绕安第斯圣山逐一排开——显而易见，安第斯山就是印卡人世界观当中的“天下脊梁”。

安第斯山从北到南，蜿蜒迤邐9000公里，勾连起南美大部分国家，但人们说起安第斯高原时，主要是指安第斯山中段，以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三国为中心，向北旁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向南绵延到

智利、阿根廷。整个山脉有不少海拔在6000米以上、终年覆雪的高山，但安第斯最高峰坐落在阿根廷——阿空加瓜山海拔6962米，是西半球最高峰。

近代以来，安第斯世界呈现出一个奇特的高原生活体系，例如筑有一批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建设有最高的铁路系统、最高的国际机场和最高的矿区。其迷人之处还在于她的文化叠层：现今的穷乡僻壤，可能是原先前哥伦布时代的繁华之地、文明中心。殖民以来，西班牙人建立的国都首府，要么是借重原先人口众多的原住民中心城市（如墨西哥城，改建自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要么是在海岸另筑新城，如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民族、文化的分布与山区的海拔密切相关：印第安人住在高原上，印欧混血人住在河谷中，土生白人居住在平原上，黑人居住在沿海地区。我个人拜访委内瑞拉安第斯地区的经验是，沿海地区如加拉加斯（Caracas），人人火热奔放，口若悬河，越往坐落在安第斯山间台地的梅里达（Mérida）前进，原住民比例就越高，居民也越发寡言沉静。这时候，同行的拉美学者总要半开玩笑地催促我与路遇的安第斯山民合影，以展示原住民

与中国北方人的样貌何其相近。

对于我这样的中国研究者，得花些气力才能揭开安第斯的文化叠层；其实，对有心了解自己居住的这片大陆的白人知识分子来说，这片圣域也得费一番心思才能习得。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名著《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里写道：“西班牙帝国的弱点，恰恰在于其冒险事业的性质和结构较多是军事的和宗教的，而较少是政治的、经济的……组成利马居民的成分是人数不多的宫廷人员、一帮官僚、几座修道院以及宗教裁判所人员、商人、仆人和奴隶。殖民组织从根本上说是失败了，因为它缺乏人口基础……殖民者对安第斯山一直怀着又敬又畏的心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正征服过安第斯山。”持有秘鲁—西班牙双重国籍的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就是站在安第斯人口金字塔上的“弱小”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员，听不懂安第斯地区最主要的两门原住民语言，即克丘亚语和艾玛拉语。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略萨作品中才总是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主人公总是从海岸地带出发，闯入腹地“神奇的现实”中。比如《潘达雷昂上校与劳军女郎》里，首都利马的潘上校奉上级“特殊命令”，到亚马孙雨林执行任务，碰上了贡献牺牲的秘密宗教组织；《世界末日之战》的主人公随军采访，进入了巴西腹地；《利杜马在安第斯山》的主角警长利杜马深入安第斯山区办案，却发现自己深陷原始宗教和“光辉道路”的迷雾之中。但不管怎么写，安第斯或秘鲁腹地对于略萨都是异质的，这一点也正暴露了拉美白人知识分子作为殖民主义“强奸之子”的悲哀与尴尬。

1951年，另一位白人知识分子、年仅23岁的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决心推迟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与好友壮游南美大陆，这一选择是为了挑战他自己，作为生活在以欧洲移民为主的阿根廷、作为西班牙后裔的知识局限。格瓦拉拒绝坐飞机或轿车，而是选择更接地气的摩托（摩托报废后干脆双腿行走），其目的就是认知拉美这一大写的祖国，发现“街角的苦难”。那时候他还不是“切”；只有抵达壮游的终点时，来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革命伙伴的谈笑间，他才成了享誉世界的“切”，萨特眼中“20世纪最完美的人”。

23岁的格瓦拉没有取道说葡萄牙语的巴西，而是折向安第斯，循着山路，从智利、秘鲁一路北上。安第斯山是南美洲的脊梁，抚摸一遍脊梁，也就对这片大陆有了基本认识。

格瓦拉和伙伴格拉纳多斯从湖区进入智利，在《旅行日记》里，他详细描述了两人怎么逛当地市场，心

里觉得智利比阿根廷还要有美洲特色，不但日常消费的蔬菜、水果跟“南方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一样，智利牧人身上的旧披风都显出地道的美洲范儿。其实，格瓦拉的观察透露出他的立场。智利南方有不少德国移民，很多木房子带着德式建筑特征，这些细节《孤星旅行指南》一定不会错过，但格瓦拉故意不讲，反而强调，即便很多智利人有德、意、西班牙血统，但他们更愿意自豪地说自己是阿劳坎人的后裔。

原住民阿劳坎人在大众文化里，被认为是最富于抵抗精神的土著民族。1550年与西班牙人接触后，他们很快学会了骑马，能在旷野中跟欧洲骑兵鏖战。阿劳坎人与殖民者对抗两个世纪之久，1790年才达成和平协议，并继续保留自己的大部分领土。阿劳坎一族好勇善战，他们的故事还被西班牙人写入史诗，但作为整体的智利原住民文化仍在欧洲秩序的碾压下而逐步归于沉寂。

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西奥·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在新作《珍珠纽扣》里勾画了安第斯山脚下、智利南部海岸边，林立的冰川和奇诡的巉岩与生活在独木舟上的原住民。影片讲道，1830年，受指派为英帝国勘察火地岛的船长菲茨罗伊，半胁迫、半哄骗地用一枚闪亮的珍珠纽扣赎买了一名火地岛原住民男孩，并把带他回伦敦，供女王观察、消遣。这个少年在历史上因纽扣而得名，因为英国水手们都叫他“吉米·巴顿”（Jimmy Button）。

古兹曼的纪录片并没有讲完全部故事。英国船长菲茨罗伊为了给政府测绘巴塔哥尼亚，保证帝国航线安全，一年后重返智利。吉米·巴顿和另外两名当年被掠到伦敦的火地岛人也被遣送回乡，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计划考察安第斯南部的英国绅士。这位先生未经风浪、时常晕船，每当他在船舷边狂呕时，温良的巴顿就会靠过来，用刚学会的英语安慰道：“可怜啊，我可怜的同伴！”正是这位晕船的年轻博物学家，28年后写下了《物种起源》，他就是查尔斯·达尔文，这次安第斯之行的所见所感，给人类社会带来激烈震荡。可叹的是，达尔文的观察夹杂着不少曲解和误判。例如船长菲茨罗伊要将三个火地岛人送到原先捕获他们的地方，其实这三人来自两个部族，其中只有吉米·巴顿讲亚甘语。巴顿返乡，终于离开英国船回到本部族与亲人相会时，达尔文和菲茨罗伊就站在甲板上观察，他们发现，巴顿的母亲见到被拐走一年多的儿子后，只是慰问几句，而后很快划着独木舟劳作去了，全然不像西方妇女那样情感流露、快活不已。两位英国绅士站在甲板上低声交流着，就此认定，这就是亚甘人冷漠无情、心智落后的征兆。

时光跃进到2015年，曾作为《物种起源》的观察

标本的智利亚甘人仅余 300 多族人在世，而其中仅有一位叫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隆（Cristina Calderón）的老妇人会说亚甘语，其他年轻人早就像当年的吉米·巴顿一样说起了外来者传授的西班牙语或英语。老妇人克里斯蒂娜用拼音化的亚甘语写下一本古代故事集，研究这门语言的学者发现，亚甘语词汇极为丰富，特别是动词多，善于传情达意……然而可惜的是，强势文化的误解已持续了几个世纪，积重难返。借着“后见之明”的眼光，我很想质疑：达尔文短暂的南美之行，能窥破安第斯的奥义吗？被当代人奉为常识的庸俗版的达尔文主义，又如何解释切·格瓦拉舍生取义的行为呢？

埃内斯托·格瓦拉在第二次南美旅行时，方才到达玻利维亚——他日后进行游击战并最终殒命的国家。前次旅行途经秘鲁时，印卡文化让他着迷，他曾登临印卡王抵御西班牙人的最后堡垒——马丘比丘，抚摸着山间墙壁上被安第斯人视为神物的巨石，因此 1953 年 7 月，刚一到玻利维亚，他就迫不及待地赶赴印卡文明的兴起之地——的喀喀湖，瞻仰漂流在湖上的人工浮岛。1952 年玻利维亚刚刚发生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党领导的“四月革命”，转年 1953 年，全国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埃内斯托饶有兴味地跑去观察新近成立的农民事务部，但接待大厅里的一幕却把他激怒了。日记言道：“来自高地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拥挤在大厅里，等待政府职员接见，每一组人都穿着各色民族服装，首领们喃喃念叨着本族语言；可一等他们走进办公室，职员就往他们身上喷滴滴涕。”喷洒消毒水的动作让年轻的格瓦拉兴起一阵狂怒，当场要求部长努弗卢·查韦斯给一个说法。部长也亲自安抚了这位阿根廷访客，承认这个做法可悲且不妥，但他也强调，印第安人绝少能使用上肥皂和清水来洗浴，故出此下策。格瓦拉在日记里评述说，假如不打破印第安人的生存处境和灵魂上的孤寂，玻利维亚革命注定要失败。

13 年后，已成为古巴革命领袖的切·格瓦拉秘密重返玻利维亚。他相信，地处安第斯腹地的玻利维亚将是南美大陆革命的心脏，游击队引发的星星之火将促使人民起来反抗政府，进而引燃邻国秘鲁、巴西的革命力量，最后迎来解放的，将是他自己的祖国阿根廷。在切的军事著作《论游击战》里，他更加明白无误地说，安第斯山脉将成为拉丁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1959 年，卡斯特罗革命军正是从古巴岛东部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战走向了全国胜利。

切的预言未能实现，他那埋葬在安第斯山深处、被砍去双手的遗骨 1997 年才被最终安葬在古巴的圣克拉拉。有评论者认为，1953 年他对玻利维亚浮光掠影

的观察，可能促成了 1967 年军事行动的败北。不过，他早年的笔记里对高地居民无法用清水洗浴的记述，无意间构成了安第斯历史上的千里伏脉。

玻利维亚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地处高原，用水艰难一直难于解决。1999 年末，在世界银行推动下，美国柏克德公司与玻利维亚前政府签署协议，要在该市推行供水系统私有化。私有化之后水价飙升，月平均收入只有 100 美元的居民，每月大约要缴纳不低于 20 美元的水费。保护跨国公司的前政府还推出了 2029 号法令，勒令居民储存雨水也要获取政府批准。忍无可忍的科恰班巴市民在 2000 年初走上街头，要求把柏克德公司赶出玻利维亚，抗议事件升级为与军警的暴力对抗：媒体把这一事件称为“水战争”。当时还是国会议员的艾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领导古柯工人参加了抗议事件，“水战争”及其他政治事件，促成莫拉莱斯在 2005 年当选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出身的总统。西班牙导演博拉茵（Icía Bollaín）的《雨水危机》（*También La Lluvia*）就取材于“水战争”的真实事件，同时加上了一个计划拍摄哥伦布征服美洲、开启殖民史的故事，可谓匠心独运。

历来，如西班牙导演或英国博物学家提供的关于安第斯的讲述多，如古阿曼·鲍玛那样的本土思想者带来的描述少。正因为如此，第一位秘鲁原住民摄影师马丁·昌比（Martín Chambi）的作品就显得尤为珍贵。昌比生于秘鲁普诺的印第安家庭，1917 年在库斯科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摄影室，后来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人像摄影家。在他的工作室里，昌比以伦勃朗式的光影技法记录了秘鲁现代初期的社会精神面貌。同时，他还是首批以摄影术捕捉马丘比丘等印卡遗迹之神韵的艺术家，一幅题为《安第斯的忧郁》的照片，画框里简简单单，仅有一头羊驼听一位印第安人轻吹排箫，但已然使人感到，顿挫的三音节旋律和安第斯山风拂面而至。

不论是马丁·昌比，还是古阿曼·鲍玛、查尔斯·达尔文，抑或是切·格瓦拉、巴尔加斯·略萨、帕特里西奥·古兹曼，他们都试图带给我们一种观看安第斯的方式、观看世界的方式，不管他们手中的工具是羊皮纸、摄影术，还是打字机、冲锋枪。对于异国的我们，认识安第斯，不妨从一帧马丁·昌比的摄影开始，从一曲《神鹰飞过》开始。前辈学者索飒，曾在《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一书里写道：“《神鹰飞过》的曲子也只有神鹰的羽翅下才能诞生吧。”安第斯神鹰的克丘亚语名字叫“孔多尔”，印卡人将受人怀恋的英雄领袖比作孔多尔，因为他们有俯瞰万里山峦的眼界。这或许是安第斯世界最迷人的地方：神鹰远逝，愿赠我以视野。☑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 典藏特惠

###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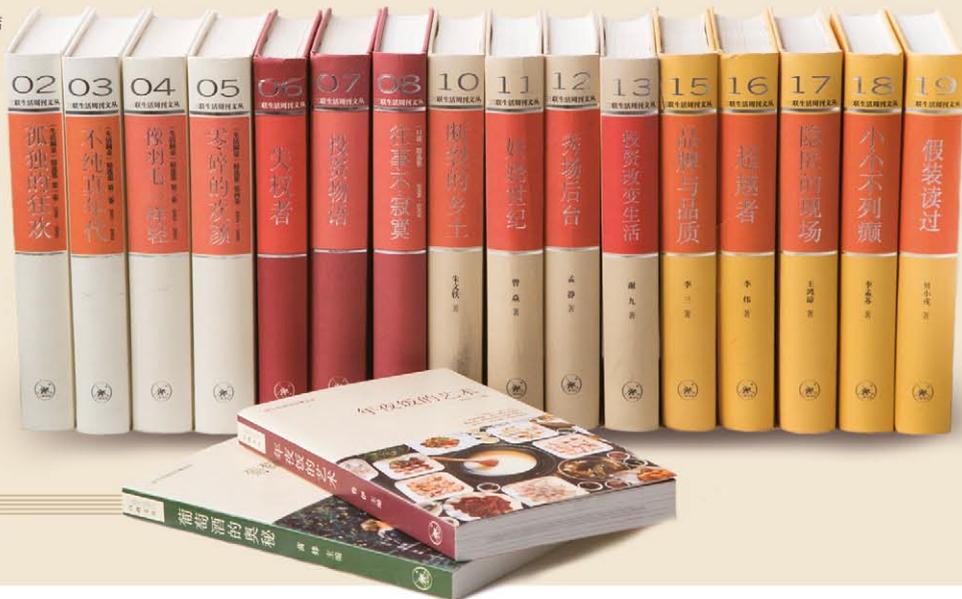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廿年「精装版」	廿年「精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78元	88元	48元	49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 马丘比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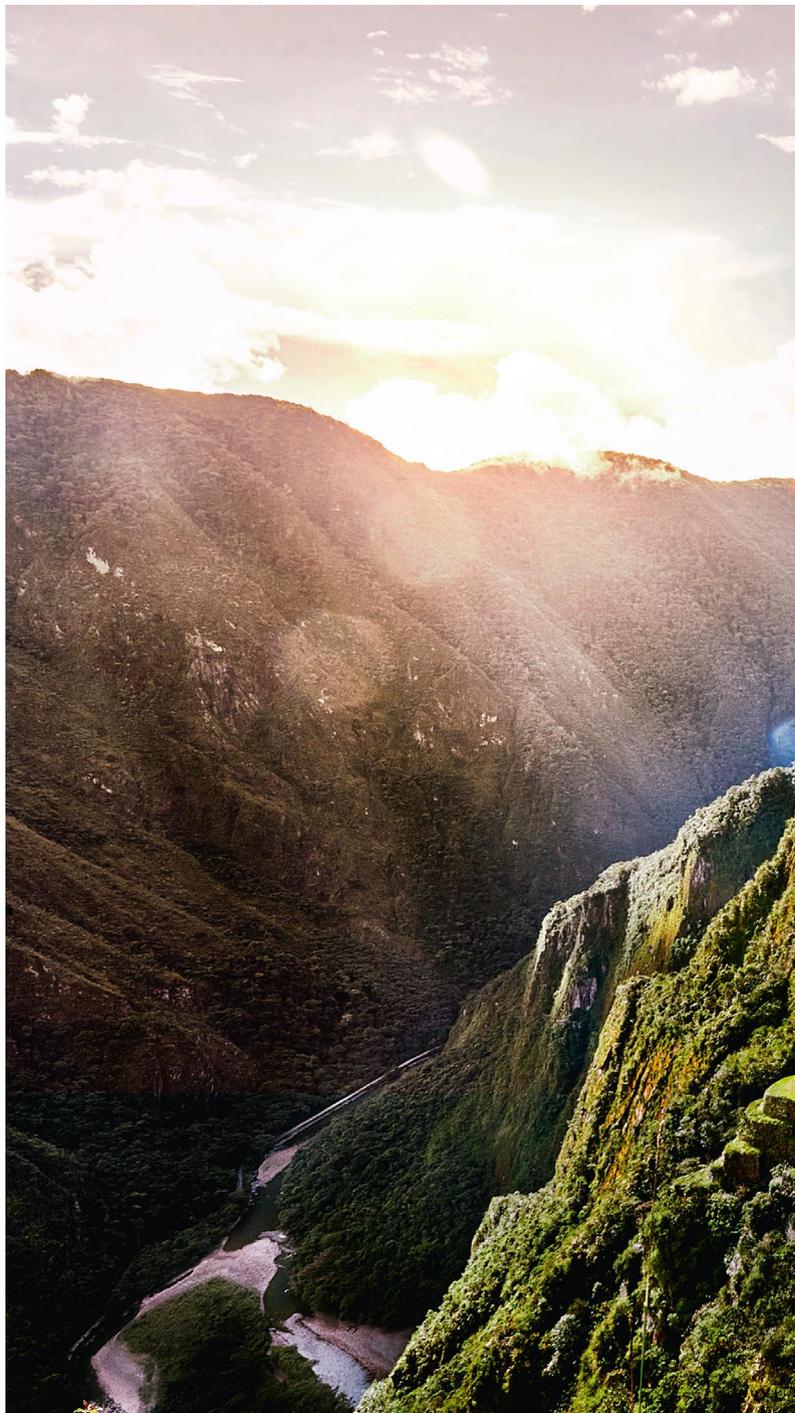
文 / 李翊

“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泄……在这崎岖的高地，在这辉煌的废墟，我寻到能续写诗篇所必需的原则信念。”智利知名诗人聂鲁达在他的长诗《马丘比丘之巅》中描绘的便是失落的印加古城——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意为“古老的山巅”，位于秘鲁库斯科(Cusco)城西北约80公里处，海拔2280米，坐落在马丘比丘与华纳比丘两座高山之间的山梁上，因世人无法得知其原始的名字，故借其附近一座山脉之称而得此名。美洲一直是一个被认为缺失古文明的大陆，直到1911年马丘比丘在秘鲁被发现，它从侧面印证了印第安人在南美所创造的印加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

美国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希拉姆·宾汉(Hiram Bingham)于1911年发现这一遥远的、占地2公顷的古迹时，他确信自己已成功地找到了维尔卡班巴(Vilcabamba)——盛传的印加人最后的避难所(真正的“最后避难所”坐落于伊斯皮里图大草原(Espíritu Pampa)，位于库斯科西部大约80英里)。自从西班牙征服者从印加人首都库斯科赶走了印加帝王之后，印加人在这里幸存了36年。宾汉当时被他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惊呆了，他写道：“我这才开始认识到，这里的城墙和它周围合成半圆形的庙宇，是世界上最美的石方工程。它们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希拉姆·宾汉是一位美国人，生于1875年，从事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在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之后，印加故地一直流传着关于安第斯山中有一座“消失的印加城市”的民间传说，这引起了他的注意。1911年，既是美国耶鲁大学拉丁美洲史教授，又是一名卓有成就的登山家的宾汉组织了一支探险队，深入到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中进行考察。在乌鲁班巴(Urubamba)峡谷，一位农民告诉他们，河流上边有一座隐



秘鲁印加古城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蔽的城市。在当地盖丘亚人（Quechua）的帮助下，宾汉终于找到了被白云和森林覆盖着的马丘比丘，找到了印加人的最后一个据点。随着考察工作的深入，马丘比丘被世人公认为印加文化的建筑象征。但遗憾的是，古城中大量有价值的古文物随考古者的到来而被劫掠一空。当地宽容的盖丘亚人为了纪念宾汉发现马丘比丘，遂将当年宾汉上山的路称作“希拉姆·宾汉公路”。

现在乘坐小轨道火车去马丘比丘，不但能慢慢欣赏如画的安第斯山风光，还能从中领略当年希拉姆·宾汉发现马丘比丘的某些历史过程。从库斯科城中的火车站出发，火车首先得爬上海拔近4000多米的高山，然后再下山到乌鲁班巴河谷。铁轨虽然很窄也很古老，但车厢却是极现代化的。由于山高坡陡，火车只能沿着“之”字形走，但又由于路窄而无法转弯，这样，走上一段路之后，就得转换到另一条轨道上，将原来的车尾变成车头，继续前行。如此不断地变轨，不断地车头变车尾、车尾变车头，上山变轨四次，下山变轨两次，才能驶到河谷地带，走完整个路程的三分之一。

伫立在古城南边的高台上，但见整座古城层层叠叠，一路向北顺着山势延伸而上。古城的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南面筑有两道古墙。外墙开一小门，有一条小道从小门通向山下，只有这一个石砌的小门可以进出城市。两道石墙之间为梯田。1982年11月，秘鲁的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并证实，这是500年前的梯田遗址，在60块梯田上修有灌溉、排水渠道。地处崇山峻岭中的马丘比丘古城，要做到能维持城市的生存没有相应的农业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个角度看，城外的梯田比古城本身来得更伟大，虽然它只是古城的附属部分。

内墙里面为城池，城内规划井然，宗教、军事、民居各占一隅，城中处处透出星辰历法的玄机，窗户都指向夏至和冬至的日出方向。举行祭典的场所在建筑上比较讲究，使用了库斯科城中萨克塞华曼城堡（Sacsayhuaman）所看见过的那种大石块。当地人把巨大的花岗岩石块砌在一起，却又不使用砂浆，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块，被巧妙而又精确地相互拼合起来，看上去好像本身只是一大块石头。当宾汉来到这里时，这座被遗弃了数百年之久，又被森林蚕食了的古城，已是满目疮痍，唯独其石砖建筑结构几乎没有遭到毁坏。

人们迄今无法断定，在没有铁制工具，没有马犬

畜，没有车轮知识的年代里，马丘比丘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有秘鲁科学家认为，印加人是在选定的山巅就地采集岩石制作砌块，在山顶开出了一片9万余平方米的开阔平地，垒筑古城。然后把剩余的石块、碎砾全部扔下了山崖，在山巅留下了这座奇迹般的古城。

有人估计说这里至少居住着1500人。从挖掘出的头骨，能推断其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为10:1，这一点支持了下述的推测：这里曾是个宗教祭奠活动的场所，这里的人们崇拜太阳，因为女人被视为太阳的贞女。对于马丘比丘的人们崇敬太阳的推测，还出自另一个迹象，就是被称作“拴日石”的一座建筑。据称在冬至那一天太阳被拴在这里。此外，在“太阳塔”上，似曾有过对太阳系的观察与研究。在马丘比丘，印加人首次将宇宙与安第斯山脉圣地联系在了一起，将地球与天空结合在一起。

意大利米兰综合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吉乌里奥·马格利在2009年进行的研究中指出，马丘比丘是一个圣地，朝拜者能够在这里体验他们的祖先经历的一次艰难旅途。这段旅途从玻利维亚的提提卡卡湖开始，而后进入地下，最后在库斯科附近的一个地区结束。

长期以来，对于建城的动机以及与古城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倒是秘鲁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家路易斯·巴尔塞尔（Luis E. Baesile）经过对秘鲁印第安人历史的多年研究，在其《马丘比丘》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并为大部分历史学家所接受：

根据马丘比丘古城的建筑结构、风格及工程工艺的特点，应该是第九代印加国王帕查库提（Pachacuti）时期的历史遗迹。帕查库提为了镇压被征服者部落的反抗，在各个战略要地修建了许多规模庞大的城堡。而他为了祈求万物的主宰太阳神能给他以力量，在每一座城堡中又修建了许多专门祭拜太阳神的庙宇。马丘比丘就是这样一个城堡。在西班牙人入侵秘鲁后，马丘比丘古城又成了抗击入侵者的中心。1534年，印加王曼科·图帕克（Manco Tupaca）为了维护印第安人的独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率领10万大军围攻库斯科城达数月之久，到了播种季节才下令撤兵。此后，他在维尔卡班巴山建立了抗击殖民者的基地，而马丘比丘就成了他的大本营。后来印加人的弃城而去，是形势所逼和水源问题使然。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马丘比丘历史圣地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纳斯卡地画

文 / 曹玲



秘鲁纳斯卡地画研究者玛丽亚·莱切（左）和她的助手在一起

南美是个神奇的大陆，神秘建筑物和远古文明的遗迹随处可见，甚至有人说，南美的每块石头都是一个谜。纳斯卡地画是这片土地上的谜中之谜，很多人是从各种未解之谜、神秘现象排行榜中得知纳斯卡的，以为那里曾经光顾过外星人。

纳斯卡位于秘鲁伊卡省的东南部，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小镇的东面是巍峨绵延的安第斯山脉，小镇和山脉之间横亘着一片广袤的荒原，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当地人称作纳斯卡荒原。这片不毛之地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赭色沙石，寸草不生，鸟兽难栖，人迹罕至，被称为“鬼地”。

20 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大批古墓，许多彩陶和纺织物等殉葬品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注意，小镇渐渐热闹起来。然而，最终让此地名声大噪成为知名旅游景点的，还要数不经意间发现的巨大线条。

1939 年，纽约长岛大学的保罗·科索克（Paul Kosok）博士为了完成古代引水系统的博士论文，决定驾驶飞机沿引水系统的路线进行一次考察。当飞越干涸

的纳斯卡荒原上空时，他发现了一些神奇的线条，有平行跑道似的直线图画，还有一只长达 300 多米的蜂鸟，鸟喙正好对准了日出的方向，等等。欣喜万分的科索克得出结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书。

迷宫般的图案占地 50 平方公里，它们靠的是移开坚硬的表层石块，露出下面黄白色的沙土制作而成。因此地极其干燥，所以这些线条被保存下来。“二战”后，一位出生在德国的教师玛丽亚·莱切（Maria Reiche）第一次对这些线条和图案做了正式调查，并将它们命名为地画。

此后，人们陆续发现了约 700 个线条简单的图形，有兀鹫、蜘蛛、鹭、蜂鸟、卷尾猴、蜥蜴等等，也有简单的人形图案。众多科学家以及业余爱好者赋予这些巨画各式各样的解释，似乎这些图案成了世界上最大系列的罗夏墨迹。在这些众说纷纭中，有人认为它们是古印第安人的天文日历，他们根据阳光在线条上的沉落来确定季节和时辰；另一些学者推断，巨画同当时印第安人举行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有关；还有的认为，这可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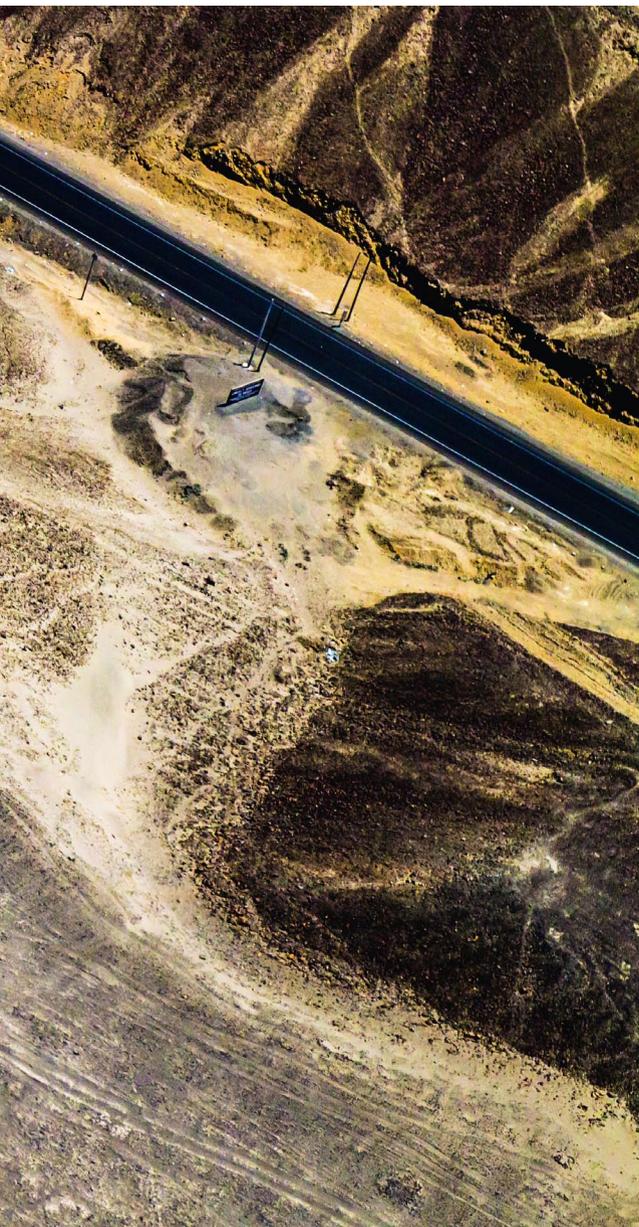


从空中俯瞰纳斯卡地画

古印第安人的道路标志或灌溉系统。还有一些更加神奇的说法，比如地画是乘原始热气球的古人用来欣赏的大图片，或是外星飞船用来降落的跑道等等，这些说法流传甚广，让纳斯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玛丽亚·莱切于1948年开始从事纳斯卡线条的研究，从此没离开过这片荒漠。她一生都在默默勘察，清理地面，按照纳斯卡线原来的痕迹进行修正，大约修复了1万个线条，60个动物和人的图像，以及40多个三

角形和不规则四边形。在一本书中，她曾这样描绘这一巨型图画：“在方圆50平方公里内，各种各样的线条纵横其间，勾画出巨大的鸟兽和各种准确的几何图形，从高空看，这一巨画就好像是用巨人的手指画出来的。”她特别想知道纳斯卡人在设计和刻画线条时是否依据了几何学原理，许多线条爬坡穿谷，绵延很长距离却保持笔直，很可能是在木桩间拉线作为画线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纳斯卡镇的学生们在莱切的带领下，向人



们演示了古人是如何制造一条纳斯卡线条的：首先用标杆和绳索标出一条笔直的线，然后，再把表面的黑石拿走，露出下面闪光的白沙，反衬着周围富含铁矿的岩石，于是一条线就出现了。尽管莱切的实验形象地验证了她的假说，但是无法解释纳斯卡地区众多弧线所组成的图案，比如，一只长达 100 多米的卷尾猴。

莱切穷尽自己的生命来解答纳斯卡的秘密，在生命末期终于找到了她认为最合适的答案。把线的一头固

定住，另一端像用圆规画图一样在地上旋转，就能画出每一条弧线。莱切的研究还表明，古代纳斯卡人会事先在约 1.8 米的小块地皮上设计图案。她在几片较大图案的旁边发现了这些草稿，设计者们在小型草稿上确定弧线、中心点和辐射线的适当比例后，再进行适当地放大。

但是，世人并未普遍接受她关于巨型线条如何刻制的解释。她的理论也无法解释那些不规则图案是如何制作的，比如巨大的蜘蛛和神奇的牧羊人。很显然，蜘蛛和牧羊人的图案不是古代纳斯卡人随意或者无意中在广阔的地上绘制出来的，肯定是事先有了设计蓝图，然后再制作出来。但是，古代纳斯卡人是如何将图纸上的样子放大到 1 万平方米甚至更大的土地上的呢？他们又是怎样在施工过程中保证图案不变形或走样的呢？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莱切一生都在保护这些巨大的线条，为了纳斯卡地画不受修路、旅游等因素的破坏，她在秘鲁奔波游说，耗尽苦心，并且努力促成纳斯卡地画在 1995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8 年，莱切去世，葬于此地。她被纳斯卡镇命名为“纳斯卡的杰出女儿”，当地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学校和一条街道。

事实上，纳斯卡并非第一个这样做的文明。距离纳斯卡不远的帕尔帕山坡上，三个写实的人形图案静悄悄地躺着，这些人有着奇怪的眼睛和射线般的头发。这些图案可以追溯到至少 2400 年前，比有记载的纳斯卡文明的发祥时间还早，研究人员将帕尔帕地区多达 75 组的地画归为这个地区早期文明的作品。

并且，“只有从空中才能看见地画”的观念只是一种现代神话，最早的巨画通常被置于山坡之上，从大草原上就能看到它们；到了纳斯卡早期，图案变得更为抽象，更为自然，所在的位置也由附近的山坡转移到地表上。

21 世纪的研究认为，这些地画更像是用来行走的舞台，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在早期，这些线条可能从图案渐渐演化成供仪式队列行进的道路。根据考古学家发掘的文献记载，到了后期，由于人口剧增，这些仪式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因此地画采取了开放式的几何图案，如一些梯形图案就扩展至 600 米宽。

考古学家们注意到在梯形图案的末端有一些大型的人造石堆，其中有一些碎陶片、龙虾壳、植物残骸和其他明显是仪式贡品的残骸，他们还在此地发现了用于人祭的纳斯卡人尸骨。他们猜测，在纳斯卡文明末期，缺水已经成了头等大事，他们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求水。

但是，这依然只是纳斯卡地画诸多解释中的一种，到目前为止，纳斯卡的谜团依然没有答案，依然会在各种世界未解之谜中长期出现。■

## 聂鲁达

文 / 吴琪



智利诗人聂鲁达。他面前的作品是西班牙雕塑家阿尔贝托·桑切斯的《猎马者》

对于智利人民来说，聂鲁达一直是他们的宠儿。诗人20岁左右用他单纯炽热的爱写就了流传广泛的情诗，中年时期后他代表劳工阶层而革命，后来成为智利总统候选人。他因为文学成就，使得遥远地方的人们知道了聂鲁达和他的祖国。

聂鲁达的时代，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他说诗人“应当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来荣耀之光”。

聂鲁达年少成名，1924年就有了他的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使聂鲁达获得国际名声的诗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欲，交织着我国南方气势逼人的大自然景色。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令人痛苦的浓烈伤感中展现出生的欢乐”。

聂鲁达的诗歌里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大自然开启了他独特的触须。他对自然景色的迷恋与对爱情的狂想，使他的诗浓烈、激情又哀伤。他用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多层次的、似乎能无限延伸的世界。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里处处流淌着大自然的意向：“一束阳光落在你深色的衣裳。/夜巨大的根茎/突然从你的灵魂生长出”；“云朵漫游如一条条道别的白色手帕，/风用其旅人的双手挥动它们”；“黑夜骑着阴暗的马奔驰/把蓝色的花穗撒遍原野”……

聂鲁达也将女人的身体与自然景象相结合：女人的身体有时候是“白色的山丘”，有时候是“陆上的海螺”；女人是“风用发亮的叶子制成的东西”，是“在夜间群山后面，燃烧的白色百合”；女人是“蜜蜂疯狂的青春”“浪的痴癫”“麦穗的力量”，是“甜美而坚定的黑蝴蝶”，如同“麦田和太阳，罌粟与水”……诗中许多美丽的诗句在拉丁美洲当地像流行曲调或谚语般家喻户晓地被传诵着，这部诗集至今全球销售超过1亿册。

年轻时刚刚小有名气的聂鲁达，发现自

己走在街上时，几乎人人都问他：“嘿，您待在这儿干什么？您真该去巴黎。”

在20世纪20年代，聂鲁达不得不承认，除了少数的几个极端例外，“我们这些国家的文化生活只能从属于欧洲。在我们的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世界主义的‘精英’在活动，而依附于寡头统治集团的作家们却住在巴黎”。在聂鲁达的青年时期，拉丁美洲的文学还没有引起世界性的注意，聂鲁达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博尔赫斯等作家，正以自己风格独特的作品慢慢改变着外界的认知。

聂鲁达与博尔赫斯虽然最终都成为拉美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但两人的创作特征、对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等等，毫不相同。聂鲁达年纪轻轻便离开智利周游外部的世界，投身到保卫共和国的西班牙内战中，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呼吁人们援助苏联，他也在晚年投身到智利的政治生活中，曾作为智利总统的候选人深深参与政治。政治在聂鲁达的人生中，扮演了与爱情一样火热的角色，爱情与政治成为他诗中火焰永存的两根棉芯。聂鲁达说：“某种狂热，往往与诗歌密切相关。非常理性的人大概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成为诗人，而诗人要成为理性的人，想必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

聂鲁达说自己太热爱生活，喜欢身处日常生活的百态当中，不可能一天都坐在桌前写作。在人们看来，仿佛有两个聂鲁达，一个是劳工阶层的粗犷的聂鲁达，一个是作为诗人时而热烈时而矜持的聂鲁达。

聂鲁达的青年时期因为一次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成为智利政府派驻在亚洲的外交人员。23岁的他开始被派驻在缅甸、印度、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家，薪水卑微、“忍受着灿烂的孤独”。虽然人们喜欢说孤独有利于作家的创作，可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聂鲁达感受到与拉美文化割裂的可怕。他在殖民地的种种见闻，使他不像困在书斋中的知识分子那样去美化神秘的东方，他认为：“东方各国的哲学都很深奥，可是一旦面对真实生活，便会衍化为不安、神经官能症、迷惘和西方机会主义的附庸。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现象之一经济危机的附属。”

这期间聂鲁达创作了诗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发表于1933年，反映“一个移植到狂热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的寂寞”。这一年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回到了美洲。但是他在美洲生活不久，1934年初他被调往巴塞罗那担任同样的职务，随后又成为智利驻马德里的领事。

佛朗哥发动的内战打破了宁静，聂鲁达和诗人朋



聂鲁达

在人们看来，仿佛有两个聂鲁达，一个是劳工阶层的粗犷的聂鲁达，一个是作为诗人时而热烈时而矜持的聂鲁达。

友们选择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奔走于巴黎和拉美之间，呼吁各国支援西班牙人民。这些经历使得中年的聂鲁达认为，自己诗歌创作中讴歌苦情的阶段应该告终了。“我仿佛找到一条矿脉，它不是埋藏在地底岩层之下，而是蕴藏在书页下面。诗歌能为我们人类服务吗？能配合人的种种斗争吗？我在无理性的和消极的领域里已经跋涉得太久了，我应该停下脚步，去寻找那条人道主义的路，它虽然已被现代文学摒弃，却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愿望中。”

聂鲁达在融合了历史事件、地理条件、文化变迁等要素后，诗歌呈现出史诗和交响乐般的厚重感。情感仍然在他写诗的胸口激荡，只不过它在美洲大地的历史土壤中夯得更深，气势磅礴，想象力依旧惊人。比如他的长诗《马丘比丘之巅》：

从空间到空间，好像在一张空洞的网里，  
我在街道和环境中间行走，来了又离开。  
秋天来临，树叶舒展似钱币，  
在春天和麦穗之间，是那最伟大的爱，  
仿佛在落下的一只手套里面，  
赐予我们，犹如一轮巨大的明月。

（那些动荡的岁月，  
我是在身体的风暴中过去的；  
钢铁变成了酸性的沉默，  
夜晚被拆散，直到最后一点细屑，  
那是新婚的祖国受到侵犯的纤维。）

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聂鲁达享用了一生。他中年时预支了诗集《漫歌》的稿费，买下面朝太平洋的一块地皮，将房子命名为黑岛。太平洋的波涛和气势磅礴的景色，陪伴了他的后半生。聂鲁达孩童般的心性在这里显露无余，他在书房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收藏品，其中稀有的海螺和贝壳就足足有1.5万种。

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这年9月，通过外国电台获悉阿连德总统遇难后，聂鲁达病情急剧恶化，他很快在刁难中病亡，尸体被草草埋葬。直到皮诺切特倒台，他才被葬到了黑岛。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道：“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着我熟悉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

# 马铃薯

文 / 刘敏

1536年，一群西班牙探险队员到了哥伦比亚，在苏洛克达村第一次看见了马铃薯。“我们刚刚到达村子里，所有人都跑了。我们看到印第安人种植的玉米、豆子和一种奇怪的植物：它开着淡紫色的花，根部结球，含有很多的淀粉，味道很好。”按照卡斯特朗诺在《新王国史》中的记录，西班牙人很快发现了这种植物在当地的重要地位：“这种块茎有很多用途，印第安人把生薯切片敷在断骨上疗伤，擦额头治疗头痛，外出时随身携带预防风湿病，或者和其他食物一起吃，预防消化不良。印第安人还把马铃薯作为互赠的礼品。”

上溯到远古，当时的印第安人为了避开森林中猛兽袭击，逐步迁移到太平洋沿岸、海拔3000米以上的安第斯高原上居住。这里气候寒冷，需要新食物的印第安人在这里发现了野生马铃薯。

马铃薯可以在高寒地带健康存活，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有一个的的喀喀湖，海拔3800米，气候寒冷，科学家确认这里是人类最早驯化野生马铃薯的地区。印第安人从7000年以前就开始人工种植这种植物，很快，马铃薯变成了最主要的食物，“一半的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吃”。

新鲜的马铃薯80%是水分，20%是干物质，干物质中的60%~80%是淀粉。按干重计算，马铃薯的蛋白质含量等同于谷物，高于其他块根和块茎类植物。马铃薯的脂肪含量较低，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如果带皮食用，一个150克大小的中等马铃薯可以提供成人每日所需维生素C（100毫克）的一半。马铃薯还含有维生素B<sub>1</sub>、B<sub>2</sub>、B<sub>6</sub>和钾、磷、镁等矿物质，并富含叶酸、泛酸和核黄素，当然，还有大量膳食纤维。

这样详细的营养成分要到现代才被知晓，在漫长的全球传播历程中，马铃薯默默地成为各种人类文明的供养者。

因为马铃薯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的的喀喀湖成为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新发明的灌溉、梯田、台田（抬高土层并在周边修筑水沟）技术，把马铃薯的产量进一步提升。安第斯印第安人的时间计量是以烧熟一罐马铃薯所需的时间长短为标准，为了贮藏马铃薯，印第安人发明了冻马铃薯干——把马铃

薯清洗、冷冻、用脚踩踏去皮并挤压水封、再冷冻、晒干，做出来的“chuno”（丘纽）冻薯干，是印加帝国战争时主要的部队口粮，也是国家歉收时期的应急食物。

马铃薯维系了安第斯文明，古代印第安人认为，马铃薯是“地下黄金”，是天神赐予的宝物。遇到歉收的年节，人们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马铃薯被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最早的种植记录是1565年，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

因为能开出红、白、紫、蓝等颜色的花，作为奇花异草的马铃薯变成了贵族花园里的新宠。然而作为食物，因为最早引进到欧洲的马铃薯很多都是野生种，含有龙葵碱，食用后会产生神经中毒的症状，很长时间内，欧洲人都把这种圣经上没有的植物看作邪恶的象征，认为吃了它会带来麻风病、肺癆和佝偻病，只有穷人，或牲畜才会吃马铃薯。

等到100多年后，欧洲人才开始正式接纳马铃薯。最早意识到马铃薯神奇性的是英国，1590年，马铃薯传入英格兰，进入17世纪，1650年前后，马铃薯已经在英国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在爱尔兰，凉爽的空气和潮湿的土壤让马铃薯迅速传播开来，人们公认“马铃薯填饱了爱尔兰人的肚子”，并使得爱尔兰的人口迅速增加，从176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增长了4倍，人口密度超过了中国。

到了18世纪，中欧地区因为1771年与1772年之交以及19世纪早期发生的饥荒，让马铃薯迅速普及开来。同时，战争也在帮助马铃薯扩散，马铃薯可以藏在地下躲避官方的强制征收，因而可以在食物短缺时贴补口粮，18世纪的动乱帮助马铃薯迅速在德国、波兰传播开来。拿破仑的大军携马铃薯打到了俄国，将军在严寒中战败而归，反而是马铃薯征服了这片全新的领土。

在18世纪晚期，欧洲现代饮食体系产生时，土豆、咖啡和烧酒一起被看作最有影响的创新，甚至是文化上的指导规范。自中世纪以来在广大民众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粥食，由此被明确地取而代之了。



秘鲁安第斯山区的一名妇女在分拣马铃薯。马铃薯是秘鲁最重要的农作物

在 19 世纪，中国已经有超过 10 个省种植马铃薯。四川《奉节县志》记录：“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尤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跟促进 19 与 20 世纪德国和俄国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相似，马铃薯也帮助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然而新增耕地赶不上人口暴涨的速度，马铃薯、玉米、甘薯等来自美洲的新作物可以在一般作物难以存活的贫瘠土壤、高寒地带种植，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能量。

那些移民到北美洲的爱尔兰人也开启了新的历史，他们的后裔成为美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马铃薯也成为美国人餐桌上的主要食物之一。

21 世纪的现在，马铃薯已经是真正的全球性食物，它是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食用作

物。并且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马铃薯自动削皮机的出现，马铃薯开始具有了零食的功能——通过美国麦当劳等快餐公司，炸薯条变成一种风靡全球的快餐食品，1853 年在纽约州诞生的炸薯片，如今是全球各种便利店最基本的零食配备。

作为马铃薯的故乡，1971 年，秘鲁首都利马成立了国际马铃薯中心（International Potato Center，简称 CIP），这是继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中心”和设在墨西哥的“国际小麦、玉米中心”之后的第三个全球性指导作物生产的国际机构。CIP 是世界上马铃薯种植资源最多的机构，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马铃薯生产、消费第一大国，2015 年 CIP 刚刚在北京建立了亚太中心。几百年前马铃薯从南美洲漂洋过海走出，如今在自己的故乡，正在以现代的形式开展全球合作。■

# 烟草

文 / 贝小戎



上图：2013年11月2日 亡灵节当天，西班牙教徒在巴西里约圣若昂-巴蒂斯塔公墓为亲人扫墓。吸烟是缅怀仪式之一

下图：开花的烟草



今天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美洲印第安人却把烟草当作神送给他们的一种礼物。早期探索新大陆的航海家们都曾经提到过一个印第安传说：善神游历人间时受到了两位猎手的热情款待，为了聊表谢意，他把烟草、玉米和豆子赐予了他们。

烟草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茄科、烟草属，跟曼陀罗、马铃薯和辣椒是近亲，每根烟草能长1到3米高，可生长出10到20个叶片。烟草的原产地是美洲。最早把烟草当作一种作物加以种植的是安第斯人，大部分人估计那是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

法国历史学家迪迪埃·努里松在《烟火撩人：香烟的历史》一书中说，最早一批新大陆的征服者发现，印第安人普遍有吸烟的习惯。哥伦布1492年首次越洋航行中发现了一个小岛，就是

现在的古巴。当年10月28日，哥伦布派遣两个水手登上了该岛。他们在那里第一次发现了烟草。当地的泰诺族印第安人种了一种植物，当地人称为Cojoba。它的叶子被当地人用来卷成烟抽。探险者们描述说：“它的叶子很肥大，摸起来就像天鹅绒一般柔软。”

西班牙传教士卡萨斯曾参加过哥伦布船队的第二次美洲大陆航行。他在《印第安人史》中说：“一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当地人，无论男女，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木炭和一些草状的植物。他们一边走路，一边点燃草叶，享受其散发出来的芳香。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他们的身体慢慢放松，疲惫逐渐消失，心灵也彻底沉醉其中。”这些草叶被当时的印第安人称作Tabaco，就是英语中的烟草。

1555年，法国海军上将科利尼派出一支舰队远征巴西。法国舰队在里约热内卢驻扎了8个月。随船神甫安德烈·德维采集了当地的植物及生物标本。他发现当地有一种很独特的草叶，被印第安人的图皮族人称为Petun。他们每天都随身带着这种草叶，认为它具有神奇的魔力，有很多益处。

欧洲的探险家们发现印第安人吸食烟草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认为烟草具有超自然的神奇魔力，能治愈各种疾病，能让人达到某种灵魂出窍的状态，可以通神灵。根据当地人的体验，烟草能将大脑内多

余的情绪排解掉，从而有利于身心平衡。烟草有时被当作药品服用，最常见的用途是促进消化。就如会引发幻觉的迷幻蘑菇和墨西哥仙人掌一样，烟草也是一种能令人麻醉的神奇植物。

其次，吸食烟草可以消除饥饿感，这在物资缺乏的年代和战争时期是非常有帮助的。烟草因此成了印第安人的生活必需品。

最后，烟草还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玛雅古国帕伦克古城遗址的浮雕上描绘了当时贵族和萨满教祭司吸食烟草的情景。在阿兹特克文化里，烟草还象征着权力，官员在受封仪式上会被赐予一大袋烟草。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道：“享用烟草既可以是独自一人，也可以是三两成群；除了取乐消遣之外，烟草还具有多重用途：在宗教祭礼中，祭司让信众喝入一些会导致呕吐乃至晕厥的烟草汁液，以达到净化身体、洗涤心灵的效果。而在施法仪式中，医师或者术士点燃烟草，以烟熏的方式医治病患。最后，无论是烟草还是烟草燃烧后的烟雾，都曾被当作礼拜神明的祭品。”

如今烟草是全球种植最广泛的非食物类作物，全世界至少有124个国家种植烟草。2012年，全球种植了430万公顷烟草，共出产烟草750万吨。在南美，主要种植国是哥伦比亚、巴西和阿根廷。☑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 智识生活的乐趣, 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 铜

文 / 余物非

“我们要把这曾险些吞噬我们的泥土带到巴西，带到我们的足球队即将接受考验的场地，为它充满希望与勇气。我们可以告诉世界，对于智利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西班牙很强大？荷兰很难打？我们无惧死亡之组，我们无惧死神，因为我们曾经打败过它。”

智利国家足球队出征2014年世界杯的宣传片中，面对镜头的矿工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慷慨激昂地嘶吼着。他身后，32位铜矿工人肩并肩，手捧泥土，目光坚毅，眺望远方。

2010年8月5日，70余万吨重的巨型花岗岩堵住了圣何塞铜矿唯一的出口，33名矿工困于井下。刚开始，没人知道被埋矿工是死是活，第17天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救援人员听到隧道下传来了声音。探杆首次进入矿工居住的避难所，被困矿工通过纸条告知外界：33人全部幸存。他们每48小时吃两口金枪鱼，喝两口牛奶，吃半块饼干，原计划为30人食用3天的食物支撑着33个人熬过16天。

地面上，落难者家属们将圣何塞铜矿团团包围。他们在荒芜的沙漠安营扎寨，并将营地取名为“埃斯佩浪莎”（Esperanza），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望营地”。营地周围，33面旗帜迎风飘扬。

一根叫“信鸽”的直径约15厘米的细管将饮用水、药物、食品、杂志、扑克牌和亲友信件递入矿井。地下，矿工们开始了一场有组织的自救。矿工戈梅兹、乌尔苏亚和博瑞斯将大家组织起来，将仅50平方米的紧急避险室分为工作区、休息区和公共卫生区。他们严格配给食物，根据美国宇航专家制定的一份营养餐单，分不同时段吃下牛奶混合液、燕麦片、火腿三明治、酸奶等食物。曾经受过医护训练的矿工给伙伴们注射破伤风和白喉疫苗，每天为大家量血压、体温和腰围，随时留意身体状况变化。矿工们通过定时开启、关闭一辆卡车的前灯，模拟白天和夜晚，安排全部三组人的作息。每天，由马里奥领导开一次集体会议，决定哪些人入睡、哪些人娱乐、哪些人锻炼身体、哪些人通过光纤电缆传输的影像与亲属进行对话。

在运往地下的首批救援物品中有一个小足球。救援人员还把一个小型电视接收器送到矿下，让矿工们收看了一场智利与乌克兰的友谊赛。智利球员出场时，全部穿着印有“矿工加油”字样的上衣。

向救援团队提出送足球和电视接收器的矿工叫洛

佩斯，他曾是智利阿塔卡马俱乐部的英雄。1999年俱乐部破产，他和队友四散天涯。这场矿难，让这些足球场上的兄弟在洛佩斯最无助的时候重聚矿井之上。“爸爸，这里有一个惊喜。”洛佩斯的女儿卡罗琳娜通过电话对父亲说。老队友马里奥接过电话说：“我们与你同在，伙计，等你出来我们一起喝酒。”一直未在井底情绪失控的洛佩斯哭了。

从第17天起，整起矿难就变为一个全球热议的智利神话。矿井源源不断传出的故事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人们建议矿工戈麦斯和执着相信丈夫还活着的妻子再来一场豪华的教堂婚礼。而后，矿工尤尼·巴里奥斯上了头条，因为有两名女子在洞口等着他，一个是情妇，一个是妻子。伊丽莎白·塞戈维亚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被困井底的丈夫阿瑞尔·泰科纳告诉她，自己已经和那些一起被埋井下的矿工成了朋友。大家一起决定，等她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就起名为“Esperanza”（希望）。

10月13日，矿工乌尔苏亚在人们的企盼中走进“凤凰2号”胶囊救生舱开始升井，标尺上的距离指针越来越接近0米的红色刻度。当“胶囊”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智——利，智利矿工”的欢呼声再次响彻整个矿区。69天，33名矿工全部生还。

6年后，奇迹的诞生依旧令人动容。智利前总统皮涅拉曾说，要竖立纪念碑让子孙后代牢记这次矿难事故和伟大的救援行动，纪念苦难中诞生的辉煌。但对于矿工们来说，明星光环业已褪去，心理疾病与精神负担却持续考验着他们，他们仍要继续为生计摸爬滚打。

聂鲁达曾赞美铜矿：“在沙漠的夜里，辽阔的铜矿 / 像一艘耀眼的船 / 以高原夜晚 / 令人眩晕的露珠闪烁着光芒。”而他还有诗云：“在充满绿色物质 / 未被埋葬的黑暗中 / 铜犯下种种罪行 / 在日积月累的宁静里 / 那些摧毁一切的木乃伊正酣然入梦。”或许，对于这个偏居拉美一隅的狭长国度和它的国民，随铜矿而来的苦难与辉煌的交融并不陌生。

科皮亚波一路向南约900公里，塞维尔铜矿城作为20世纪唯一全年度使用而在山区建造的大规模工业采矿定居点，已存在111年。塞维尔铜矿城凭借生产、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打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6年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

这是一座建在海拔2000米安第斯山脉半山腰的城



塞普尔维达

我们要把这曾险些吞噬我们的泥土带到巴西，带到我们的足球队即将接受考验的场地，为它充满希望与勇气。



2010年10月25日，获救的智利圣何塞铜矿矿工参加完在总统府举办的庆祝活动后合影留念

市，是一座“阶梯上的城市”，一座铜矿铸就的城市。20世纪初，美国人勘探到地下的铜矿。1905年，当时的智利政府授权美国布兰登铜矿公司开采这里的铜矿，城市随之落地生根。1907年，布兰登公司开辟了全球最大的地下铜矿产区——厄尔特尼恩特。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理、智利的矿工和技术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集聚于此，城市沿火车站升起的中心阶梯逐渐向高处发展。建筑设计师们在荒野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朴素、实用而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教堂、宿舍、办公楼、娱乐场所拔地而起。在这里，南美大陆的第一个保龄球中心每月承办着公司员工保龄球比赛；在这里，美式迪斯科、拉丁舞蹈、音乐、电影每周末让小城疯狂；在这里，铜的地位与基督比肩，教堂的耶稣像都是用碎铜矿片做成的。

1968年，城市面积达到17公顷，居住于此的人口达到峰值1.5万人，开始盛极而衰。70年代初，矿产的国有化和公司的战略转移让城市渐渐缩水，随后20年的人为与自然破坏让矿城成为永远的遗产。城市虽已废弃，但目前开设矿工生活体验项目，矿场仍在紧张工作。百年矿城记载着本地劳工与外来资本、技术等生产

要素的完美融合，记载着“铜矿之国”发迹时的景象。然而，塞维尔铜矿城住宅的分化也代表着美国人对智利人的歧视，可谓一部美国垄断的苦难史的缩影。

20世纪初，美国资本利用智利的经济困境，把大量的资本抛向智利，在50年间掠走了近110亿美元的财富。有的铜矿区甚至自订“法律”，自设“警察”，形成属于自己的“国家机器”，变成“国中之国”。智利人民为维护资源主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针对美国铜矿公司的抗议与罢工屡见不鲜。终于在1971年7月11日，智利阿连德政府通过法案将五大铜矿（丘基卡马塔、厄尔特尼恩特、萨尔瓦多、安第纳、埃克索迪卡，铜产量之和约占全国产量50%）收归国有并成立铜矿法庭，取缔了美国的特权。智利人民把7月11日称为“民族尊严日”。

如今，智利创造的每5美元GDP就有1美元来自铜矿，出口的每2美元货物中就有1美元铜矿石，每4个30岁以下年轻人中就有1个铜矿工人。铜矿中的“木乃伊”真已“酣然入梦”？铜还会带领着智利走向更辽阔的远方？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但我们确信，铜矿已渗透在智利人生活中的悲与喜，智利文化与社会已因铜的存在而坐拥别样的精彩。☑



百内塔主峰海拔 2800 米，位于智利百内国家公园。主峰的三个山峰就是直指天空的三块巨石，最高峰相对高度达 1200 米，集合了山地、冰川、河流和湖泊等多处美景，站在百内山上，可俯瞰广阔的巴塔哥尼亚。百内在当地土著人语言中意为蓝色群峰，百内国家公园是徒步者的乐土，一向对拥有强健双腿的游客展现不可言说的魅力。



# 世界尽头的巴塔哥尼亚

文 / 王觉眠

在巴塔哥尼亚零星的几座小城的书店里，几乎找不到本地人撰写的关于这片土地的文字，倒是可以看到不少关于动物的精美画册，教会人们如何区分公海豹和母海豹。书架上，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书都出自美国人和英国人之手。美国作家保罗·瑟鲁曾在巴塔哥尼亚游历，当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时候，拜访了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最著名的文学家对他的巴塔哥尼亚之行表示不屑：“那个地方我去过，不过不熟，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个地方乏味，乏味得很。”

这片荒原似乎总是被外人所讲述，来自美国的保罗·瑟鲁写下了《老巴塔哥尼亚快车》，英国人布鲁斯·查特文写出了《巴塔哥尼亚高原上》，世界尽头的荒原、距离极地最近的土地、世界最美丽的冰川莫雷诺，这些元素对异乡人有难以想象的魔力。

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名字来自西班牙语“大脚”一词，据说西班牙人抵达后，看到当地特维尔切人穿着看起来脚很大的鹿皮鞋，随口给这片67万平方公里的荒原起了这个名字。巴塔哥尼亚大部分属于阿根廷，小部分属智利，几乎包括了阿根廷南部所有的土地，从南纬37°伸展到南纬51°，西抵安第斯山脉，东临大西洋，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 “你的神奇不见于愚人之目”

11月份，我来到特雷利乌这座小城，南半球的夏天已经到了，鲸也遵循每年之约来到了瓦尔德斯半岛附近的海域。和我一起办理旅馆入住的大半是带着孩子来看鲸的阿根廷家庭，他们对特雷利乌并不感兴趣，因为这里街道乏味，景致庸常，和随便一个南美小城没有什么不同，吸引我的街头政治漫画涂鸦在他们眼中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在这样一个刻板的小城很难找到什么有特色的馆子，所以我随便选择了一家餐厅，这家餐厅晚上生意应该不错，有很好的啤酒，卡座的靠背也够舒服，桌子上摆着带有企鹅图案的调料罐。到了阿根廷南部，企鹅的图案就频频出现，好像当地人特别喜欢这种呆头呆脑的生物，不过也难怪，特雷利乌是来瓦尔德斯

半岛看动物的游客的必经之所，这里的代表性动物就包括了旱地企鹅。吃完饭，拿着市区地图，我决定去这座城市唯一出名的恐龙博物馆看看。特雷利乌位于巴塔哥尼亚北部，1亿年前，这片荒原曾经是恐龙的乐土，甚至有“恐龙公墓”的出现。

博物馆里光线幽暗，一具具恐龙骨骼复原摆放在那里，说明也十分详细，这种恐龙生活在什么时代，是如何被挖掘出来的，特点是什么等等，而且骨骼的摆放并不呆板，虽没有皮肉，但摆成颇有动感的造型，有的还做出俩俩嬉戏的样子，让人觉得好像它们会突然回头，用两只空洞洞的眼睛看着你。漫步在这里，就像看一部没有血肉的《侏罗纪公园》，有几层楼高的恐龙骨架，也有几乎可以放在手掌的玲珑恐龙，有的品种可以看出生前就是一副矮墩墩的模样，还有的没有手脚，当年必然徜徉在大湖中。

巴塔哥尼亚表面荒凉，地下却有太多未知之谜，这里发现的恐龙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2014年5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丘布特省发现了大量大型恐龙化石，根据推断，其中一头恐龙应该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地球上最大的生物。这头恐龙生前长达40米，高20米，相当于7层楼，体重超过77吨，等于14头非洲象，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头食草性的泰坦巨龙生前还未停止发育，它的发现震惊了古生物界。

发现来源于一位热心科学的当地农场主，他在2013年找到在特雷利乌恐龙博物馆工作的专家，说自己的员工在距城区30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巨大的骨骼化石。特雷利乌所在的丘布特省一直是恐龙化石频频被发现的地区，所以专家立刻动身前去勘察，在发掘过程中，专家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只他们从未见过的体型极为巨大的古生物。据估算，这样的大型食草恐龙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吃掉一整片树林。在这只“超级恐龙”发现之前，科学界认可的陆地上曾存在的最大生物是同样在这一地区发现的阿根廷龙。科学家认为，上亿年前巴塔哥尼亚的生态环境应该十分独特，能够供给巨型恐龙在此生存。

恐龙灭绝后，起源于北半球的新物种在大陆的漂移作用下来到南方大陆，在巨型的古老哺乳动物到达



上图：1995年11月24日，戴安娜王妃在巴塔哥尼亚的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观赏鲸

下图：从比格尔海峡的船上可饱览阿根廷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全景





南美后不久，海水淹没了巴拿马地峡，将这些生物和其他大陆隔绝开来，没有食肉动物的侵扰，巴塔哥尼亚地区的生物体型越来越庞大，大地獭、食蚁兽、后弓兽等生物在这里优哉度日。之后，巴拿马地峡再次浮出海面，美洲豹、剑齿虎相继进入，巨型食草动物被赶尽杀绝。

达尔文的出现也让这片荒原有了些名气，19世纪初，查尔斯·达尔文随英国海军的“小猎犬号”考察船来到巴塔哥尼亚。在这里，他吃了美洲鸵，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这种生物。当他发现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急忙停下来，并将没吃完的部分送往伦敦动物学会。该学会最后宣布，这种三趾巨鸟是美洲最大的鸟类，是一个新物种。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待了几年，在这里他还发现了第一具美洲长颈驼的化石，开始他还以为是某种巨大的羊驼，但这种生物外形实在是奇特，外观就像没有驼峰并有一个短象鼻的

骆驼，怎么看也不是羊驼。据达尔文估计，这种生物奔跑速度很快，但它们没有抵挡住借助巴拿马地峡来到南美的肉食动物的捕食，最终灭绝。1834年，达尔文25岁生日时，“小猎犬号”船长费兹罗伊将巴塔哥尼亚火地岛最高峰命名为“达尔文山”。在结束航行20多年后，达尔文发表了著作《物种起源》，并于1859年首次印刷。

从特雷利乌到瓦尔德斯动物保护区一路上的风光看似单调，但天空蓝得刺眼，云彩就像喷上去的白漆，巴塔哥尼亚特有的灰色带刺的灌木散发出一种苦辛的气味，让人产生一种心灵震撼。有时候司机会把车子停下，让我们用望远镜观察一下附近的动物。起初，很难发现动物的踪迹，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风声和自己的心跳声，慢慢的一只原驼在灌木中露出踪迹，它的颜色和草色几乎是一样的，发现了一只之后，眼睛就像突然被擦亮了一样，几只原驼就显露出来，它



左图：生活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麦哲伦企鹅

右图：2014年5月17日，位于特雷利乌的阿根廷恐龙博物馆宣布发现了世界最大的蜥脚类恐龙化石。图为西班牙古生物学家何塞·伊格纳西奥·卡努多躺在化石旁

们对不远处的我们充满了食草动物特有的警觉。

19世纪60年代，英国作家威廉·亨利·赫德森来到巴塔哥尼亚，在许多年后，他在自己诺丁山的寓所中写出了著名的散文集《在巴塔哥尼亚的悠闲岁月》，在书中，具有博物学家特质的赫德森用了整整一章探讨达尔文的生物演化，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却与人有关：在荒原上漫步的人在自己身上会发现一种原始的平静，或许正是宗教的平静。

事实上，赫德森在巴塔哥尼亚感受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寂静，他孤身一人，以一条狗为伴，在一个荒原的世界里，只有马蹄声和狗的喘息，死一样的寂静使他无法思考，在精神上回归荒野使他无比轻松。赫德森的散文多以南美风光为素材，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使得在15岁就被预言会随时死于心脏病的他奇迹般地活到了81岁。

我此行的最终目的是看鲸，想观鲸，先要坐沙地舟，船在沙地上滑行一段，船身一晃，进入大海。船全速前进，开到一处开阔的海域，船员关上发动机，静静地等待着鲸的到来，耳边只听得风声和细细的海浪声。海水远看是一种墨水般的蓝色，近看是近似透

明的绿色。等了一会儿，鲸没有来，船上的孩子们有些着急了，拉着父母直叫唤。父母抱紧孩子，叫他们噤声。过了一会儿，在不远处一只鲸冒出头来，喷气，下潜。

船上的我们一阵惊喜，突然鲸不见了，我们还在四下找它，突然觉得船身晃了几下，就在我们眼前，鲸又露出了大脑袋，和船上的人对视。这只鲸招来了几只同伴，围着我们的船一上一下地戏水。导游说，这种鲸是南方露脊鲸，每年来瓦尔德斯半岛附近产仔，可惜我们来得略晚了一些，有些鲸妈妈已经带着孩子离开这里，去更为温暖的海域了。

**“巴塔哥尼亚是个女巫，一旦把你抱在怀里，你就再也逃不掉了”**

在旅行指南中，威尔士人的茶室也是备受推荐的景点，巴塔哥尼亚北部的丘布特省聚居了大批威尔士移民。1865年，153名威尔士移民在丘布特省沿岸上岸，他们都是穷人，他们有的来自废弃的矿区，有的参加了失败的独立运动，还有的无法接受英国议会禁

止在学校中使用威尔士语的禁令，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寻找新威尔士，他们希望找到一片没有被英格兰沾染过的土地，在梳理了整个地球之后，最终选中了巴塔哥尼亚。阿根廷政府把丘布特河流域的土地划分给他们，1886年，威尔士人建立了马德林港。

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威尔士村，这里草坪干净美丽，家家户户房舍整洁，修建得很是规整，在荒原中出现这样的地方略显突兀，倒像是英国的乡村。我们被带入一间茶室，墙上挂着细腻的风景画，淡绿色的窗帘，桌子上铺着白色的蕾丝桌布，我们刚刚一路从动物世界里出来，此时就像是闯进了某个精致老妇人的房间，风格变得实在有点快。企鹅、驼马、荒原被抛诸脑后，眼前有的只是精致的茶具，手工制作的果酱，还有美味的司康饼。

据说，威尔士人抵达巴塔哥尼亚初期，家乡食材无法觅得，只好入乡随俗，下午茶喝起了南美的马黛茶，甚至吃一块烤肉搭配。在漫长的南美生活中，他们根据当地食材发明了威尔士黑蛋糕，黑黢黢的蛋糕里满满的是丘布特省特有的奶酪。越来越多的威尔士人来到这里，他们成了巴塔哥尼亚最主要的移民群体。在茶室，我吃到了非常美味的茶点，我问了这里的服务生为何这样好吃，她回答说：“秘诀很简单，多放黄油。”

20世纪开始，巴塔哥尼亚迎来了更多来客，有自我放逐的欧洲青年，比如1929到1931年，法国飞行员、小说家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曾在马德林港担任邮政经理，看到北面的鸟岛形如一顶帽子，又如吞吃了大象的巨蟒，这个灵感启发他写出了《小王子》那脍炙人口的开篇。来客里也有淘金的商人、矿工，荒原热闹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定居在此，成为永久居民。

就在一心躲避英格兰的威尔士人抵达数年之后，英国移民也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巴塔哥尼亚的牧羊业。1877年，英国商人亨利·雷纳德从位于巴塔哥尼亚大陆架上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运来了绵羊，羊群疯狂繁殖，发展成为巴塔哥尼亚南部的主要产业。在20世纪初，其最南端的火地岛成为重要的羊毛加工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羊毛价格飞涨，成就了一批火地岛的羊毛富翁。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运来的羊并非来自欧洲，而是被第一批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水手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带来的，亦是南美品种，这些羊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生息繁

育，在擅长养羊的英国人手上，羊群不断壮大，成为马岛的主要产业，之后又跨海运到巴塔哥尼亚南部。部分英国移民也由此从马岛迁移到巴塔哥尼亚，成为阿根廷人，而留在马岛的人仍以英国人自居。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反对总统加尔铁里的声浪也日益高涨，为缓解国内矛盾，1982年4月加尔铁里下令出兵占领马岛，马岛战争爆发，经过一番艰苦的争夺，英军夺回了马岛的控制权。阿根廷的战败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最后导致军政府倒台。对于英国来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横扫全国，加强了以首相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政府的权威，同时帮助英国保守党赢得了1983年的普选。时至今日，阿根廷仍未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马岛战争战败成为生性骄傲的阿根廷人的心头痛，由于邻国智利在战争中对英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使得智阿两国原本就脆弱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寻找新的生息之地的威尔士人和养羊逐利的英国人，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大都结构松散，抱着垦荒开辟新家园的想法来到巴塔哥尼亚，他们来自德国、苏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由于巴塔哥尼亚地下矿藏丰富，“二战”后，不少智利矿工来到这里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留了下来成为巴塔哥尼亚人。执掌阿根廷十余年的基什内尔总统夫妇来自巴塔哥尼亚南部的圣克鲁斯省，丈夫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母亲就是一名智利移民的后代，基什内尔夫妇也因来自蛮荒的南部，在政坛上获得了“企鹅人”的绰号。

### “没有人会把原子弹丢到火地岛”

火地岛就是传说中的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它位于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与南美大陆隔麦哲伦海峡相望，从火地岛出发可以抵达南极大陆，在人们心中，火地岛是苦寒之地，所以，敢于在冬天去火地岛的我还是挺少见的游客。

国人知晓火地岛大半是来自王家卫电影《春光乍泄》，里面这样提到火地岛象征世界尽头的灯塔：“1997年1月，我终于来到世界尽头，这里有美洲大陆南面最后一个灯塔，再过去就是南极，突然之间我很想回家，虽然我跟他们的距离很远，但那分钟我跟他们的感觉是很近的。”

1520年，航海家麦哲伦发现火地岛——这个最南端的岛屿，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岛屿和南美大陆之



间的海峡。火地岛的名字也和他有关，据说他在船上看到岛上升起烟，本欲将此岛命名为烟之岛，但同伴说有烟必有火，火地岛由此得名。麦哲伦的船员在环岛航行时在北岸发现了搁浅的鲸，又在南岸发现了当地印第安人尸体，判断他们死于部族冲突，感到危险的麦哲伦和他的船员没有登上火地岛，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绘图师用自己的想象在地图上的火地岛周围绘上了各种怪物，蛇发女巫、人鱼、可以抓起大象的巨鸟，将这世界尽头描绘得如同人间地狱。

我到达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并不冷，甚至比巴塔哥尼亚的其他地方更暖和些，事实上，这座岛有地热资源，所以并不像它的纬度显示的那样寒冷。因为是旅游淡季的冬天，街上人很少，商店也显示出垂头丧气的颓废。在中国人眼中，常住人口只有6万的乌斯怀亚几乎只能算是个小镇，背依雪山，面朝大海。我几乎不费什么体力就走到了港口，蔚蓝色的大海向远方延伸，港口静静地停泊着几艘游船，都是预备明天一早载游客去参观世界尽头灯塔的。

我住在港口边上的旅馆，窗子正对港口，天色暗了下来，看着暮色中的大海，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世界的尽头。旅馆里还为客人提供了几本关于火地岛历史的书，已经被翻得卷了边，我拿起来翻看，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史料。

在麦哲伦到达时，火地岛上生活着奥那、豪图、雅甘和阿拉卡卢夫四个部落。奥那和豪图是陆地上的猎手，雅甘和阿拉卡卢夫是独木舟上的渔人。他们会制造弓箭，穿着羊驼毛的斗篷或者海豹皮的裤子，信奉苔原和巨石精灵。有人考证说火地岛的原住民都是不穿衣服的，但这个说法遭到了近代史学家的驳斥。火地岛的印第安人并非不开化的生番，在麦哲伦到来之前，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秩序。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家族之间也有争斗，大都是为了女人，他们本身并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

19世纪末，居住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牧师布里奇里来到这里，抱着传教的目的，他开始收集雅甘人的语言，编纂词典，最终收录3.2万个词语。雅甘人对事物的描述与火地岛的一切息息相关，用海蟹旧壳换新壳的时光来定义沮丧，春夏之时冰雪融化让褐色的土壤露出，仿佛一块一块的伤疤，所以，雪融与伤疤是同一个词，这样的词汇迷宫让布里奇里头昏脑涨，这一层又一层的隐喻揭示了印第安的简单而深邃的精神世界。而火地岛另一部落的语言中，用一个词就表达了“两个同样抱有做某件事的决心但都不愿

着手行动的人”的意思，凝练如同一部微型小说。

火地岛生活的印第安人已经灭绝，他们先是遭到白人的屠杀，之后欧洲移民带来了欧洲的病菌，他们身体里没有抗体，群体逐步消亡，有一个更为残酷的说法是，欧洲人送给淳朴的印第安人病人穿过的衣服，使他们染病而死。

看了一会儿书，天已经完全黑了，想起自己还没吃饭，于是下楼和前台打听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馆子了。我在黑暗中的街道上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那家餐馆，一楼不营业，上了二楼，闻到了煎鱼的香味，有几桌当地人都在这里用餐。智利人有悬挂国家元首画像来表达爱国的习惯，看到墙上的画像，便可知老板是阿根廷人还是智利人。我点了烤黑鳕鱼，刚才我闻到的香味就是这种多油多脂的鱼散发出来的。黑鳕鱼是智利的拿手菜，配上土豆泥和当地啤酒，这一餐吃得十分满足。黑鳕鱼并不是乌斯怀亚的主打菜肴，长得颇有气势的帝王蟹才是，在乌斯怀亚的主街道上有很多餐厅都以帝王蟹为招牌菜招揽客人，主要的菜肴有蟹肉沙拉、奶酪焗蟹等等。帝王蟹价格不菲，但在吃过之后，感觉不过尔尔，味道没有黑鳕鱼那般惊艳。

1884年阿根廷水手在乌斯怀亚建立了海监局和世界最南端的灯塔，标志着这座“世界尽头城市”的诞生。每个来乌斯怀亚旅游的人都要去看灯塔，第二天清晨，我从港口出发，乘坐一艘游船前往灯塔。早晨的风吹在身上有些寒意，所以上船，我便窝在船舱里喝着阿根廷特有的马黛茶，暖和着身子，直到太阳升起，海面上透出一丝暖意，我才走出船舱。船开不久便可以看到灯塔，这座著名的灯塔红白相间，孤零零地立立在海面上，它的形象在乌斯怀亚的旅游商店里随处可见，亲眼见到本尊，我的心情也没有想象中激动，“世界尽头”“勿忘初心”“从头开始”这样的感受完全没有涌上心头，倒是沿途看到了海豹和长满苔藓的小岛让我觉得一种世界尽头的趣味。

随着南极游的兴起，作为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也逐渐被重视起来，这个世界最南端的小城是一个理想的起航点和补给基地。阿根廷国家3号公路延伸到这里就变成了夯实的土路，这条公路向北一直通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那里可以沿泛美公路直抵阿拉斯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乌斯怀亚上3号公路的终点也就是美洲大陆人类陆路交通活动的最南端。■

# 探戈

文 / 李翊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一家餐厅门前的探戈表演



探戈发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南郊第一号船坞岸的“拉博卡”(La Boca,意即“河口”)贫民区。1885年,“拉博卡”区被划为船舶停泊处,供水手、移民、码头工住宿的大杂院,旅店以及酒吧、饭店、舞厅陆续在“拉博卡”区开设和兴旺起来,探戈舞于是从水手、工人、流浪者、失业者、民间歌手和舞女等底层阶级中萌生出来。街头流莺与恩客之间的拉扯动作,男人争风吃醋的角斗动作,互相结合而发展成一种充满力与美而又带有性暗示的舞蹈。

在“拉博卡”,非洲的黑人、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等地的移民、来自潘帕斯草原的高乔人和来自加勒比的穆拉托人混居在一起,都把自己的文化元素注入这种热情的舞蹈。据专家考证,探戈(Tango)这个词就是黑人跳“康敦贝”舞敲的“探探”(Tantan)鼓的鼓声谐音。起初,探戈是“康敦贝”的同义词。后来,热那亚人带来了优美抒情的小夜曲,高乔人带来了“米隆加”(Milonga),水手们从古巴传来了明快的“哈巴涅拉”(Habanera)舞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舞曲逐步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探戈舞曲。

探戈与欧洲移民的生活紧密地挂钩在了一起。远离故土、寂寞、思乡、怀旧的人需要舞蹈来跳出他们的孤独、感伤和痛苦。他们想要找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满足他们对爱的渴望,想要触摸异性和被异性触摸。探戈是他们的避难所。探戈的亲密、深情、性感和安慰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需要。这就是探戈是由两个人用胸靠胸、脸贴脸的亲密拥抱来跳舞的原因,他们通过身体接触来沟通他们内心的情绪、感受。

与舞蹈一样,探戈音乐也是为表达深沉的感情而谱写的。它的节奏明快有力,适合于跳舞,而它的旋律流畅、柔顺、多愁善感,每个音符或乐句都表达了男性的强壮、果敢和坚定,或女性的缠绵、顺从和深情。这两种情绪互相交织,彼此回应,映照看跳舞的男人和女人。

探戈在20世纪30到50年代达到成熟阶段,并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导文化。这一时期被称为探戈的黄金时代。1955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庇隆。庇隆曾积极支持探戈,反庇隆的军政府怀疑探戈舞众与庇隆站在一条线上,就制造了一种压制探戈的气氛。大多数人都不再跳舞,音乐家也停止为舞会演奏。探戈的复兴是从80年代中期民主在阿根廷恢复以后开始的,从那以后,探戈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评论员说:“探戈隐藏着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互相向往的秘密。”在许多文化中,异性之间的亲密被视为性关系,因此受到自觉或不自觉



伽达尔

伽达尔的探戈糅合了伤感的乡村旋律和热情奔放的传统米隆加舞曲,讲述着一个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地压抑。换句话说,那些文化不认可男女之间非性的亲密接触。但阿根廷探戈却代表着一种不同的看法或文化,该文化承认并允许男女之间纯洁的亲昵。

电影《闻香识女人》中,阿尔帕西诺那一段探戈《一步之遥》(Por Una Cabeza)交织着华丽与野性,暗含着感伤和忧郁,是阿根廷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其作曲者正是阿根廷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探戈歌手卡洛斯·伽达尔(Carlos Gardel)。在电影《真实的谎言》《辛德勒的名单》和《魔鬼大帝》里,都曾采用过他的《一步之遥》作为配乐。

卡洛斯·伽达尔1890年出生于法国,2岁时随母亲来到阿根廷。为了谋生,伽达尔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酒吧、婚礼上演唱。1913年他和乌拉圭歌手若泽·拉扎诺(Jose Razzano)组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民谣二重唱,穿梭在两个国家间表演。1917年伽达尔遇到了一位擅长用俚语写歌的街头诗人帕斯夸尔·康图斯(Pascual Contursi),结果伽达尔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探戈名曲《Mi Noche Triste》(My Sad Night),把歌剧演唱方式带进阿根廷音乐。歌曲描述了一个被爱情抛弃的小伙子夜不能寐,徒劳地等待情人的归来,略带沙哑的嗓音开启了阿根廷探戈歌声的时代,被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莺”。

伽达尔以忧郁探戈歌谣演唱家的身份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总会和电影中,确立了他如日中天的声望。这位阿根廷的杰出人物战胜了人们对于探戈起源于底层的反感,他和他的音乐在法国和西班牙被广泛接受,使得中上层对探戈不再设防。他在电台及电影中的演出也加深了他对于大众的吸引力,

伽达尔在阿根廷的地位如同“猫王”普莱斯利在美国,但他也同“猫王”一样英年早逝。1935年6月24日,为了参加一场演唱会,伽达尔在麦德林的空难中丧生。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陷入了悲恸的停顿,一位古巴女子从她哈瓦那家中的阳台上跳下自尽,而在波多黎各和纽约,各有一位女子服下毒药。为伽达尔送葬的队伍经过时万人出来送行。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有地铁站和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伽达尔的墓前,人们为他塑了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并在雕像的右手中永远保持着一根燃烧的香烟,他们说:“在伽达尔真正的继承者诞生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空会继续飘雪。”

伽达尔的相片今天仍大量地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路牌和书刊的封面上,许多酒吧和舞厅的墙上还挂着他的肖像。人们说,如果你夜晚在这座城市里散步,也许就会瞥见伽达尔的幽灵闪现在某个僻静的角落,他身着剪裁得体的服装,风采依旧。☑



松果生活

# 一万个生活家

—— 一万种生活方式 ——



# 马黛茶

文 / 曹玲

马黛茶在无数阿根廷作家笔下反复出现。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在《跳房子》里写道：“马黛茶喝完了，我也就完蛋了。”“他研究着马黛茶在壶中的特殊情形，热水一沏就浮了上来，如同呼吸一样发出阵阵香气，随着吸吮，茶叶就往下落，一片片贴在一起，逐渐失去了光泽和香气，除非再用水沏，才能再次活跃起来，这是阿根廷给孤独悲伤者补充的元气。”

博尔赫斯也特别喜欢马黛茶，这个词频频出现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他在短篇小说《玫瑰色街角的人》中描写黑帮复仇时有那么一段：“他进门时，胡利亚正在喝马黛茶，茶罐传了一巡，又回到我手里，他还没有咽气。”短篇《另一个人》中写道：“我可以告诉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结局》里写：“雷卡巴伦是杂货铺老板，他忘不了那次对歌的事；因为第二天他搬动几大捆马黛茶时，身体右侧突然动弹不得，话也不会说了。”《第三者》中：“在那落寞的漫漫长夜，守灵的人们一面喝马黛茶，一面闲聊。”

很多球迷也听说过马黛茶。马拉多纳被记者多次拍到手捧马黛茶的样子，他说没有马黛茶就没有“上帝之手”；梅西也是马黛茶的忠实“粉丝”，每次回到阿根廷首先要用最地道的方式冲上一杯马黛茶。

除此之外，马黛茶还有一位星光耀眼的代言人——切·格瓦拉。他手持马黛茶，光着膀子斜卧炕头的形象，如同他头戴贝雷帽叼着古巴雪茄烟一样深入人心。

对于阿根廷人而言，他们喝马黛茶就像中国人喝绿茶一样，甚至更为普遍和随意。无论在公园、机场、公车、学校或办公场所，总能看到阿根廷人手里拿着一个葫芦样的容器，插一根白亮亮的金属吸管，时不时喝上两口，一副享受的样子。马黛茶、探戈、烤肉和足球——阿根廷四大国宝构成了他们快乐的源泉。

马黛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茶，它是一种学名为巴拉圭冬青的植物的叶子，又称巴拉圭草。这种植物一般株高3~6米，野生的可达20米。很早以前，南美人就在这种植物的绿叶和嫩芽采摘下来，经过晾晒、分拣后冲泡使用，后来又多了烘烤、发酵和研磨等工序，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马黛茶。马黛茶主产地是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南部以及乌拉圭。阿根廷人从17世纪开始使用马黛茶，由于气候和土壤更适合马黛茶种植生长，阿

根廷逐渐代替了巴西和乌拉圭，成为世界上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被称为“马黛茶王国”，全国人均年消费约7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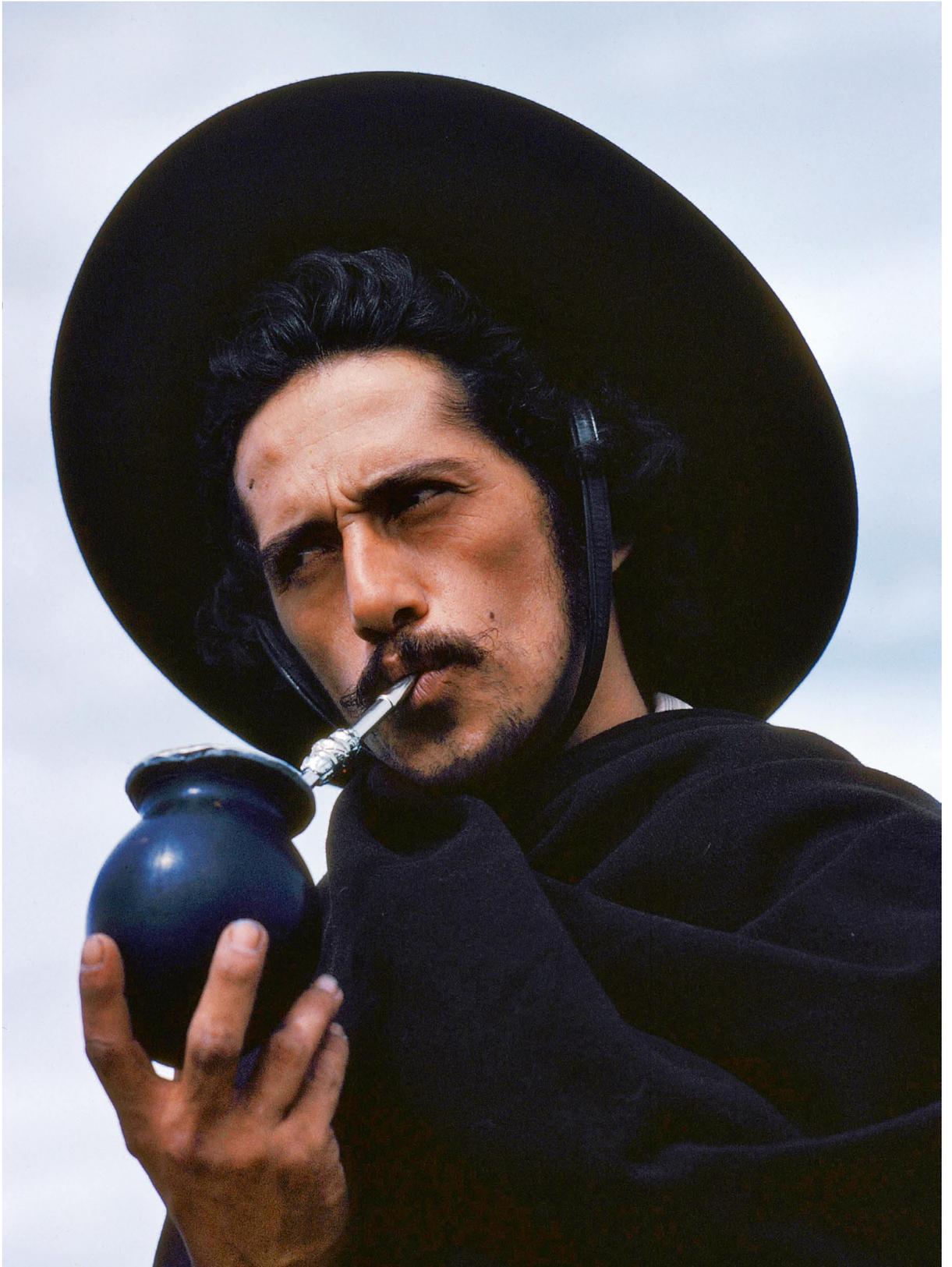
当地人用来喝马黛茶的葫芦状杯子叫作“库亚”，是把葫芦切开、掏空、刮净制成的。因为马黛茶茶叶很碎，如果直接饮用会吸入很多茶末，所以当地人用一种特制的不锈钢小吸管吸着喝。这种吸管叫作“泵吧”，一头像普通吸管一样，另一头是扁圆或者勺状的，上面布满小孔，起到过滤网的作用，把茶渣阻挡在外。

饮用时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一定要把“库亚”里的水喝干，喝到“泵吧”发出声音为止。“呼噜呼噜”的声音并不代表粗鲁，反而表示对做茶人的尊重。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记载了几种马黛茶的喝法：“如果在旅途中，我们非常劳累，希望立刻品尝美味，就将一把马黛粉放入冷水中，用大火煮到水开，即刻熄火，一定要一煮开即熄火，否则马黛的味道会全失。这种与一般泡茶相反的方法做出的称为马黛茶，颜色深绿，质地多油，像杯浓烈的咖啡。如果时间不够，便做‘铁累累’，把冷水冲到一把马黛粉末上面，用烟斗式吸管吸着喝。不喜欢马黛苦味的人，则可学巴拉圭妇女，喝甜马黛：马黛茶和糖混合，在热火中烤焦，再用滚水冲，冲开后再过滤。”

阿根廷人更为喜欢的一个喝法是和朋友们用一根金属吸管共饮一杯马黛茶，喝完后加水继续传着喝。马黛茶与阿根廷民族性最鲜活的纽带，是潘帕斯草原上英勇善战的“高乔人”。高乔战士围坐篝火轮流畅饮马黛的场景，成为阿根廷文化最经典的场景。最早描述高乔人英雄形象的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这样写道：“当他们围坐篝火旁，总是有个习惯，手握马黛茶，兄弟们不分家！”阿根廷最早的经典探戈名曲《马黛，马黛》这样唱道：“喝一口马黛，醒一醒神，俗话说得好，踏上我们土地的人，一旦喝上马黛茶，就永远不想离开。”

一些外国人很不习惯这样的喝法，如同阿根廷男人见面行贴面礼一样让人难以适应，但是对当地人来说，这种“野蛮”的喝法是阿根廷式友谊的基础。阿根廷主持人、作家拉罗·米尔说：“坐在一起喝马黛茶对阿根廷人来说是个社交习惯，当你和众人在一起的时候，马黛茶让你打开话匣子；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马黛茶让你思考。”



巴西里约州的一名牛仔在吸马黛茶

# 烤肉

文 / 张星云



2012年，美国新泽西的阿根廷球迷在观看了巴西与阿根廷两队的比赛后享受烤肉

巴西烤肉在中国遍地开花，但真正在巴西当地的烤肉店里，最好的牛肉肯定都来自阿根廷。阿根廷是南美盛产牛肉的大国，肉质鲜美和细嫩程度其他地区无法比拟。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阿根廷被视为全世界的粮仓和肉库，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小麦和牛肉。中部潘帕斯草原上的农场不会看到成群的牛，都是三三两两随意吃草。草原上丰沛的牧草每年贡献着数百万吨优质牛肉，“嗜肉如命”的阿根廷人只吝啬地出口其中一小部分，其余的供国内消费。一个中等收入的阿根廷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吃掉一头牛。

烤肉是阿根廷人的社交方式。从阿根廷球星，到各路政客明星，如果被邀请参加他周末在自家后院举行的烧烤，便是对别人最大的尊敬。曾经很多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线附近，为了节约资源和维持家庭纽带，很多家庭经常是几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非常亲密，星期天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在自家后院，烧烤由此而来，后来延伸到朋友聚会。因此无论平房别墅，还是公寓楼房，烤肉架或铁算子成了标

准的配置。即使周末出游，阿根廷人也会带上简易烤肉架，在绿草如茵的森林里、溪水潺潺的河岸上来一顿烤肉大餐。

多数阿根廷人提起餐厅的烤肉都会嗤之以鼻，因为最正宗的木炭铁算烤肉（Parrilla）都在阿根廷人的后院。肉要去肉店买当天新鲜的牛肉，最经典的搭配是牛肋骨肉、牛腩、牛里脊、小肠、腰子和胸腺，讲究点的会把腰子用柠檬汁或醋腌渍去腥，小肠用牛奶煮一下去油，然后平铺在阿根廷传统的长方形扁铁算子上，再撒上专门的烤肉盐用小火微熏，在炭火上烧的时候只会将肉翻一次面。阿根廷烤肉与巴西烤肉不同，多是不提前腌制，甚至不添加任何作料，这样烤出来的牛肉才更能尝到鲜嫩肉质。

最理想的肉永远是小牛肉。小牛肉的生肉呈现浅粉色，肉质极其特殊，要比普通牛肉纤维更少，下刀入嘴都更容易，也更有弹性。此外纤维少也让肉更加呈现出“一整块”的感觉，更难烤老，汁水也更不容易渗出流走。因此入口的小牛肉有一种介于猪肉和牛肉之间的口感，在保留了牛肉味道的前提下口感更加嫩滑。

大块的牛排在炭火上吱吱冒烟，肉块中的油脂被不断烤出来。牛排一般要半熟就好，上桌后蘸上阿根廷烤肉专用的传统辣酱 chimichurri，由欧芹、大蒜、牛至、白醋和橄榄油调制而成，绿油油的，解腻，清爽开胃。

当然除了家庭朋友聚会烤肉，布宜诺斯艾利斯老城区里的烤肉店也有自己的风味，破烂油腻的烤肉算子里散发出的浓郁烤肉味会让人迈不动自己的腿。肉食爱好者们进店，一个多人份烤肉——里脊、牛排、香肠、腰子和胸腺被放在一个椭圆形的长铁盘子里端到面前，此时只需再配上一瓶安第斯山脉门多萨地区的红酒，便可放开手脚大快朵颐。

阿根廷没有太多种类的蔬菜，大多数本地人除了烤肉，就是意大利面和比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欧洲人移民到阿根廷，其中意大利人居多，并且他们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因此意大利菜成了阿根廷的主要食品。吃完肉喝完酒，再来一份意大利面压一压酒劲，完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WISSEN

与那些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相比，它不关心每天都在变化的事情，它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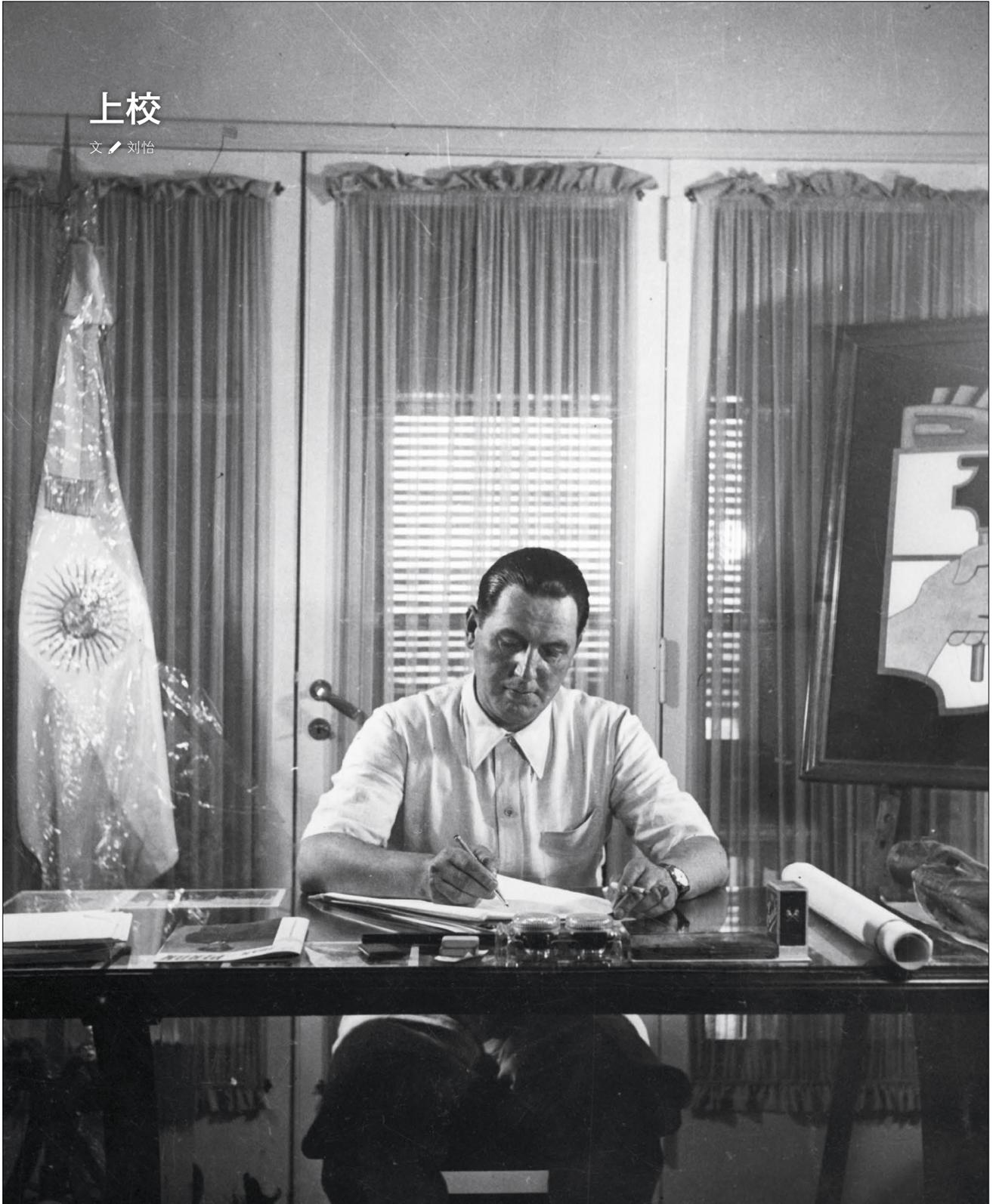
全年6期  
96元

零售20元，  
全年订阅8折

双月刊，  
单月中旬出版

# 上校

文 / 刘怡



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在他的办公室里

几乎每一位 20 世纪拉美小说家的笔下都曾出现过上校（The Colonel）这个形象：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里，他是引发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何塞·松连特；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是发动过 32 次起义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在略萨的《公羊的节日》里，则是无处不在的军情局长阿贝斯·加西亚。“上校”代表了一种拉丁美洲专属的军人政治模式和独裁文化：既不同于欧洲和亚洲的元帅们，也不同于非洲的少尉和上尉。伊图维德在成为墨西哥第一位总统和皇帝之前，曾长期担任西班牙殖民地军上校。胡安·庇隆在上校任内参与了 1943 年政变的策划，并出任阿根廷副总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危地马拉在 1954 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组成执政委员会的 5 名军人竟然全是上校，特殊之处可见一斑。

在经济结构单一、利益集团和阶层分化严重、教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 20 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律师和军人大概是最有希望迅速改善社会地位的职业。一个年轻人需要首先募得一笔巨款才能入读大学法律系，军事学院却是完全免费的。为了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争夺土地、矿产以及河流航行权，从小国巴拉圭到大国阿根廷、巴西都在从欧洲购进“克虏伯”式野战炮、“维克斯”式坦克、大型舰艇乃至战斗机，并需要一批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军人来操作它们。于是，那些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年纪不过八九岁，就有机会操纵整个国家最昂贵也最尖端的军事装备，并与他们的外籍顾问交流，从眼界到心气都高过那些见识短浅的前辈。倘若他们在最初的十几年军旅生涯中表现良好，或者攀附上某位贵人，便有希望在 30 来岁时进入参谋学院进修，随后或者在军种司令部和总参谋部担任要职，或者在一线出任团长和旅长。那些年过六旬、昏庸颓废的老将军们倚重他们的业务能力，底层士兵则钦佩他们的才干和见识，故而 40 岁左右的校官虽然不是南美军队中最显山露水的群体，却是国家军事机器实际的控制器。

从家庭出身看，校官们并不能算某个特定阶层的代言人，他们中既有渴望摆脱贫穷的农民之子，也有志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商人后裔。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崇拜玻利瓦尔、圣马丁等前辈强人，并受到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主教们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倾向于重新分配土地、并限制教会在教育和法律方面的特权的左派政治家相比，军人从来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因之远比文人政客来得可靠。天主教会在西



伊莎贝尔·庇隆

不止一位总统曾被称为“新庇隆”、“新庇隆夫人”；而他们的执政表现也延续了庇隆主义高福利化、激进、不稳定的特点。

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的的社会关系则为校官们和跨国资本乃至外国政府联手创造了条件。就连普罗大众也认为军人是秩序和复兴的象征：经历了走马灯式的内阁轮换，他们现在更盼望有一位固定的领导者。

但校官们无法解决代际轮替和领导权继承问题。事实上，之所以是上校更容易成为政变和革命的领导，恰恰因为在平时时期晋升为将军的机会少之又少；一旦已经升至上校这一“瓶颈”军衔，短期内又看不到成为将军的希望，军官们便倾向于直接插手政治，以实现个人抱负。但同一时期具有较高声望的上校往往有数人之多，最高领导权面临相互竞争的不稳定状态，实际上只能朝两个方向演进：要么收买或罢黜其他同僚，成为唯一的独裁者，并使全国军事、立法和司法权力完全唯自己的马首是瞻；要么转向民粹主义，利用公众游行和投票来增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一种混合有直接民主和军人独裁的中间政体。玻利维亚的巴里恩托斯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属于前者，秘鲁的贝拉斯科和阿根廷的庇隆属于后者。

在 1943 年借助政变跻身政府中枢之前，胡安·庇隆上校已经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观念：工会运动愈演愈烈的阿根廷需要的是一种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群众运动作为政府的前盾，政府为群众提供经济和社会保障。在政变后的“上校政权”中，庇隆被任命为副总统、陆军部长兼劳工部长。他建立了覆盖大部分劳动者的养老金体系，在劳资纠纷中向工会一方倾斜，并改善了第一、第二产业的最低工资和休假制度。1944 年圣胡安省发生地震后，庇隆不仅亲临一线指挥救灾，还广泛组织社会名流和团体筹措善款，获得了惊人的声望。担心被他盖过风头的同僚们在 1945 年 10 月改组了内阁，将庇隆逮捕入狱，但支持上校的工会发动了全国性罢工和游行，使他们的恩人在 8 天内就被释放。庇隆也就此完成了个人政治身份的转型：他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 1946 年总统大选，不出意料地高票当选。

庇隆的 10 年总统任期留下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业绩：他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条道路”，能够兼收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主义的长处。劳工总同盟成为政府最坚定的拥护者，出身贫寒的第一夫人伊娃·庇隆在全国巡回演讲，从事济贫和赈灾事业，并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丈夫。内阁以五年计划为中心推动经济起飞，将中央银行、铁路、大学和公共交通事业相继国有化，并专注出口谷物、牛肉和棉籽以积累资金。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阿根廷

成为南美最早启动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工业产值在6年内增加了40%，国民平均工资上涨超过30%，七成以上的劳动者拥有社会保险，大部分拥有住房。

在外交政策上，庇隆延续了他对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亲善姿态。大批前纳粹战犯相继逃往阿根廷藏匿，庇隆政府利用其中的技术人员研发出了南美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和第一型导弹。他对英美两国持民族主义的拒斥态度，不仅将其在阿根廷的商业资产国有化，还率先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向莫斯科出口粮食。1948年美国曾提出将阿根廷纳入马歇尔计划，但庇隆认为这项计划将“给扼杀阿根廷工业化道路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坚决予以拒斥。结果不仅引发了全国性金融危机，还使政府信誉大大受损。

一切后发工业国家都面临资本积累问题，庇隆的做法是从农产品出口和国有化的盈余中允出资金，以政府投资拉动就业和增长。但过于单一的出口结构极易受国际市场行情影响，加上庇隆在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阿根廷的外贸收入自1948年起进入下滑期，不得不频繁贬值货币，并从国外借债。高福利和国有化中的腐败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经济陷入滞涨状态；而工会成员因为收入不稳，对政府的支持率也在下跌。1955年，当庇隆提出允许自由离婚并建议将卖淫合法化之后，受天主教会支持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逼迫他流亡海外。新政权向庇隆的支持者们展示了前总统不为人知的一面：来路不明的珠宝、艺术品、跑车和游艇，并立法禁止庇隆主义者参与议会选举。庇隆本人则待在西班牙，托庇于老相识佛朗哥大元帅。

事实证明，当收入增长停滞、社会分裂加剧、暴力活动加剧时，阿根廷人总会重新开始怀念庇隆。1973年，年近八旬的上校被当作救星迎回国内，并在9月的大选中获胜。这一回，老上校变得更像一个典型的独裁者了：他的第三任夫人伊莎贝尔·庇隆（和伊娃一样出身夜总会歌手）被任命为副总统，长期以武装斗争支持他的左翼庇隆主义游击队则遭到了政府军的围剿。不过庇隆的最后一次执政仅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一场心脏病彻底终结。他被安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遗骨在23年后遭到盗掘。继任总统的伊莎贝尔·庇隆决定与军人集团合作，以维持独裁统治，但最终在两年后被另一批上校推翻。

庇隆上校已死，但庇隆主义的影响在阿根廷依旧存在。1983年阿根廷实现民主化以来，由工党改组而来的正义党在执政时长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不止一位总统曾被称为“新庇隆”、“新庇隆夫人”；而他们的执政表现也延续了庇隆主义高福利化、激进、不稳定的特点。或许每一个阿根廷人心灵深处都活着一位上校，每当他们需要激情、慰藉和拯救时，就把他从某个角落重新拉出来。■

## 博尔赫斯

文 / 贝小戎

美国女作家简·恰巴塔里说：“第一次读博尔赫斯的著作就像发现了字母表中一个新的字母，或者音乐中一个新的音符。这些小说充满私人笑话和秘籍、历史编纂和讽刺性脚注。它们都很短，通常有着很突然的开头。他用迷宫、镜子、象棋和侦探小说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智识景观，但他的语言很明晰，带有讽刺性的寓意。他用简单的词语呈现了最奇幻的场景，引诱我们走进他无限的想象中分叉的小径。”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博尔赫斯一家旅行去了瑞士。他的父亲患有眼疾，视网膜脱落，后来他本人也得了这种眼病。到瑞士旅行的目的主要是求医，一家人因战争而滞留欧洲。

在西班牙旅居一段时间后，1921年，博尔赫斯回到了阿根廷，此时的他热衷于极端派诗歌运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库切说，《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写得最精致的短篇有《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和《通天塔图书馆》。之所以说精致，是因为哲学论点悄悄地融入了这两个短篇的叙事中，而小说的进展就像博弈一样，一步步走向必然的结果，其中，读者只能跟随作者亦步亦趋地采取行动。此外，这两篇小说中的技巧创新使其叙事速度加快，作者总比读者智胜一筹，而读者对此还浑然不觉。

博尔赫斯对拉丁美洲的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博尔赫斯在革新小说语言方面贡献尤多，从而为一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家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以及略萨等人都承认自己曾受惠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曾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唯一东西就是《博尔赫斯全集》。我把这套书放在手提箱里，随身带着，打算每天取出来阅读。”

不止如此，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法国新生代作家也受惠于他。用牛津大学教授埃德

温·威廉森在《博尔赫斯大传》中的话说，他的作品“对严肃小说的空间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并鼓励作家脱离‘二战’以后以人物为中心的心理小说和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态，而把小说当作一件自觉的、夸张的文字艺术品，进行大胆的和智力的甚至是哲学的思考。”他相信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想象世界，只要作者能够说服读者对其保持一定的文学忠诚，他就可以任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法国作家让·端木松形容博尔赫斯勾勒的世界的轮廓：“他喜欢面具、国际象棋、迷宫、侦探超验的推理调查：所有这些都需要兜兜转转拐弯抹角才能更好地得出谜团的答案。他巴洛克风格的幻想故事正像他的诗一样，致力于找到一把可以打开所有锁的万能钥匙。在某种程度上，博尔赫斯一直都是在写同样的事。他在探求一种可以概括整个宇宙的唯一的方式。为了能使读者在看到显露出的世界时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喜出望外的感觉，博尔赫斯经常采用冷峻的哲学寓言，充满了睿智的旁征博引，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幽默。”

博尔赫斯最有名的一篇短篇小说是《巴比伦彩票》，描写的是，为了帮助王国摆脱风雨飘摇的财政困境，一位机智的大臣创立了一种永久的、强制性的、匿名的彩票，可以让人赢得或失去这份最没可能中的奖。好几个世纪过后，学者们仍津津有味地讨论巴比伦的彩票：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一种规模庞大且相当神秘的赌博中，我们都忘了规则，但我们还是热情不减，争先恐后地参与到这场赌博中——这就是人生。

1961年，已经60岁出头的博尔赫斯跟贝克特一起获得了西方六大出版社设立的福明托文学奖，这一奖项把博尔赫斯推上了世界舞台。贝克特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尔赫斯终生未能获得如此殊荣。称颂博尔赫斯的人认为，博尔赫斯终生未能获得诺奖是由于其政治观点和立场所致。埃德温·威廉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名老成员一直都反对把博尔赫斯列为候选人。这位老委员就是社会主义作家约瑟·伦德科维斯特。他是智利共产主义诗人聂鲁达多年的忠实朋友，而聂鲁达则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伦德科维斯特后来说，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博尔赫斯公开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这一行为。

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他已经获得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荣誉。在《失明》一文中，他说：“我一生得过许许多多不相称的荣誉，但是有一个我却特别喜欢，那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在1955年底接受任命。“慢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他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摄于1983年）

慢地我明白了事情往往带有奇怪的讽刺。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很多的书和夜晚，却不能阅读这些书……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对自己说：既然我已经丢失了那可爱的形象世界，我应该去创造另一个东西。我应该创造一个未来，以接替我事实上已经丢失的视觉世界。”

## 巴伦博伊姆

文 / 张月寒

对于不甚熟悉古典音乐的人来说，对巴伦博伊姆的第一印象很可能来自于电影《她比烟花寂寞》（又名《狂恋大提琴》）。影片中，这位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和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有过一段悲剧的爱情。

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在以色列和欧洲的犹太指挥家，人们很容易遗忘一个事实——拉美才是他的故土。

1942年，巴伦博伊姆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自童年起就受着很深的音乐熏陶。“在我的童年印象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是不弹钢琴的。”巴伦博伊姆说。他的父母均是从俄国移居至阿根廷的钢琴教师。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主要教授高阶钢琴课程，而他母亲则主要为钢琴初学者教课。巴伦博伊姆在日后的采访中也坦言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有很多钢琴家需要不停地换老师，从适应一种教学方式到另一种，而他17岁前一直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钢琴，并且成绩斐然。巴伦博伊姆的父亲一直推崇“自然”，认为钢琴永远不能弹得匠气，因此他童年时练了很多巴赫的曲子。

1949年，也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巴伦博伊姆结识了马尔塔·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这名阿根廷女钢琴家一直是他音乐上的重要伙伴。

当时的阿根廷确实是世界上一个音乐之都，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音乐家都会来阿根廷表演，比如德国小提琴家阿道夫·布什（Adolph Busch）、俄国指挥家伊戈尔·马克维奇（Igor Markevitch）、罗马尼亚指挥家谢尔盖·切利比达奇（Sergiu Celibidache）、意大利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德国指挥家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奥地利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等都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甚至居住过一段时间。

巴伦博伊姆和国际音乐大师有关的第一段记忆是1949年德国小提琴家阿道夫·布什演奏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指挥室内乐队。那一年他7岁，有幸获得了去观看阿道夫·布什的很多排练并为他演奏。也正是阿道夫·布什建议巴伦博伊姆的父母、鼓励他公开演出。



巴伦博伊姆

虽然9岁那年巴伦博伊姆就离开了阿根廷，但拉美对他的影响却牵绊了一生。

7岁的巴伦博伊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自己的首场公开演出，演出曲目充满多样性，包括苏联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的作品。接着8岁时，他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首场管弦乐队演出，演奏了巴赫的钢琴协奏曲。从此以后，巴伦博伊姆10岁时去维也纳演出，13岁时去巴黎演出，14岁时在卡内基音乐厅迎来了自己正式的第一场独奏，开始了经常穿梭于欧洲、美国、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乃至远东地区进行巡演的音乐神童生活。

巴伦博伊姆的成长还得益于故土的庇护。1940年，约有70万犹太人及纳粹生活在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是世界三大犹太人聚居区之一，仅次于俄国和美国。尽管阿根廷处于一种极端独裁统治之下，但是据巴伦博伊姆回忆，他的童年时期，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似乎都没有经历过任何排犹主义的侵袭。

虽然9岁那年巴伦博伊姆就离开了阿根廷，但拉美对他的影响却牵绊了一生。在他之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朋友间的探戈》（*Tango Among Friends*）中，他深刻探寻自己的拉美文化之根，思索深植于自己血液中的拉美因子究竟对日后的成功具有怎样的影响。自离开之后，巴伦博伊姆每年都会回出生地探望，作为嘉宾应邀出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个音乐场合。2006年，他在出生地指挥了一场盛大的探戈音乐会。探戈这种融合舞蹈和歌唱的形式，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区兴起，是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拉美文化标签，已经成为目前公认的阿根廷文化遗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万人的观众面前，巴伦博伊姆指挥自如，他身上的拉美血液也仿佛在这场音乐的狂欢中燃烧。这时我们仿佛可以瞥见一片土地对一类人格的长成作用。外媒称这场音乐会中作为指挥的巴伦博伊姆因其拉美人的出身背景而“驾轻就熟”，每一个音符都“恰在点子上”，“像一场仪式”。

巴伦博伊姆对于拉美的根性呼唤还体现在足球上。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他曾说：“我的心脏为阿根廷跳动。”他说自己不会错过阿根廷队的任何一场比赛。☑



阿根廷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和前妻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在一起

## 足球

文 / 张星云



1986年参加世界杯比赛时的马拉多纳

在不同机构和媒体评选的历史世界最佳足球运动员前三名迪斯蒂法诺、贝利和马拉多纳中，阿根廷球员占了两位，足以说明这个国家对现代足球的影响力。

19世纪中期，英国在拉丁美洲开始进行大量贸易往来和工业投资。据考证英国人第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踢球是在1840年。随后，英国人在南美洲修建铁路，足球随之传播。直到1893年，阿根廷足球联赛正式建立，被誉为“阿根廷足球之父”的苏格兰人亚历杭德罗·沃森·霍顿成为足协主席，当时建立的阿根廷俱乐部多以铁路或者英语命名。现代足球在南美的土壤中逐渐加入了奔放、随意和自由的性格。

迪斯蒂法诺是阿根廷足球的第一代巨星。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优秀球员，迪斯蒂法诺曾与匈牙利名将普斯卡什合力，于1956至1960年间为皇马连夺五届欧洲冠军杯。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世界杯正赛。

政治对足球的干预造成了这一悲剧。从1934至1958年阿根廷经历了长达24年的世界杯空白期。1938年阿根廷政府因申办世界杯未果以弃权抗议国际足联。1950年，由于与主办国巴西关系极其紧张，时任总统庇隆将军决定抵制世界杯。待到1958年阿根廷重新参加世界杯后，他们发现阿根廷与欧洲足球发展潮流已经完全脱节。阿根廷人从自负变成了自卑，以速度和爆发力见长的欧洲足球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神话。

是马拉多纳让如今的世人记住了阿根廷足球。阿根廷不仅在他的光环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成为至今阿根廷最值得怀念的足球年代。1979年首届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阿根廷夺冠，18岁的马拉多纳成为最佳球员，一炮走红，进入博卡青年队。随后，他登陆欧洲，先后加盟巴塞罗那、那不勒斯，随后帮助那不勒斯两次获得意甲冠军，并夺得一届欧洲联盟杯冠军。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标志着马拉多纳时代的真正到来。战术大师比拉尔多1983年底成为阿根廷主帅，立即宣布将队长袖标交给马拉多纳。比拉尔多为阿根廷带来的最大变革便是欧洲化的防守战术。南美足球典型打法是424或433，进攻线投入极多兵力，中场无人把守，所谓“快速通过中场”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成了南美足球的传统。而比拉尔多一改重攻轻守的传统，使用了532阵型，两名盯人中卫配一名自由中卫，外加两名可以前插助攻的边后卫。尽管当时比拉尔多这套防守体系被国内舆论疯狂指责，但事实上后场防守的严丝合缝，给予马拉多纳在前场充分发挥的自由。而这种靠一名球星为核心的打法，只有马拉多纳能够胜任。

1986年阿根廷战胜英格兰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被媒体赋予了很多政治意义，4年前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使得712名阿根廷军人丧生，而这场比赛被视作马岛战争之后阿根廷的雪耻之战。马拉多纳在比赛中攻入两粒神奇进球，造就了他一生的辉煌时刻，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他先是通过一粒手球得分，因为动作隐蔽，没被裁判发现，而后又从中场千里奔袭甩开6名英格兰球员攻进球门。

决赛上，阿根廷战胜联邦德国，这是继1978年的8年之后历史上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马拉多纳获得金球奖。此时的阿根廷正饱受经济衰退的困扰，足球使人们有了精神寄托。马拉多纳由此成为阿根廷人的崇拜对象，与探戈歌手加德尔、庇隆夫人艾维塔和格瓦拉一起被视为阿根廷现代史四大传奇人物。

将阿根廷足球的命运寄托在马拉多纳身上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1991年为那不勒斯比赛期间，马拉多纳首次被药检查出吸食过毒品。随后他也曾证实过，自己早在为巴塞罗那效力期间便开始接触毒品。在经历了被意大利足协禁赛和戒毒之后，1994年世界杯时，马拉多纳在药检中再次被查出曾服用毒品，被取消参赛权。阿根廷元气大伤，很快便被淘汰出局。马拉多纳在接受处罚第二天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双腿被砍掉了。”至此他结束了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失去了马拉多纳，此后重回重攻轻守传统南美足球的阿根廷足球进入了彷徨期。尽管有巴蒂斯图塔、克雷波、西蒙尼、卡尼吉亚、贝隆等一众最优秀的球员，阿根廷队还是在世界赛场步履蹒跚。一代球星从此陷入虚无主义，再也不幻想世界杯了。

2010年南非世界杯马拉多纳以国家队主教练身份归来，并且找到了一名自己的继任者，那便是梅西。于是在2010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为阿根廷队定制的战术与1986年世界杯自己作为球员夺冠时的阵型相同，只是把自己当年的位置换成了梅西。作为前腰的梅西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但球队的防守并不像1986年那样稳固，四分之一决赛被老对手德国淘汰。

不像成长于阿根廷土地上的斯蒂法诺和马拉多纳，批评者认为，自13岁便加盟巴萨的梅西更像是一个西班牙俱乐部球员，在国家队，他性格软弱而缺乏领导力。梅西距离王者总是还差一步。2014年世界杯、2015和2016年美洲杯阿根廷都获得亚军。2016年美洲杯决赛，被寄予厚望的阿根廷败给了智利。赛后，重压之下的梅西宣布退出国家队。然而，面对全国上下的挽留之声，也许梅西还会复出，如今29岁的他还有可能开创一个阿根廷足球的新未来。■

# 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

主笔 / 谢九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上半年GDP实现6.7%的增长。应该说,这样的成绩要略好于市场预期,不过,如果考虑到全年6.5%的最低增长目标,下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7%,创下28个季度来的新低,由于二季度经济状况并无明显好转,市场普遍预计二季度增速可能会低于一季度,从而导致上半年整体增速下滑。不过,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增速和一季度保持一致,实现了6.7%的增长,使得上半年增速也稳定在6.7%的水平。

虽然上半年经济增速并没有跌出6.5%~7%的年度增长目标之外,但是基本上也很难发现过多的亮点,相反,一些新的问题正在陆续暴露,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隐患,比如民间投资的雪崩。进入2016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突然陷入断崖式下跌,去年底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为10.9%,民间投资增速为10.1%,民间投资增速基本和全国整体投资和国有投资保持一致,但是仅仅过了半年,民间投资突然雪崩,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8%,如果仅从6月来看,当月的民间投资增速其实已经出现负增长。

某种程度上,民间投资的雪崩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隐患。今年5月份,“权威人士”谈及国内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第一条就谈到“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然后才是“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不难看出民间投资下降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分量。我国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贡献了超过六成的GDP、六成的纳税,以及超过八成的就业,如果民间投资保持目前的雪崩态势,即使中国经济表面上能够维持6%~7%的增速,也仅仅只是一个数字,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意义。

面对民间投资雪崩的局面,今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

况开展专项督查。在各省(区、市)、各有关部门开展自查的基础上,国务院派出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对于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督查组在6月份最终汇总成四大原因——首先在政策法规落实方面,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缺乏配套细则,有的政策针对性、操作性还不够强;其次,在政府管理服务方面,行政审批有待进一步精简优化,地方监管服务有待同步提高;再次,在市场环境建设方面,“玻璃门”“旋转门”在一些地方、行业仍不同程度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企业负担重;最后是企业自身发展方面人才缺乏,用工成本高,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对滞后,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技术创新等等。应该说,以上问题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并无太多新意,真正想要解决民间投资雪崩的问题,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改革。

在民间投资雪崩的同时,国有资本却保持高歌猛进之势,今年1~6月,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至2.8%,而国有控股投资增速则高达23.5%，“国进民退”的力度之大为近年来罕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正是依靠国有资本的高速增长才保持了整体投资增速不致过快下滑,但从更长远来看,如果民间投资无法回暖,仅仅依靠国有资本显然独木难支,难以持续。

由于国内外经济需求都较为疲软,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延续颓势。201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1.1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3.3%,其中出口6.4万亿元,下降2.1%,进口4.73万亿元,下降4.7%。由于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上半年的出口,按照人民币计价,上半年出口累计下降2.1%,如果以美元计价,同比下降了7.7%。考虑到英国脱欧给当前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下半年中国的进出口依然并不乐观。

与投资、进出口相比,上半年的消费引擎相对平稳。2016年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尤其是今年6月份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6%,创下年内新高,其中家具、家电实现了较快增长,显然也是和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息息相关。

如果从下半年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将更大

于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但是上半年楼市的火爆可能很难持续全年，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6月份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数据已经开始全面回落，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6.1%，增速比1~5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7.9%，增速比1~5月份回落5.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42.1%，增速回落8.6个百分点。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房地产在下半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大大减弱。在失去了房地产引擎的支撑之后，下半年经济将面临更大的考验，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下半年中国经济是否需要再次大规模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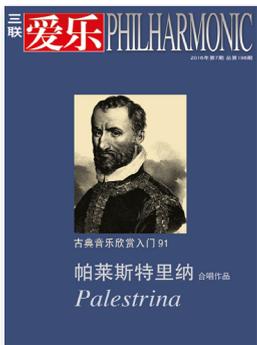
今年一季度，国内的货币环境极度宽松，人民币贷款增加4.61万亿元，同比多增9301亿元，超过2009年一季度的4.59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9万亿元，同样创下历史同期新高，3月末的广义货币(M2)余额144.62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超出全年13%的预定目标。与此同时，一季度的经济也实现了6.7%的增长，好于市场的预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份，“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声：“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

板’五大重点任务。”其中“去杠杆”就是“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等乱象，切实规范市场秩序”。与此同时，权威人士还专门谈及“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真正积极”。在权威人士讲话之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现象开始有所收紧，5月末货币投放增速回落，广义货币(M2)余额146.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上月末低1个百分点。5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00.10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增速与上月末持平。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599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少5798亿元。最新公布的6月份数据有所改善，但距离一季度的宽松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下半年稳增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下半年货币政策是继续“权威人士”所坚持的去杠杆、不放水漫灌，还是会在压力下重回宽松，将成为下半年最大的悬念。从降准来看，自从今年3月1日降准之后，迄今已经将近5个月没有实施降准；从降息来看，上一次降息还停留在2015年10月。今年6月份英国脱欧之后，市场原本高度预期英国会在压力之下选择降息，以此刺激英国经济增长，不过出人意料的是，7月14日，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0.5%不变，自2009年3月起，英国已经将0.5%的基准利率保持了7年之久，即使是脱欧也没有打乱其步伐。☑

##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 《爱乐》2016年第七期要目

####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1

- 一位有烟火气的圣乐王子——漫谈帕莱斯特里纳及其作品
- 朱可心、孙健、昊尘对帕莱斯特里纳的《马尔采鲁斯教皇弥撒曲》、《雅歌》和《武士歌弥撒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萨拉热窝废墟上“首演”的《G小调柔板》

**访谈** 女高音歌唱家芭芭拉·邦尼访谈录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上)

**爱乐笔记** 又见埃莱娜·格里茂

**早期音乐** 阿尔坎杰洛·科雷利(下)

**乐史空间** 夏里亚宾：现在我的表停了

**歌唱家档案** 歌唱家黄英的访谈

**作曲家档案** 小记作曲界的三位“诺瓦克”

**唱片说明书** Jan Panenka 与莫拉维茨

**作品** · 安妮亚·洛克伍德的声音艺术

- 青年时代的穆索尔斯基

###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http://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http://www.lifeweek.com.cn)



## 尼斯恐袭，法国的反恐死循环

文 / 张星云



7月14日，法国尼斯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参加国庆活动的民众数百人伤亡。图为受伤者被送医救治

此次尼斯恐怖袭击之后，法国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反应便是对穆斯林群体仇视的加强，“伊斯兰国”更有机会招募极端分子，进行更多的恐怖袭击。这一循环，何时可解？

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一年一度的阅兵游行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军队方阵从凯旋门走到协和广场，协和广场中央搭起的临时看台上，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了自己这一任期里的最后一次国庆讲话，他表示要保证法国人在经济方面过得更好，他还表示，不准备将去年11月巴黎恐袭后实施的紧急状态继续延长下去，只到原定的7月26日截止。奥朗德告诉大家，法国在经历了2015年的悲惨经历后，正在逐步恢复元气。在讲话最后，他也重申，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作为总统首先就是要为了法国人的生命安全做斗争。

几个小时之后，当夜幕降临，法国大小城市都在进行夜晚的国庆活动时，尼斯海滩旁的英国人漫步大道上横尸遍地，这座位于蓝色海岸的地中海度假胜地遭受了“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84人死亡。

从去年初《查理周刊》被袭事件至今，法国遭受的死伤事件是自上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最严重的一个时期。法国年轻人出生在和平年代，根本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阵仗。然而不断的恐怖袭击让法国产生与穆斯林的敌对情绪，进而助长极右势力的崛起，再而受到更多“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威胁。法国正在因此陷入恐怖袭击死循环。

### 徒劳的反恐演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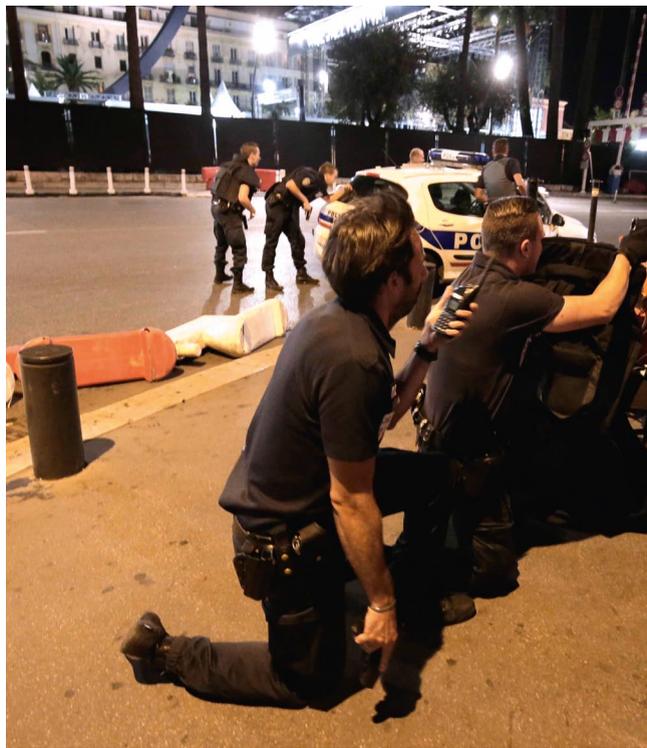
在烟花表演结束之后，恐怖袭击者坐上3天前租的白色冷藏卡车。当他刚刚驶入“英国人漫步大道”的时候，他就把车开到了人行道上，为了撞死更多的人，他控制卡车呈“Z”字形驾驶。随后他开到了英国人漫步大道与甘贝塔大道的交叉口，在这里，路中间横了一个简易的护栏，这也是卡车整个行进过程中遇到的唯一一个路障。“并没有网上传说的50个检查点，那唯一的护栏也是为步行街禁止机动车通行设立

“为了阻止那么大载重量的卡车，起码需要水泥蒺藜或者横在街上的汽车，但在国庆当晚的尼斯，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些方案。”

的，也并不是一个检查站，卡车轻易地就撞开了那个护栏。”尼斯当地一名警察说道。护栏被撞开，卡车驶入了为国庆挤满人群的步行街，步行街一直延伸到尼斯的港口。正是在这里恐怖袭击者驾着卡车进行了屠杀。“他先是开到人行道上，然后为了避开长廊又开回机动车道。”警察回忆道。正是在开回机动车道的地方，恐怖袭击者在车上与路上的三名警察开枪交火，随后又向前开了300米，最后才被截停击毙。

“根据我们的信息，当时有很多维护治安的人员，很多人也都带着武器，但我们的安保措施显然不够。”滨海阿尔卑斯省警察工会主席罗兰·洛布里（Laurent Laubry）表示，“这段6车道的公路长3公里，此外海滩和公路之间还有一条宽20米的人行道，布置安保措施很困难。”法国警察工会（Synergie-Officiers）主席帕特里斯·里贝罗（Patrice Ribeiro）也表示他们很难阻止尼斯的这次恐怖袭击：“卡车横冲直撞，至少需要水泥蒺藜才有可能拦住它，就像当年放在诺曼底海滩上的那种。在巴黎的法兰西大球场也只有钉齿耙，那还是全国演出、球赛活动最多的地方。”然而钉齿耙并不能保证可以阻止住19吨重卡车的高速前进。“为了阻止那么大载重量的卡车，起码需要水泥蒺藜或者横在街上的汽车，但在国庆当晚的尼斯，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些方案。”法国警察工会联盟（UNSA-Police）的总秘书长菲利普·卡蓬（Philippe Capon）如是说道。

然而在周四晚，尼斯的国庆活动现场附近，总共有187名宪兵，其中56名宪兵负责与烟花有关的安保工作，另外还有20名武装军人，其中10名就在国庆活动现场，另有50名市政警察在疏导附近交通和人流。“尼斯是全法市政警察最多的城市，这里的警察都随身携带武器。”卡蓬说，“平时在尼斯巡逻的CRS防暴警察当晚也都不在，由于被调去维护欧洲杯比赛安全，他们7月20日才能回到尼斯开始工作。但如果有了这一切，就能阻止那辆重型卡车了吗？我也不知道。”



其实早在去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政府便专门提高了各地安保水平。当时法国政府决定不取消今年6月份举行的欧洲杯，他们认为在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尽量将生活“正常化”才是更好的应对方式。3月16日，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曾表示，今年将进行75场反恐演习，大部分在欧洲杯比赛之前，其中所有欧洲杯的举办城市都将进行包括“四防”在内的反恐演习，即防核、防辐射、防细菌、防化学武器。

尼斯也在今年进行了两次反恐准备。第一次是2月份的尼斯狂欢节，这个每年参与人数仅次于里约和威尼斯的第三大狂欢节自然成为法国政府检验反恐能力的最好机会，内政部长亲自督查，400名市政警察和1400名宪兵达到现场，城市里每平方公里设立了15个监控摄像头。此外，作为欧洲杯举办城市，尼斯紧接着在3月8日动员了200人参加反恐演习。在演习中，一架无人机向尼斯安联里耶维拉球场的人群中投放了一个假化学武器，以此来测试当地去化学污染的应对能力，并组织人群模拟了受伤人员的保护和输送。

然而，反恐演习都是在特定地点由特殊人群所参



与的。“最理想的，还是要在游客高峰期间的公共场所进行反恐演习，只有这样才会更加贴近真实情况，但上级觉得那样的反恐演习会引发民众的恐慌。”一名尼斯警察说道。

就在今年初，议会调查委员会还进行了专门针对反恐行动的听证会。调查委员会认为反恐措施依然存在很多不足，警方、情报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缺乏合作，甚至相互阻碍，而欧盟各国间的情报部门也极其缺乏相互沟通。

尼斯恐怖袭击第二天，尼斯巴斯德第二大学医院接待了107名伤员，其中25名生命垂危。“多亏了有之前3月8日的尼斯反恐演习，使得医院对接待大量伤员提前做出了准备。我们医护人员齐整，外科手术的设备也都足够，伤者在急诊、手术室之间的转移非常方便。”尼斯医院胸部外科主任尼古拉·维尼萨(Nicolas Venissac)教授说道，“但我们和去年巴黎恐怖袭击情况不一样，巴黎恐怖袭击时，人们受到枪械武器袭击后，身体健康状况会逐渐恶化。而这次被车撞了后，伤者会立刻处于极其危险的身体状况，这里就像同时救治100起车祸的伤员一样。因此即使我

们提前做了准备，也针对的是枪械、炸弹、化学武器的恐怖袭击，根本不会想到恐怖分子会用卡车来进行恐怖袭击。”

然而所有的反恐措施依然没有阻止住此次尼斯的恐怖袭击。

开着19吨重的卡车撞向人群，成了此次恐怖袭击的一个新形式。“伊斯兰国”在此前的宣传中，曾经也呼吁过恐怖分子去“碾压真主的敌人”。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就曾开着卡车进行恐怖袭击，2008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也将推土机开上街头造成以色列人3死44伤。

### “独狼”们

本次驾驶卡车袭击人群的恐怖分子，身份和动机至今依然不够清晰。

7月14日当晚在击毙驾车的恐怖分子后，警方在卡车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他名叫穆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Mohamed Lahouaiej Bouhlel)，是一名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人，住在尼斯，有三个孩子，妻

左图：7月14日，法国尼斯恐袭案发生后，警察与袭击者交火

右图：袭击者驾驶卡车碾压人群，警方开枪阻止其行凶，车身遍布弹孔



7月15日，法国民众在恐袭事件现场点燃蜡烛悼念遇难者

子正在与他离婚。布哈勒的邻居称他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他在2010至2016年间因威胁他人、暴力、抢劫和入室盗窃而多次受到民事诉讼，此外由于今年1月份因携带武器使用暴力，而在3月份被判6个月徒刑缓期执行。但他从来没有被法国情报部门登记在册，此外他也并不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从不祷告也不守斋月，平时还破戒喝酒。

虽然“伊斯兰国”7月16日通过其官方电台公开表示布哈勒是一名“响应号召，进攻反伊斯兰国联军国家的战士”，但布哈勒与此前所有法国“伊斯兰国”恐怖袭击者的身份特征不尽相同，他既不在法国情报机构的反恐S特殊文件中，也没有在最近几年中去过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

“伊斯兰国”与布哈勒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十足的证据表明“伊斯兰国”曾经直接协助过布哈勒，也无法证明“伊斯兰国”在7月14日之前知道将会有恐怖袭击发生。专门研究“伊斯兰国”组织运转的记者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从来没有机会主义式地对任何事件负责。如果他们对一起恐怖袭击负责，他们会有相关证据，也肯定会在事后将证据拿出来。就像发生在埃及的俄罗斯客机坠机事件，‘伊斯兰国’随后就公布了把炸药放进行李舱的照片。一开始埃及政府拒绝承认，但如今也不再否认了。”

“看来布哈勒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的。”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认为，布哈勒代表着一种恐怖袭击新形式的出现，“这类人群受到‘伊斯兰国’的宣传所影响，不需要进行任何专业培训，便可进行暴力袭击活动。”

恐怖袭击者从网络上受到“伊斯兰国”圣战精神的影响，但却没有与相关组织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如今他们有了一个新名字——“独狼”。两年来，“伊斯兰国”正是通过在欧洲招募这些“独狼”而进一步完成自己的扩张和巩固。就在不久前的5月份，“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ou Mohammed al-Adnani）向“独狼”们呼吁：“你们在这些国家做的再小的行动，在我们眼里都是极其重要而珍贵的，因为这些行动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要比我们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大得多。”

## 死循环

本次尼斯事件已经是欧洲近8个月来受到的第四次恐怖袭击了。去年11月，“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巴黎街头杀害了130人，今年3月布鲁塞尔等多地的自杀炸弹夺去了32人的生命，两周后，3名极其可能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在土耳其又杀害了40多人。

令人倍感讽刺的是，从去年底以来，以美国、法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前线收获了诸多胜利，根据多国部队5月份的估计，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已经在伊拉克失去了45%的控制区域，在叙利亚也失去了20%。

多国反恐联军在前线军事上的胜利却成了此次尼斯恐怖袭击的间接原因。“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节节败退，扩张“哈里发国”的意愿受到了严重打击，因此需要在其他层面寻找胜利。6

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就曾很明确地做出过警告：“‘伊斯兰国’目前受到军事上的多方压力，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在海外加紧宣传及各类活动，以保持他们在国际恐怖主义舞台上的影响力。”

近一年频繁的恐怖袭击使得欧洲各国的情报组织加紧监控和调查伊斯兰极端组织在本国的行动，并且不断加强本土国防安全。欧洲国家深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多重威胁。根据国际反恐中心（ICCT）今年4月份发布的统计报告，5000多名欧洲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国”或其他“圣战”组织，其中900名法国人，130人已经确认死亡，另有250人从战场返回法国，其余的人应该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去年底在巴黎，人们已经看到多名富有经验的恐怖分子经过精密准备，协同行动，这样的恐怖袭击是何等可怕！然而随着“伊斯兰国”势力控制范围的逐渐缩小，依然不排除在欧洲继续恐怖袭击的可能。

相比去年11月份由恐怖分子地方头目领导策划的袭击，这次的恐怖袭击对法国社会的冲击更大，因为任何警察或者情报机构都无法对一名与“伊斯兰国”没有直接联系的陌生人进行足够的预防。国际反恐中心认为目前有1000名以上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法国人没有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而是留在法国。随着“伊斯兰国”领袖对恐怖袭击计划的改变，他们将成为巨大的潜在威胁。

此次尼斯恐怖袭击正在将法国社会引向分裂的边缘。这些有着法国国籍的“独狼”恐怖分子在不断地进行恐怖袭击之后，极右政治势力的崛起很可能会使法国社会出现反穆斯林的风潮，国家内部种族与宗教信仰间的隔阂也会越来越深，进而可能导致冲突的更进一步升级。法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帕特里克·卡尔瓦尔（Patrick Calvar）甚至在议会质询中公开表示法国社会面临内战的危险。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威尔·麦肯茨（Will McCants）和克里斯·梅塞罗尔（Chris Meserole）也认为法国的政治文化导致法国在面对恐怖主义时困难重重。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最强烈的国家中，有五分之四是法语国家，其中就包括欧洲的法国和比利时。北非移民、城市青年失业率高社会原因成了恐怖主义进行招募的沃土。而法国政府的世俗化政策也使得社会矛盾重重，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学校佩戴头巾成了近几年争议的主要焦点，随着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派国民阵线在媒体上口无遮

尼斯的恐怖袭击更表明，恐怖分子将会选择手无寸铁毫无保护的平民作为主要袭击目标，而一名“独狼”便可通过最普通的工具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

拦地攻击穆斯林移民，穆斯林社区对法国政府的信任感越来越低，他们同样不愿与法国政府安全部门打交道。于是，法国社会的裂痕会越来越大。“伊斯兰国”正是利用了在欧洲穆斯林族群的不公正感和气愤之情，进一步激发和鼓动欧洲本土的恐怖袭击。恐怖袭击的死循环由此产生。

7月15日，尼斯恐怖袭击第二天，法国政坛的风向更是一边倒地向右倾斜。目前正在争做右派总统候选人的前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e）就表示：“如果在政策上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恐怖袭击就不会发生了。”法国政坛党派政治的传统使得在野党派尽其所能反对现行政策，为各自竞选下届政府铺路。

与法国相比，美国穆斯林极端化的现象就要弱很多，只有不到300名美国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情报部门阻止了一些人出境，也同样因为美国穆斯林社团与政府情报部门的合作更紧密。尽管美国遭受了奥兰多枪击案，但美国联邦调查局6月中旬就曾公开反驳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表示美国穆斯林社团多次帮助他们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尽管表面上美国对本国穆斯林的政策越来越严格，但7月12日公布的新一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正在越来越接受穆斯林群体，选择接受的比例从去年11月的53%上升到如今的62%。

7月15日凌晨3点45分，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电视讲话，面对尼斯恐怖袭击，他决定将紧急状态再延长3个月，在紧急状态中，警方与司法部门在法官的规定下拥有特别司法权，以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打击恐怖组织。奥朗德同时表示要坚决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加强法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多国联合部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还会继续，但这些行动一时半会儿无法阻止欧洲大陆的恐怖主义行动。尼斯的恐怖袭击更表明，恐怖分子将会选择手无寸铁毫无保护的平民作为主要袭击目标，而一名“独狼”便可通过最普通的工具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

# 特雷莎·梅：英国女首相的“后欧盟”之路

文 / 王丹阳

或许她通往白金汉宫之路是轻松的，但她的任期将是艰难的。



7月15日，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抵达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与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就国内联合以及英国脱欧等问题举行会谈

## 突如其来的接任

最近半个多月来，英国政坛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局，那种“违和感”使英国媒体也觉得像是经历了一场莎士比亚宫廷剧或《权力的游戏》。6月23日脱欧公投通过，卡梅伦以惊人的速度宣布辞职，仿佛早就想好了关键时刻高高挂起，随后在保守党党内的党首选举启动。7月11日，选举来到第二轮时，5名候选人只剩下内政大臣特雷莎·梅（Teresa May）和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安德烈娅·利德索姆（Andrea Leadsom）对决，原本这两个女人要进行为时9周的全国保守党参与的竞选，那时就是15万人决定她们的去留，但后者意外退选，将梅送上首相宝座。

第一轮投票前，5人阵营中还有脱欧急先锋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但他在参选前遭到副手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的倒戈，后者宣称鲍里斯无此能力并决定自己参选，逼得鲍里斯无奈退选。而戈夫这个曾宣布不会竞选的半路上的程咬金也经历了极掉范儿的走过场，更是搅混了本就扑朔迷离的竞选。他和利德索姆都来自脱欧方，戮力宣称首相的最佳人选该是为脱欧造势的人，以此跟投票留欧的梅拉开距离，但后者却不急不缓地走着中间派路线，并以一个拉拢左右两方的顾全大局者的姿态赢得高票，票数几乎是利德索姆的两倍、戈夫的四倍。

利德索姆的退选又是来自其“不成熟”。她在拉票中称自己为人母而比膝下无子女的梅更能胜任首相，显然毫无说话的艺术，由此引起民众反感，于是她也选择不玩了。就这样，在内政大臣这个“政客坟墓”上待了7年的梅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她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琐碎又耗人的管家职务上能够平步青云，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本来，她需要等到2018年才有机会参加首相选举。

按照英国选举的规则，执政党党魁自动任职首相职务，于是，随着卡梅伦辞去党首和首相，继任者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两个职务一并按任。《经济学人》戏称，梅在竞选时的那些“猪队友”让她都没有充分展示能力，但她在国家危乱时刻显出的一种心理素质正是全国需要的，那就是“默克尔般的镇定”。在当前局势下，她审时度势、安抚各方，虽然自己选择了留欧，但也知道在演讲中强调消除“烫手的不公正”。文章认为，她能理解退欧选民的诉求，小心翼翼走在中间派的路上，先以弥合者、堵洞者的姿态平衡局势。的确，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刻上的首相位置并不需要一个喧嚣吵闹的政客。

值得一提的是，连目前的在野党工党也经历了内讧，以至于都没有闲暇在执政党的宫廷剧中分身起哄。退欧后，工党内先是47名议员宣布辞职，其中19名来自影子内阁，占据了三分之二，这让坚定退欧的党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措手不及，他一方面要应付内阁流失、麾下无人，另一方面又自然地遭受着要他辞职的党内呼声。留欧色彩极浓的工党对这个激进的退欧领袖存疑许久，并提出要对科尔宾启动不信任议案，检讨他在公投中的错误导向。

在这个时刻，谁都应接不暇，梅就无疑是一根定海神针。7月11日，卡梅伦宣布“梅将为英国带来确定性和稳定”，并确定了自己的辞职日期。7月13日卡梅伦去白金汉宫向女王提交辞呈，当晚，他就携妻女告别了居住6年的唐宁街10号。英国国内舆论都认为，卡梅伦在公投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乌龙事件后，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急于把烫手山芋抛走，好尽快从欧盟内部的声音中挣脱。而接盘侠梅又是自己的同道，与他在政治理念上相似。梅是在当天下午去女王那儿接受委任，交接之效率、过渡之平稳只是一顿下午茶工夫，是一种英式的井井有条。

讽刺的是，至此虽然是退欧派赢得了公投，但在接下来的竞选中他们跑路的跑路、淘汰的淘汰，正如前欧盟专员洛德·曼德尔森（Lord Mandelson）所言：“退欧派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梅是一个隐形的退欧派，她在退欧派占主流的保守党内部低调行事，与聒噪不休的迈克尔·戈夫和鲍里斯·约翰逊保持着智慧的距离，这样，即使退欧成功也便可避免“千夫之骂”。她又极高明地在公投中选择了留欧，这样仍然至少是卡梅伦贴心的内阁大臣。只是当卡梅伦引咎辞

职时，懂得观望的梅成了不二的继任者。

觐见女王后，梅发表演讲，强调了保守党的全称是“保守与统一党”。这就意味着“统一”这个词“意味着我们坚持的这个联合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无比珍贵的结合。而且，这个词还代表了其他，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坚信的这个联合，不仅仅是联合王国下的各地的结合，也是我们所有英国公民的结合”。

在围绕“一个都不能少”的概念上，梅在言辞中也表达了对同道卡梅伦的肯定，称卡梅伦是一位“伟大的现代首相”，他最大的贡献不仅是“比任何一届政府都多地帮助更多人就业”，更是有在“社会公正、同性恋合法化、为低收入者减税”方面的作为。

## 精英女政客

翻开梅的履历，能发现这是一位稳中求进，讲求按部就班、规矩行事的经典英伦精英派女政客。她的传教士家庭背景以及牛津大学地理系的名头，都让人联想起有着相似家庭背景、毕业于牛津化学系的撒切尔夫人。现年59岁的梅青年时代从公立语法学校考入牛津圣休斯学院，称从政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为公众服务”。

1977年，她以中等生的成绩毕业，先是在英格兰银行任职了7年，在30岁时，她以伦敦莫顿区议员的身份开始步入政坛。2002年，她曾担任了一年的保守党主席，在保守党下野后，她担任影子内阁要员，包括影子内阁的下议院领袖、教育与就业大臣、工作与养老金大臣。2010年，卡梅伦赢得大选后，梅被任命担任内政与妇女平权国务大臣和内政大臣。如今，她是英国百年来第二位最持久的内政大臣。这个职位在英国政界有“政客的坟墓”之称，鲜有政客可以从此位晋升。

梅出生的苏塞克斯郡（Sussex）位于英格兰东南，父亲是一位教区牧师，而她的祖母与外祖母都是国内航线上的乘务员。媒体报道称，梅从惠特利公园综合学校（Wheatley Park Comprehensive School）毕业后，就开始投入乡村的社会实践中，她不但演过父亲编撰的圣诞哑剧，还经常在周末去面包房打工挣零花钱。她少年时的朋友这样评价她：从中学时期就把要成为第一女相的雄心挂在齿边。

在牛津时期，她是未来政治家摇篮的牛津辩论会的成员，在那里与现在的丈夫结识。颇有意味的是，

2011年，她的一位大学同学在BBC广播4台的一档节目中介绍她时说：“我不能回忆起任何一刻她不在谈她的政治抱负。”那时，梅正在内政大臣上的第二年。但她的同学们也说，她并不像看起来会是一个朴素而刻板的女政客，在她年轻时就显露出一种幽默的天赋和社交能力。

25岁时，梅的父亲死于车祸，母亲也罹病去世，她的生活只剩下丈夫，她曾在电视节目里坦言，多年来与丈夫伉俪情深，但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孩子，并引以为憾。其实她的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前后在工党与保守党之间摇摆多年，并没很快找到自己。1992年，她还在杜伦郡担任工党议员，与后来布莱尔的内阁成员走得很近，两年后，她参选东伦敦巴金区（Barking）的补缺议员选举。1997年是她的政治生涯大放异彩之年，在布莱尔的工党上台之际，当时已在保守党阵营的梅进入伦敦中央议会，担任伦敦梅登黑德（Maidenhead）议员，任职于英国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麾下，为今后的晋升之路铺平道路。

英国媒体认为，在梅担任了三个职务的保守党影子内阁时期，她虽然不属于年轻保守党扎堆的“诺丁山帮”，不住在这股政治潮流裹挟的诺丁山富豪宅区，但是她在当时的党魁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羽翼下运筹帷幄，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那时还不甚有名的卡梅伦崭露头角，为其2005年取代霍华德做出了贡献。

梅在担任内政大臣时，她的保守精英派作风首先是让诸多留学生和移民领略到了，至今她最狠的一招是在2012年时取消了在英留学生的PSW（毕业后两年的工作签）。此后，海外留学生如果想在毕业后留在英国发展，则必须在毕业后的4个月内找到和自己技能相称的工作。而在2014年圣诞节，她索性想要推到极致，出台一个新法案，留英的非欧盟学生的签证在完成学业后立即失效。

这个法案引起巨大反响，《卫报》甚至调侃说，政府每年从国际学生口袋里掏出80亿英镑，却在国内很多行业紧缺人才之际一个机会都不给他们。这个法案最终在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反对下搁浅，但她留给中国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由得罪而引起的。

她曾经说，内政部2010年后5年来的成就就是为警察和犯罪小组设立学校、国家监控犯罪集团，“在移民的监管和控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欧洲难民危机之际，她在移民政策中的调整也极富手段。“英

国要向世界各地活在最危险地带饱受苦难的人敞开大门，而不是向已经成功抵达安全大陆的人。”她说。所以去年她向那些不服从就近安置原则的、“借着避难名义来英国享受优越生活”的中产阶级难民开刀。这个话语被欧洲难民委员会视作彻头彻尾的冷血，但梅似乎有其保守党血统上的一贯原因，就是先维护本国公民的平等权利。

“如果移民人数太高，变化的步伐太快，很难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同时，对于那些住房、交通、医院以及学校这些最核心、基础的设施也很难应付。”从传统政客角度来说，这么讲似乎也不无道理。

### 脱欧谈判之困

所以，在脱欧以后，梅所面临的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如何与欧洲单一市场谈判，并在最大限度上保留当前利益。但是，她必须在继续享受欧洲一体化市场和允许人员自由流动间精妙地维持好平衡。其实对英国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既享受单一市场的种种优惠，又可不去承担欧盟成员所要承担的难民配额问题。但欧盟所开出的条件是“商品、资本、人员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一揽子要求，默克尔也敦促英国赶快启动脱欧谈判，必须照单全收。

在脱欧后英国国内的回旋暧昧气氛逐渐甚嚣尘上，留欧派酝酿着启动第二次公投，律师们研讨着法律内的可行性，但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他们希望。“脱欧就是退了。”她说，“人民要的不只是一个‘脱欧首相’。”并誓言要“给我国的未来一个大胆、全新、积极的远景”。对她来说，切实会发生的挑战就是如何寻求保持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同时，又把移民挡在外面。

在脱欧谈判上，前保守党副首相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曾经指出，应该让鲍里斯·戈夫和后来也是引咎辞职的独立党主席法拉奇来执行，因为他们的立场一定会为英国赢得最大的利益。显然，投了留欧一票的梅无法在立场的坚定上具有优势，但梅也声称她是最适合与默克尔谈判的那个人。默克尔也知道，脱欧谈判尽早启动为好，因为她也无法保证未来的欧盟27国会否在英国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

《经济学人》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梅通往白金汉宫之路是历届首相中最轻松的，但她的任期将是近十年来最艰难的。英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在上世纪



7月13日，卡梅伦夫妇及孩子们一同离开唐宁街10号，正式结束首相生涯

70年代时就甚嚣尘上，撒切尔夫人主政时代，众多人翘首以盼加入欧盟时，她以“政府相信英镑”之说竭力对欧元进行抵制，这也最终成为撒切尔夫人下台的一个因素。但是，倘若崇尚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活在当今，也许面临退欧这个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重大外交当口，她也是不敢轻易孤注一掷的。在世界多极化格局更臻复杂的今天，梅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加多重。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还认为，不管退欧条款谈成怎样，都将很难平息国内的争吵。再一方面，梅的不战而胜恰恰会给反对党的政客留下口实，也埋藏着一种程序上的隐患。因为缺乏持久的选战和对弈，梅在国内公众前的形象并不是完整的，甚至也不排除很多人不熟悉她，为此“不管谈判如何，很难达到退欧派的幻想”。文章认为，就她之前在担任内政大臣时的作风来看，极有可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恶兆在先”。内政部素来讲究规则与秩序，极少走出自由派。

那么，英国到底在何时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梅的答案是至少要等到年底，英国统一明确了

立场之后。这份2007年生效的条约规定，有退欧意向的成员国需要与欧盟进行为期两年的协商，如果两年谈不拢，只有全部成员国同意才可延长谈判期。舆论认为，新任政府如此表态也是为了能留出时间为英国赢得更大回旋余地。

在就职演说中，她一再强调要消除那种“烫手的不平等”，把“英国为每个人服务”这个使命贯彻下去。“我领导的政府将不被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所驱使……面对重大抉择时，我们将不听那些权势的人，而是听从你们。”这份宣言让人想到同为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也为梅赢得了“继撒切尔夫人之后第二位女首相”的美誉。

但撒切尔夫人时代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削减工会力量，补助农业、服务业，促进金融业似乎早已是明日黄花的政治杠杆，梅所要考虑的比自由主义经济要多得多。再一方面，她将如何与当今欧洲已然存在的德国铁娘子默克尔进行较量，在孤立主义与全球融合间精妙权衡，似乎也是目前一些窥伺着分裂机会的欧盟国家正在观望的焦点所在。☑

# 极端气候下的城市水灾害

记者 / 李翊

在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一大的气象背景下，以武汉为首的长江中下游城市因暴雨而发生严重内涝，与城镇化迅猛进程中挤占河湖、扰乱水系、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密切相关。

7月5日的一场夜雨让武汉彻底沦陷：城市主干道上的积水齐腰深，公共汽车都无法开行，地铁和火车站停运，机场航班全部取消，交通全面瘫痪；露天体育场馆成了巨大的游泳池，停车场变成“水库”；新建小区成了水塘，大面积停水停电……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0时，武汉本轮长达一周的强降雨已累计降下560.5毫米。暴雨灾害造成全市12个区75.7万人受灾。

在一些专家看来，这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关系密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城市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加、强度增大，从而使城市气象灾害的后果愈加严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表示，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一个由大气、海洋、冰、生物和陆地构成的复杂系统。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出现了趋强增多之势。造成气候异常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水循环发生了变化、大气环流出现了异常，这种异常变化反映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丁一汇说，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水循环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气候变暖后，陆地和海洋表面的气温都会增加，蒸发蒸腾量增加，大气中水汽含量也会增加，从而增加了水循环的强度。其二，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大气的“持水能力”，也就是说，大气中可容纳的水分更多了。大气的含水量达到饱和状态，降水条件一具备，就会发生降水。由于大气“吞噬”的水汽更多了，降水强度会因此加强，从而可能导致洪涝灾害。

此外，气候变暖还导致大气环流出现异常。气候变暖改变了地球的热量平衡，减弱了大气环流的纬向（东西方向）流动，但增强了大气环流经向（南北方向）流动。纬向型大气环流减少，经向型大气环流增多，南北热量、水汽交换加强。这种情况下，天气往往异常。



“全球气候变暖后，水循环发生变化，大气环流出现异常，原有的气候变化规律被打乱，造成了今天异常天气事件不断发生的复杂局面，导致干旱和暴雨共存，干旱现象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同时雨越来越强，小到中雨频率普遍减少，而大雨与暴雨强度和频率增加。”丁一汇说。

在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一个大的气象背景下，武汉以及其他长江中下游城市今年汛期出现的外洪内涝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原因是什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领域专家、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程晓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武汉持续多天的内涝成因，众说纷纭。除了气象这个大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7月6日，武汉市遭遇罕见大暴雨，城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当地市民出行严重受阻

因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江、湖关系，人、水、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与此同时城市排涝系统的规划设计不够合理，标准不够高。你怎么看待武汉这次的内涝？和之前武汉多次的内涝相比，这次有不同特点吗？原因何在？

**程晓陶：**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境内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平坦开阔的江汉平原，整个地貌轮廓大致为三面隆起，中间低平，向南敞开的“准盆地”结构。一遇暴雨，三面来水全部汇流到江汉平原，导致江河湖泊水位猛涨。武汉市坐落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市域总面积 8494 平方公里。武汉市的建成区标高多在 21 ~ 24 米，而郊区农田及湖塘周边标高只有 19 ~ 22 米，基本上在外江常年洪水位以下，汛期完全依靠沿江堤防保障城市防洪安全。市区降雨由于

难以自排入江，只能汇聚在域内的河湖水系中，“准盆地”就成了“水袋子”。因此，临江的低洼位置与独特的地貌结构，再加上湖北多雨的气候特点，基本上孕育了湖北省洪涝灾害发育的空间格局。

目前，武汉市内河流、湖泊、水库、港渠、池塘等多种水体面积尚余 2117.6 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尽管前期存在城镇化进程中挤占河湖水系的现象，武汉市的水面率至今仍占全国大城市之首。随着建成区的扩张和域内雨水调蓄能力的衰减，防涝必然更加依赖泵站强排。目前武汉市的泵站抽排能力已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 132 立方米每秒提高到 953 立方米每秒，增长了 7.2 倍，但离排水防涝规划提出的 2258 立方米每秒出江泵站规模相差甚远，仅达到规划目标的 42%，因此每逢暴雨，巨大的雨量



7月1日，湖北举水流域突发特大洪水，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举水河西圩院发生溃口，六村庄和一社区共转移1.2万人

仍然主要依靠区内水系进行调蓄。

我从小就在武汉长大，记得儿时听到的说法是“300万江城人民”，而目前，武汉市常住人口已逾千万。在此过程中，武汉市的建成区不断向低洼地扩张，填湖造地搞房地产开发的现象一度屡禁不止。今年受淹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小区，恰是与水争地的结果。

武汉市今年6月30日至7月6日这次周降水纪录达到560.5毫米，比1998年7月17至23日最大周降水纪录538.5毫米还略微超出，但1998年该周降雨主要集中于7月21~22日两天，而今年则分为6月30日至7月2日、7月5日至6日两个降雨过程，且均为峰值后置的最不利形式，最大日降水量恰好出现在7月2日和6日，分别达到153毫米和209毫米的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级别。对于雨峰前置的雨型，一般下垫面尚有起到蓄滞和削峰的作用；但是对于雨峰后置的雨型，真正暴雨峰值降临时，区内下垫面蓄滞渗透的功能已经消耗尽了，基本丧失了坦化雨峰的功能。以致7月8日庙湖、南湖、北太子湖、黄家湖和汤逊湖虽经连续外排，仍超过最高控制水位分别达1.32、1.51、1.69、2.15和2.45米，加重了内涝的危害。因此，除迅猛城镇化进程中新建小区向洪涝高风险区域进占，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之外，降雨雨型的不利组合，也是洪涝加重的成因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3年前武汉市曾经承诺，利用3年时间，投资130亿元，加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加强清淤疏浚、推进污水处理建设，实现在“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50毫米以内”让中心城区在大暴雨时也告别“看海”。要达到这个目标，130亿元够吗？为什么3年过去了，依然会发生严重的内涝？

**程晓陶**：3年前武汉市确实曾经宣称将投资130亿元，让中心城区在大暴雨时告别“看海”的窘境。但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大大超出预期的想象，以致3年过去了，计划中的投资仅花出去约40亿元，远未实现预期的目标。原因也不难理解。湖泊本是低地积水而成，城市挤占河湖就是在向低地扩张。这些受淹区的集雨范围远大于其自身的范围，因此要排走的水量绝非仅是自己头上的降水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镇化率目前虽达到56%，但离平衡态还差15~20个百分点。在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的情况下，后续压力仍将持续增大。

因此城市内涝绝不是靠短期高投入能够一举解决的问题，必须要牢固树立打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并按照打持久战而非速决战的模式做好部署和安排。打持久战的关键是要“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结成最广泛的同盟军”，而不是仅靠专业部门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要加强相关部门与社区民众的协调联动，

做好实施目标的优化分解、实施方案的优化组合与实施进度的优化安排。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因为7月初的强降雨而发生严重内涝的并不仅仅只有武汉，还有安徽、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城市，这是不是跟整个长江汛期水位高，增加了沿江城市的排水压力有关？

**程晓陶：**长江中下游汛期与非汛期流量差异大，非汛期水位低，雨水可以自排入江；但汛期洪水水位高于两岸地面高程（即超过警戒水位）的现象很普遍，且往往持续时间长。受外江洪水水位顶托，市内雨水因难以自排而不得不转为依赖泵站强排的模式，这确实是增加了排水的负担。然而，在泵站强排模式下，外江水位只要不超过保证水位，对排水系统，并不增加新的压力。一旦外江水位超过保证水位，根据防汛指挥部的命令，部分沿江泵站可能就会被迫停机，这是在极端情况下为减轻堤防抢险压力，避免发生更为危险的溃堤事件而采取的措施。所以，不能简单说“长江汛期水位高”，就“增加了沿江城市的排水压力”。

显然，长江中下游城市因暴雨而发生严重内涝，主要是与城镇化迅猛进程中挤占河湖、扰乱水系、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密切相关。而长江外江汛期洪水高水位，是历来如此的客观现实，而非加重城市内涝的新的成因。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汛期出现的洪涝灾害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原因是什么？从记忆最深的1998年抗洪至今过去了快20年，除了越修越高的防洪大堤，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高科技含量的防洪策略和手段？

**程晓陶：**今年是洪涝灾害的重灾年份，这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后极端洪涝事件发生概率增大有一定的联系。与1998年相比，今年的防洪形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防洪能力比1998年强；二是洪水风险比1998年大。说防洪能力增强是指1998年大水之后，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三峡、小浪底、尼尔基、临淮岗等一批控制性骨干枢纽工程相继投入使用，大江大河中下游干堤堤防得以加高加强，大中小水库除险加固完成了一个周期，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已初步覆盖了2000多个县，中小河流重点防洪河段的整治工作也在加速开展。说洪水风险比1998年大，是因为1998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刚突破30%，全面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不到18年间，人口城镇化率就增加了27个百分点。挤占河湖、扰乱水系、先地上后地下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以致2006年以来，每年受淹城市都在百座以上，绝大多数为暴雨内涝构成。同时，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依靠农民义务

投工投劳、冬修春修水利的模式也难以为继，抗洪抢险的力量也严重不足。

然而，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一块就依靠堤防确保一块的安全，防洪标准越高就要将堤防修得越高，是不可持续、没有出路的。因此，必须要更新观念，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对于城市新区的规划，首先要做好洪水风险分析与评估，在不因开发而加重或转移洪水风险的情况下，做好开发新区的自我防范措施，建设耐淹的社区。其次是基于风险分析与评估，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汛应急预案，切实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通过有效的应急响应与协调联动，减轻洪灾损失，加快恢复重建。三是逐步构建标准适度、布局合理、维护良好、调度运行科学的防洪治涝排水工程体系，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防洪工程体系是实现人水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四是发展监测、预报、预警与决策支持系统，构建信息共享的平台，增强快速反应与协调联动的能力，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五是充分认识到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以低影响开发为核心指导思想，以解决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问题为战略目标，通过灰色与绿色基础设施相结合，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追求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综合治水之路。道法自然，就是按规律办事。在发展中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遵循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天人合一就是要保护、利用以至增强自然的力量，以综合治理手段形成人与自然间的合力；要在流域、城市、社区三重尺度上统筹考虑防洪排水治涝、径流污染防治、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走出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符合自身国情水情的综合治水之路。

总之，海绵城市建设要遵循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其运作模式是全社会动员，在尽可能大的范围上实现指标的逐步完善与提高，而不是高标准建成区的逐步扩大；其推进机制是相关部门间的各尽其职、协同运作，良性互动，而非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同时，对LID（低影响开发技术，指采用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方法进行渗透、过滤、蓄存和滞留，防治内涝灾害。LID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马里兰州普润斯·乔治县提出，用于城市暴雨最优化管理实践。具体措施有：可渗透路面，绿色屋顶，雨水花园，滞留草沟，雨水再生系统等）要给予更多专业化的指导与制度设计上的支持；做好实施目标的优化分解与实施步骤的优化安排；要高度重视实施方案投资效益的论证，而非高价打造不可持续的“人造盆景”。■



## 岁月流歌：一场复刻青春的流动盛宴

30年前，一场在北京工体举办的规模宏大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如一部炸裂志，让原本温柔敦厚的中国人为新的音乐形式痴迷疯狂。经历了漫长的荒芜—芜杂期，20世纪80年代初野火微现的华语流行音乐，在这次集中爆发式的酣畅表演中开始渐渐凝结为共同体，由此丰盛了几代人的记忆。

30年后，今年8月6日，还是在工体。张信哲、齐秦、张宇、黄家强、陈慧娴、姜育恒、苏芮、老狼、郑钧、动力火车……这些熟悉的名字和经典的歌声，在时间的河中缓缓流过后，重新一一浮出水面，唤醒潜在水底多年的华语流行音乐记忆。这种记忆关于怀旧，总是显得绵长而坚韧，如根根丝线。我们处于下游的每个人都牵其一端，走到很远的地方。

### 华语流行乐的不凡之夜与不凡之年

1986年5月9日，30年前的那轮明月照着初夏的北京工人体育馆，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不凡之夜。

很多人或许还能记住那个夜晚崔健25岁时的模样：年轻，桀骜，清瘦，好像对什么都不太讲究。衣服是临上台前随随便便套上的，白衫子外面却是件式样古老的深蓝褂子，两只裤腿儿忘了放齐，一高一低。只是怀里很认真地抱着一把吉他。音乐起处，突然之间，这个看起来有点邋遢的男人猛地朝人群掷出了他的第一句歌词：“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声音沧桑而撕裂，不符合传统审美，仿佛年轻的面容下藏着一颗渴慕苍老的灵魂。

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后来这个被认为是华语摇滚教父的人，这首被认为是开启了摇滚乐时代的歌曲，就这么挟着一股风，夹杂着满场尖利的口哨声，第一次出现在这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世界和平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狠狠震动了人们钝化已久的耳膜。一曲终了时，满场人起立鼓掌，好像除了这种最传统的方式，竟不知如何才能消受和表达他们最激烈的震撼。

直到今天，无论以何种方式想起是夜，那场规模浩大的演唱会都构成了一场盛事。它拥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崔健、李玲玉、杭天琪、韦唯、田震、毛阿敏、郑绪岚等一众当红明星都在其中，成为内地首批流行歌手的集体亮相，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地融入80年代的大时代洪流中。

演唱会的最后环节，是以百余位明星联唱一首《让世界充满爱》落下帷幕，歌曲长达17分钟。那些当年无比青春靓丽的男男女女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立在地上的麦克风前面，唱一句属于自己的独唱部分，尔后转身退却，默契而行云流水，共同完成一件音乐作品。在这种现在看来略显板滞的统一安排中，第一次，“内地流行乐坛”的意识和雏形开始模模糊糊地显现。

将视线从北京向南移，也是在这一年，香港，30岁的张国荣迎来了他音乐事业的又一个高峰，凭一曲《有谁共鸣》击败谭咏麟获得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压轴大奖，使得



香港乐坛正式进入“谭张争霸”的巨星时代；而一直寂寂无名的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也在这一年创作了后来成为他们代表作的《大地》，待两年后正式发表时一战成名。还是在这一年，台湾，那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罗大佑写下了名曲《东方之珠》，而凤飞飞的《掌声响起》、千百惠的《想你的时候》，已经成为第一批在大陆广泛流传的台湾流行金曲。

无法去追溯这些音乐事件的同时发生是缘于哪个层面上的巧合，但回到 1986 年的现场，会发现暗流早已从四面八方涌起，在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积蓄之后，所谓“华语乐坛”终于到了喷薄而出、相激水花的时刻了。只是其自身在那一刻未必能意识到，这些正在进行人生首轮表演的人中，有一部分将成为未来撑起全场的巨星。

而当我们越过了 30 年的时间河流，回头瞻望时，背后早已一片流光溢彩，光芒万丈。

### 重新捡起的音乐珠串

10 年后。1996 年，4 个北京音乐人凑在一起，办了一场“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演唱会。这 4 个人，名字叫作张树荣、金兆钧、秦杰、宋小明。今天看来，所谓“回顾”，似乎只是过了一段因太短而难以概观的时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乃是当代对于流行音乐史的一种迫不及待的记录、整理和写作，并因当事者与时代的纷纷在场而呈现出极为鲜活的状态。

1986 和 1996 年各自做出了两种有效的示范，按照惯性和理想的状态，华语流行音乐应当每 10 年就获得一次及时的检阅和加冕。然而，事与愿违的是，1996 年却画上了一个句号，由此停滞了将近 20 年。

这倒并非是圈子内的音乐人自身对此不热衷。事实上，

这 20 年来，一直有多批专业人士怀抱着责任与抱负，试图恢复这一盘点性质的演唱会传统，有些甚至已经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令无数人翘首以盼，但最后仍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默默画上了休止符。

音乐人自己也明白，时移事往。与国内许多产业一样，音乐从顶礼者的信仰下降为日常道旁的点缀，从现场追随的热泪盈眶简化为鼠标的轻轻一点，从对于一个共同体的生命怀抱缩小为对某个包装精美的个体“爱豆”的耽溺专宠。当年那个蓬蓬勃勃、自由生长的音乐环境，当年崔健们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创造的神话，已然成为标本而难以复制。一切都变得不成立，不会有人在曲终人散时庄严地起立鼓掌，正如不会有人随便套上一件褂子、裤腿一高一低就跳上舞台蹦跶。所有有想法的音乐人在碰触到真正的音乐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安置好屏蔽音乐的其他东西，比如不配合的歌手、不买票的观众、不看好的投资方、说不出口的潜规则，如是种种。于是做音乐，与其他所有单纯的精神之物一样，往往成为卡夫卡那令人仰望而无法靠近的城堡。

在这样一个一切进入机械复制的时代，并非专业音乐人的肖美慧却决定，捡起这个中断的传统，像一个朴素的匠人那般雕琢一场演唱会，记录华语流行音乐 30 年的历程。

从身份上看，肖美慧其实是个地道的生意人。她经营着一家叫作瀚海星空国际文化传媒的公司。公司今年才刚刚成立，依托于国内资深的投资机构，在业务上却散发出文艺时尚青年气息，专注于音乐制作、演唱会、电影电视，甚至令普通人听起来会感觉一头雾水的先锋艺术。

以一个生意人的视角去看，肖美慧决定办这样一场演唱会，自然是看中了它的商业价值和行业意义，但于她自己而言，倒也是缘于一种初心。她是 80 年代生人，差不多



北京瀚海星空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肖美慧

与当代华语流行乐坛的诞生同时代，齐秦、张宇们的声音萦绕耳畔，是难以抹去的记忆。她的同代人，而今已成为社会中坚，在克服着生活的重压和琐碎时，悄然步入了能够怀念青春的年龄，迎来了一番集体怀旧的潮流。

因此，如同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岁月流歌”，它将注定属于那些同样在岁月中漫步而过的人们，无论他们现在是30岁，还是50岁。

令肖美慧和公司感到幸运的是，在不算景气的音乐环境里，找到了朱环来当演唱会的总导演。这同样是一个有梦想、有担当的团队，希望能为华语乐坛实实在在做点事情。于是有了这一回，8月6日，工人体育场，4万人的容量。虽然有些迟到，但最终还是到了。

### 重回工体，歌声出发

北京工体，这座1959年落成的椭圆形建筑，如今在承担体育功能之外已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娱地标。内地和港台的天王巨星们来到北京，往往都选择这里作为表演舞台。射灯从四周极高的地方照下来，聚焦处亮如白昼。四围埋

伏着黑暗，荧光棒如彩色的海，一潮一潮向中心涌动，而尖叫声环着椭圆的场地聚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立体声音箱。站在中间的歌者，便仿佛从一个极深极深的谷底，用一种魔法，把声音沿着很多条轨道传递到上方，令整个场域中的人眩晕。

这是声音现场的魔力。

时间退回到1986年，那时的人们对现场同样热切。那场百人演唱会就在工人体育场左近的工人体育馆举行，能容纳足足1万人，却依然一票难求，不少人尝试翻墙而入。据当年的现场观众说，乍一进馆，但见正中挂着六个大字：让世界充满爱。极朴素。对一切东西的本质的热爱，都应该是怀着纯粹单纯的心情，飞奔到距其最近距离处，一观真容。

摇滚崛起衰落，民谣浮出水面，流行风向变迁。这30年里，华语乐坛发生了万般变化，许许多多的面孔由陌生变熟悉，又由熟悉变陌生。只是每当我们去到KTV，点的还是10年、20年乃至30年前的老歌时，当我们打开电视，听到唱歌选秀节目里飘出的还是10年、20年乃至30年前最为熟悉的曲调时，好像心照不宣，又迷惑不已：时间究竟是太快，还是太慢？人们的脑海中仿佛都有一个储存过去美好之物的记忆匣子，里面的东西不会轻易丢失，对于那些年听过的音乐的执着，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固执。

时间绕了一大圈，华语音乐依然回到工体这个起步的地方，回到被它陪伴过的每个人的心里，像是一次庄重的回家，并在一路上拾起那些珍贵的吉光片羽。那些记忆深处的人与歌声也将还在这里：张信哲、齐秦、张宇、BEYOND成员黄家强、陈慧娴、姜育恒、苏芮、老狼、郑钧、动力火车……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或许很难再有公开演唱的机会了，比如今年已经64岁的苏芮，以她的身体状况，很难想象还能再继续高歌多久。

当他们重新回到舞台上，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对他们说一声，好久不见。他们该是老了，沧桑的纹路爬上眼角面庞，但同样老去的人们将会无比热爱他们这皱纹密布、眼神清澈的模样，感谢他们在许许多多年里，用温暖的声音给予过的慰藉。

8月6日的工体还只是个起点。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巡演，从内地到港台，再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串联起华人区的30个城市。散落在各地的华人，曾经会因为同一首华语歌曲拨动起同样的心弦，而今亦复如是。而总共参与其中的歌星则是百余位——恰和30年前一样。

### “演出+”，演唱会市场的新玩法

音乐如挚友，丰盛、温暖和滋养了30年里的人。但这些年来，韩流文化、“粉丝”文化兴起，在“90后”、“00后”

的追捧下，文化消费水涨船高，明星演唱会门票不断被爆出天价，少则过千，多则数万元。去现场听演唱会，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奢望。

然而，肖美慧和公司却低调做出一个决定：推出5000张超低价票，一张只要80元，而全场最高票价也仅为980元。以当下的消费水平为参照系，80元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大概只能勉强请人在小馆子里吃一顿马马虎虎的饭，或者在电影院里看一场差强人意的国产电影。但现在，你可以用它换回一场怀旧记忆。30年前的巨星光彩不褪，一如往昔。

肖美慧说，做这个决定，是为了让“望价却步”的歌迷有机会走进现场，爱上看现场的体验，从而培养起习惯。尤其是那些堪称“骨灰级”的歌迷，如果他们有着与华语歌坛共同走过的珍贵记忆和纪念品，还可以来到现场免费换取门票。作为一个分享过同样音乐记忆的“80后”，她很了解情怀和诚意对于一代人的意义。

这场演唱会还有一个“新玩法”，就是破天荒地为大家提供旅游的机会：公司和几大旅游度假品牌达成合作，购买指定价位演出票的观众有机会到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出游一番。肖美慧介绍说，这也是一种“跨界营销”，将文化和实业进行联动，带动诸多中小企业来一起更好地为乐迷提供优质产品和增值服务，同时进行品牌推广。值得一提

的是，她这次选择的所有赞助商、合作方都是华人企业，契合着演唱会的主题。

这种模式被冠以一个挺时髦的名字，叫作“演出+”，即在呈现好舞台上的演出内容之外，还要提供、发展舞台之外的外延内容，以提升并扩充演出的价值空间，让观众获得超出这张演出票之外的消费体验和享受。类似于“互联网+”，“演出+”后面能够接起许多内容，如音乐周边、众筹、大电影等等。诸如此类，都将在一步步实践中获得无限的可能性。肖美慧说，这些改革计划虽然只是一次行业试水，但希望通过这次试水，对现在处于低迷的演出行业带来一些有益的新启示。

肖美慧还屡屡提及2016年作为一个节点的意义。这一年，是华语流行乐坛诞生30年，是瀚海星空国际文化传媒的成立之年，还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达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而“演出+”模式的构想，则是对这一要求的一种响应和实践。只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企业为同一项事业、同一个目标联合起来朝前走，方能构成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产业体系。

如同1986年的那一次盛典，愿再过若干年后，当人们回望这个民族的音乐之路时，这一年的“岁月流歌”，也将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文/宇航斯基）



“岁月流歌”新闻发布会现场，付林、金兆钧、甲丁共同出任艺术顾问为巡演护航

# 膝伤与核试验

文 / 袁越

葡萄牙球星 C. 罗在欧洲杯决赛时膝盖受伤，把各路专家惊出一身冷汗。熟悉运动医学的人都知道，职业运动员甚至宁可断腿也不愿伤到膝盖，因为骨头断了可以接上，膝盖受伤则很难治愈。

膝盖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是半月板和韧带。其中半月板是一块位于股骨和胫骨之间的软骨组织，其作用是缓冲膝关节之间的冲击力，避免两块骨头直接摩擦。而韧带的作用则是防止膝关节错位，对半月板也起到了间接的保护作用。C. 罗伤的是韧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修复，实在不行还可以用人造组织来代替，可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如果是半月板损伤，麻烦就大了，这是最难修复的人体组织之一，而且科学家们至今也没有发明出能够完全代替半月板功能的人造软骨。

运动离不开跑和跳，每做一次这样的动作都会对半月板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半月板磨损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要面对的伤病，业余爱好者也是如此。医生们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案，包括注射干细胞，以及在膝关节之间插入健康的软骨切片等等，效果都不好。

半月板伤病为什么那么难治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软骨组织的再生能力非常低。曾经有不少研究者试图搞清楚膝盖软骨组织的再生能力到底有多强，但都因为缺乏有效的测量手段而失败了。

于是，有人想到了核试验。

众所周知，因为“冷战”的关系，超级大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进行了多次核试验，这股风潮直到 1963 年苏、美、英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才终于告一段落。核爆炸会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碳-14 同位素，使得这种同位素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峰值。

碳是生命的基本元素，碳-14 同位素会随着呼吸被人体吸收，并出现在所有的人体组织当中，软骨自然也不例外。软骨组织的主要成分是 II 型胶原蛋白，通过测量这种胶原蛋白分子中碳-14 的比例就可以推算出软骨组织形成时大气中的碳-14 含量。但是，如

果软骨组织经常进行新老更替的话，碳-14 含量也会经常改变，变得和当前大气中的碳-14 含量一致。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的关节炎专家迈克尔·克雅 (Michael Kjær) 博士决定利用这一点来研究一下膝盖软骨的更新速度。他和同事们设法找来 23 名年龄在 18 至 76 岁之间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做过膝关节置换术，置换下来的膝盖正好可以用来进行研究。克雅博士和同事们分析了这些不同年龄的膝盖，结果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长大的人膝盖软骨组织中的碳-14 含量最高，此前和此后出生的人碳-14 的含量都很低。

研究人员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 2016 年 7 月 6 日出版的《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杂志上。克雅博士认为，该结果说明人的膝盖半月板在 8~13 岁便完成了发育，此后便几乎不再更新了，这一结论和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是否患骨关节炎），以及软骨的位置无关。也就是说，即使是受力最大的半月板的中心位置都不会被更新，骨关节炎这类疾病也不会刺激人体开启软骨修复模式。

这个结果虽然很遗憾，但却从科学的角度再次告诫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膝盖，因为膝盖一旦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

这个结果还告诉我们，保健品市场上非常流行的关节保健药是无效的。目前大部分关节保健药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胺 (Glucosamine) 和硫酸软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前者是合成软骨和关节润滑液的重要前体，后者是软骨的重要组分，似乎应该很有效。但如果膝盖软骨根本就没有再生能力，保健药吃得再多也是没用的。

那么，万一半月板磨损得太严重，出现了骨关节炎症状，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减肥和适当的体育锻炼。前者可以减轻膝关节的负担，后者可以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群，进一步减轻关节受到的压力。除此之外就只有安心休养了，别无他法。☑

# 一个患克罗恩症的奥运选手

文 / 张斌



3月17日，凯瑟琳·巴克参加美国大学体育总会（NCAA）游泳锦标赛后获奖留影

如果凯瑟琳·巴克在美国奥运游泳选拔赛中不能拿到那个宝贵的第二名，那有关她的故事很难被世人知晓。逻辑很简单，选拔赛第二名，那就将代表美国参加里约奥运会。12岁那年，凯瑟琳被确诊为克罗恩症，虚弱的她不想让周边的小朋友知道自己是病人，但日子久了，她不想仅仅是得了病的凯瑟琳，立志要成为得了病的游泳选手凯瑟琳，如今作为一名得克罗恩症的奥运选手，人生好像真的完美了。

凯瑟琳，美国70万克罗恩症患者中的一员。何为克罗恩症？简而言之，一种原因不明的消化道慢性、反复发作和非特异性的透壁性炎症，虽非致命疾患，但患者的生命质量大打折扣。专家们日常在解读克罗恩症时，往往准备出的材料至少要70页之多，遗憾的是，至今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奔赴里约，凯瑟琳需要携带一系列的证明材料递交给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药物清单以及治疗方案一应俱全。过往的6年，治疗一直未曾停止，凯瑟琳一度关于花样年华的记忆就是药片和诊所。

2010年2月，凯瑟琳在度过13岁生日前夕，在全美少年游泳比赛中，连夺自己年龄组的冠军。但欢天喜地的小姑娘随即被疲惫和连续高烧击倒，在教室中虚弱到无法坐着听课，被老师送到爸爸的办公室求

救，很快诊断结果就出来了。凯瑟琳还记得有一个晚上，父母与她面对面，第一次提到了克罗恩症。当深夜来临，凯瑟琳第一次独自搜索了“克罗恩症”，读到了很多“恐怖的故事”，很多患者被迫做多次的截肠手术。“那个夜晚的感觉简直太差了。”凯瑟琳说，“我爱游泳胜过一切，自己的游泳生涯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凯瑟琳的父母从主治医生口中得到了一连串的承诺，只要配合治疗，这种病不会妨碍凯瑟琳继续求学，也不会阻碍她成为幸福的妻子和母亲。唯独不能保证的是，凯瑟琳还能继续成为一名高水平泳者，奥运会吗？谁知道呢。治疗开始了，每天要服下几十片药，凯瑟琳忍受着所有不良的身体反应，在同伴面前不想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病态，但治疗效果并不明显。起初，体重急剧下降，凯瑟琳说服妈妈每天临睡前给她准备一个夹干酪的三明治还有一个500卡路里的奶酪蛋糕，她拼命想让自己再壮实起来，面对小伙伴们的关切，她咬牙坚称自己不过是肠胃不适而已，不想从此再也不能参加游泳训练了。

两年后，一种新的控制疗法出现后，凯瑟琳的病情总算平稳下来，每个星期至少两天要进行静脉注射。训练总是在呕吐、眩晕和腹泻的困扰下进行，但凯瑟琳从未停歇，在父母和医生一再约束之下，她才将训练减少为每天一次下水。主治医生回忆：“劝凯瑟琳放弃训练是最难的，那好像是在惩罚她。”

2013年，病情略有好转的凯瑟琳，在世界少年锦标赛中夺得四块奖牌，转年又赢得200米仰泳全国亚军，一举获得泛美运动会和喀山世锦赛参赛资格。去年，加州大学向这位不屈的泳者敞开大门，并且帮助她在奥运会预选赛中赢得了那张通往里约的门票，消息传到凯瑟琳主治医师那里，伴其数年面对病魔的医师冲出诊所逢人便分享这一喜讯，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要去奥运会了。

凯瑟琳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患有克罗恩症的奥运选手，皮划艇选手凯莉·约翰逊2003年被确诊，此后坚持参加了雅典、北京和伦敦奥运会，被视为勇敢者。每一位奥运选手都有值得讲述的故事，行至里约，各有传奇，记住凯瑟琳的名字，6年前曾经绝望的小姑娘。■

# “南海仲裁”结果与局部战争

文 / 宋晓军

在7月12日后的几天里，官方媒体对所谓的“南海裁决”结果进行了罕见的大规模“舆论碾压”。这一阵势，让我不断接到身边一些以往只关心政治、经济而并不太关心军事的朋友的询问：会不会发生战争啊？其实，对于他们这样的询问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自近两年随着南海争端的热度不断上升以来，国内媒体围绕着南海向受众发出了太多涉及军事的信息，其结果是可以想到的。于是，我就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角度给出了我的回答。

从理论上说，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对中国南海相关主权和权益的全面否定，以及随后中国军方“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表态，在第一时间无疑会让一般人产生一场海上局部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终究还是停留在面子上，而战争的里子还是政治。按照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分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对于交战双方或一方而言至关重要，以至于参战的双方或一方为了通过战争手段实现政治目标而死战到承受力的极限。另一类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对于交战双方或一方而言重要性相对较小，这样就使得参战的双方或一方不值得无限制地牺

牲生命和消耗财富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前者被称为“无限战争”，而后者被称为“有限战争”。很显然，划分前者和后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政治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设中国作为参战的一方其“政治目标”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政治目标”中国最高领导人在7月1日的讲话中已有所表述：“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随后，中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在7月14日就“南海仲裁”结果答记者问时也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句原话。鉴于中国已将维护南海相关主权和权益的“政治目标”设定为执政党合法性的高度，那么依此就可以得出推断，一旦南海发生局部战争，中国的战争想必将是打一场“无限战争”。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可能将动员海军、空军、陆军和火箭军力量参战，进入新设立的南部战区展开联合作战。这样就将迫使对方在制定战争计划时，不仅要考虑直接参战兵力在战时夺取局部制空、制海权的能力，而且还要考虑战区内对参战士力的驻泊地和后勤补给线的防御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迫使对手认识到试图利用“南海仲裁”结果改变南海现状比维持现状对他们更加不利这一趋势。而事实上，目前所有公开表态支持所谓“南海仲裁”结果的域内和域外国家，实际上都还没有表现出要在南海与中国打一场属于“无限战争”类型局部战争的意图。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近期在南海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美、日在幕后操纵的所谓“南海仲裁”结果，也许只是美国落实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试探性步骤。而在整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难预测的局部战争诱因，比如在朝鲜半岛的黄、渤海方向和在台湾地区的东海方向。假设这些局部战争的诱因在明年美国新总统执政后和日本完成修宪后开始显露，再回头看看中国最高领导人在7月1日设定的“政治目标”，可能会更加理解其中的深意。因为明年的11月，刚好是美国与日本在“一战”中签订向日本出卖中国山东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100周年。■



7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

## 李陀：文学的地平线（5）

文 / 朱伟

因为与林斤澜合作的关系，李陀在那段时间与汪曾祺走得近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文学圈里开始重新对汉魏晋六朝及至唐代小说产生兴趣，似乎由汪曾祺引发话题起。似乎是西方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新鲜的写作方法，在七八年间迅速被我们追逐一遍后，忽然失去了新鲜。这时突然发现古人的写作方法其实是那样高明，我还记得初读《燕丹子》给我的冲击力——古汉语在简练中能凝聚那样惊人的信息量。记得曾与余华专门讨论过汉魏小说如何有想象力，余华就因读汉魏小说，写出了《世事如烟》。而李陀有一次到我家，与我们说起，他和汪曾祺讨论起“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说起古文魅力与今文中大量欧化语言烦琐的堆砌，李陀说了一句在当时很令我们震惊的话。他说，汪老头说，这样的话，真得回到文言文了。我记忆中，当时大家无语。回到文言文？回得去吗？而这个语境，我没想到，在李陀后来的汪曾祺研究中，却导致了另一个方向。

真正认识到汪曾祺的重要性，也是80年代后半期了。汪曾祺1980、1981、1982三年，连续在《北京文学》发表《受戒》《大淖纪事》和《故里杂记》，大家都认为好，却未意识到真正的好处，还都沉浸在形式更新的快意中。王蒙就占了当时形式更新引人注目的好处。那时其实有一段沈从文热，但奇怪的是，沈从文没能引申至汪曾祺，却指引叶蔚林、古华为代表的湘派作家，串联上俄苏审美体系了。汪老头在边缘。汪曾祺的重要性凸显，在我看，与阿城的出现，贾平凹《商州初录》的出现，何立伟的出现，与“寻根”有直接的关系。读了阿城、贾平凹、何立伟，才发现汪曾祺的文字，哪怕是一篇小散文《葡萄月令》都回味无穷。1987年始，古人的笔记小说成为大家的新话题。那时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民国时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16开本36册，成为紧俏货。从阅读的角度，这套书其实很考验眼睛——影印虽然清楚，字却很小。上海书店影印吴曾祺编的《旧小说》四册，32开本，字更小。

80年代末，李陀去了美国。后来，1991年，查建英的丈夫本杰明与李欧梵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做一

个有关“公共空间”讨论的学术交流，我有幸第一次到美国。那是一次难忘的芝加哥热闹聚会，李陀、刘再复、甘阳、黄子平都在芝加哥，北岛后来也赶来，他那时好像在丹麦。我们频频地聚会，话题天南地北。我们到密歇根湖边烤肉，下水游泳，那时小查夫妇、李陀夫妇都住在湖边的公寓里。我们到甘阳家包饺子，饺子一煮出来立马就被抢光，怎么也吃不饱。小查夫妇与李欧梵、唐小兵开车，我们一起去芝加哥郊区，躺在草地上听梅塔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露天音乐会。记得清楚的是，每次聚会，黄子平夫人张玫姗都准备水果沙拉，而张暖忻那时热衷做三杯鸡。

那段日子，我和李陀几乎天天都泡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里，芝加哥大学有最好的东亚图书馆。我与从斯德哥尔摩来的万之合租一套学生宿舍，宿舍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几乎每天都等着李陀，再一起去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书完全开架，只凭一张磁卡进入，每一个明亮的窗口都有桌椅，书架的分类特别合理，极易寻找。我曾经写过一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奢侈生活》，感叹过，如果国内也有这么方便，完全开架、书籍完备、管理良好的图书馆，就不用自己很辛苦地藏书了。

那是一段梦幻般的日子。在美国读中国的古籍，图书馆里有几乎一书架台湾的竖排版历代笔记小说，比读影印版的小字舒服多了。我真算如饥似渴，读笔记小说，也读地方志，东亚图书馆甚至有完备的寺院志，那时就想从点滴入手考据已遗忘的文化，有了做《考吃》的念头。而李陀那时的兴趣，是研究所谓“毛文体”与丁玲的关系，那是80年代末他的认识与许多朋友分道扬镳的开始。他没能简单停留在“政治迫害史”的思路里，他的问题是，丁玲在被下放到北大荒，坐牢，精神上饱经折磨后，为何仍能以“毛文体”思维，衷心维护“毛文体”？他读丁玲在延安的文章，寻找相关资料，研究延安“整风”如何使丁玲，且不仅是丁玲，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从此都放弃或忘记了自己曾占有过的语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话语秩序”。“仅仅靠政治压力是否能使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他最后的结论

是，因为“毛文体”是一种深刻中国化了的的中国现代性话语，因此，一代知识分子才丢弃了自己的话语。“毛文体”构建起了新中国，这些知识分子就自觉成为中国话语的台阶，唇齿相依是无法分割的。

遗憾的是，起码在那时，我对他这些问题缺乏好奇，我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兴趣里。常常是各自找角落读一段时间书，李陀就会来叫我，我们就下楼喝一杯冰可乐或咖啡，饿了就要一个汉堡。晚上出图书馆回家，有时还要进一个咖啡馆，校园里的黑夜中到处是萤火虫摇曳的尾光。那时我们聊作家们的写作方法，没想到，他看到的是汪曾祺“口语化”的意义。在我的认识中，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弟子，传承的是晚明归有光、张岱的散文到废名小说的道路，在平淡中求简约幽深。传统文化到他那里，是达到了化境的。李陀却是以“口语化”解释这“化境”的——“五四”后的白话文运动，他认为汪曾祺是既跳出了“欧式白话文”，也跳出了“旧式白话文”，用惟妙惟肖看似散淡的口语，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通过炼字造句，区别了“毛文体”与大众语。李陀将汪曾祺与赵树理摆

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五四”白话文运动在一个世纪里构成了“毛文体”的大众语基础，丁玲们激情洋溢地脱胎换骨投身其中，从大众语普及到普通话普及，各地方言、戏曲、曲艺都渐渐被改造了。而在这大众语普及之中，汪曾祺、赵树理恰恰又从戏剧、曲艺中汲取出口语化，延续着传统文化的文脉。不仅是汪曾祺、赵树理啊。

我在芝加哥待了三个月回家，李陀留在了美国。他反复说：“真想跟你们回去，美国太无聊了。”张暖忻与我们一起回国，给他带了很多画册，托运超重了，我看很多是在美国买的中国画册。后来，他第一次回国，是冬天，因为史铁生不方便，我们到铁生家相聚，就在他家旁边小饭铺紧密围坐吃涮羊肉。那次郑万隆也去了，许久未见，问他做甚，万隆一句北京腔“瞎”说，闲着，钓钓鱼。那晚李陀与这帮老哥们儿的距离已显而易见，他不断打断大家兴之所至的谈话：“等等，咱们是不是别刚说一句就又岔开了，能不能说完一个话题再说一个？”他已经习惯用美国的方式，大家觉得，他关心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完）

## 《读书》2016年第七期目录

### “刘慈欣与科幻文学”笔谈

- 王洪喆 冷战的孩子  
王 昕 刘慈欣小说中的“非等价交换”  
孙佳山 《三体》思想资源及其限制  
汪 晖 “民族主义”的老问题与新困惑  
钟 准 体育运动中的政治  
周 灏 用政治“锁死”科技？  
季剑青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刘泽华 法家在统一帝国中的作用  
李新伟 “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

### 短长书

- 大学整体性危机的经费因素（乔卉）：“汤冠费戴”（任晓）漫步书店街：城市空间中的新文学读者（刘潇雨）

杨清媚 费孝通读书伯

张冠生 江村八十年  
黎湘萍 台湾文学的“探索者”与“革命者”

石小军 故纸中的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

### 品书录

由“下”看“上”与“合伙人效应”（王汎森）·代官制判的刑名师爷（陆昕）·富布卢克及其《剑桥德国简史》（李雪涛）·我如何认识波洛克（毛秋月）

马文韬 友谊，抑或是利用与被利用

刘文飞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杨凤岗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的主题与变奏

何 蓓 争论围绕豪泽尔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 阿爹的同学会

文 / 胡海榕（浙江） 图 / 陈曦



旧历新年前，小姑去超市买菜，遇到一个主动搭讪的同龄人。对方犹犹豫豫地问她，是不是某某（我阿爹）的亲妹妹。经过一番齐心协力的回忆和举证，后者的猜测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自然是你可以想象的大喜过望。不久，阿爹就参加他的小型同学会。

那天，阿爹的同学，三男二女，芳龄65，共乘一辆车，一路南下，历时两个多小时，来到了浙江东南的小村子。一场隔了50年的聚会正式开始。50多年，对任何一个凡俗之人而言，都堪称漫长。那时的这群老伙伴，还在马当路的中学里过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生活。谁都不料他们将用一生沧桑构建出一个让他们百般感慨的概念——老三届。

1968年的深冬，阿爹清晰记得，那年的最后一天，他告别了亲人和好友，拎着个曾经盛凤凰牌肥皂的黄纸箱，从永远的繁华都市来到了当年爷爷的出发地——他是以投亲靠友的名义下放农村的；乡下有爷爷私人情感上永远割舍不下的两间老楼房，那是曾祖一生辉煌的最好物证。

一夜醒来，19岁的阿爹在陌生的乡村迎来了新的一年。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彼时他才两年制初中毕业。就是这两年，他们也没怎么坐下来潜心读几页书。大串联开始，他就揣上奶奶给的10元巨款，背着一条小被子去首都。和他同去的小伙伴，花了半个世纪，经历新疆建设兵团支边、安徽荒僻农村插队、企业工作、退休、返居上海一系列变迁后，在飘飞的雨丝里，和他相聚在这方土地上。

10年前，阿爹将老房拆除、重建，在新楼的庇护下开始田园生活。更早的几十年里，他下田劳作，去社办厂上班，还在家搞过针织来料加工。62岁他正式退隐江湖，租了三分地种植番薯土豆和玉米花生。想当年，知青返城的时候，他已经成家；退休的年龄，也没能和魔都建立新的关系。反倒是因了岁月的流逝，他很自然地把劳作当成了锻炼，并乐此不疲。

而正像所有上海人一样，阿爹对出生之地的感情，永远复杂难言。何况，那也确实是他曾经做过少年幻

梦的乐土！然而造化弄人，他注定要从户口迁出马当路派出所的那一刻起，流落到绿皮火车开上12小时才能到达的故乡。该怎么形容这种遭际呢……他那同去北京串联的伙伴，就在退休那年，抓住最后的机会，将自己连根拔起，奋力回到上海；可即使定居真正的故乡，后者还是难免惶惶然不知所措的境遇。是啊，一生最好的年华在边疆与山村度过，多年的朋友同事都留在那方土地上，全新的生活陌生而孤寂，再加上“长安大，居不易”的艰辛，他好像被甩出流水线的一枚小螺丝，四顾茫茫，无所适从。

尘满面鬓如霜之时，能重温旧梦，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时光如此短暂，他们唯有将每一秒都用来回忆与展望。阿妈烧了好多农家菜，几乎都是阿爹菜园中的杰作。盐烤秋毛豆、红烧山芋、清炒小白菜，一盆盆上了桌。珍藏多年的那瓶茅台也华丽登场……宴席上，笑语喧哗，感慨连连中，宾主尽欢。

饭后，朋友们红着醺醺然的脸，到院子里溜达消食，看上了刚晒干的丝瓜络；参观小菜园时，又艳羡鲜嫩的韭菜和雪里蕻。还在两家单位兼职的老同学乘兴翻出手机相册给大家欣赏毛脚媳妇的容颜。儿子大婚在即，是喜事也是压力。真是城乡有别，同龄的阿爹已经有了年方十八、亭亭玉立的外孙女，而另一位同学，居然还是丁克！不管是什么原因，阿爹以为膝下荒凉总是人生一憾……然而，分别太久了，有些话，似乎也不适合说。他只是在同学离去后，一脸满足地看着正爬高攀下的小外孙。

喧哗退去，小院恢复了静寂。江南雨后的傍晚，空气微凉，花草香若有若无地飘散。

这两年，似乎大家都在忙着奔赴同学会，喝酒、吃饭、叙旧。平淡无奇的俗世生活，全赖这些有声有色的插曲点缀，在普通人的生命河流中激起层层涟漪。也许，那一朵朵转瞬即逝的白色浪花就是凡夫俗子们今生今世的证据吧。■